
世界名著・卡德蘭愛的文庫之11　吳大成／譯
幻島疑雲
(下)

世界名著・卡德蘭愛的文庫之11　吳大成／譯

幻島疑雲（下）

卡德蘭愛的文庫 11

幻島疑雲（下）

吳大成 譯

長橋

青少年冒險故事





這一輯一共有七本，彩色印刷，平裝。這是英國最著名的作家艾妮小姐的原著。描述二個男孩和二個女孩到世界各地的冒險故事。驚險中有機智，緊張中有幽默，是這一輯書廣受歐美讀者歡迎的理由。

1.憂鬱島探險記　2.古堡驚魂記　3.寶藏谷冒險記

4.荒島奇遇記　5.霧山迷途記　6.怒河歷險記　7.馬戲團流浪記

■每本實價85元，七本共595元；全買只收476元。

長橋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郵撥：108613・讀者服務：351-6462

一位在英國劇壇失意的女演員——露西•華林小姐——由於事業不順，心灰意冷，在她姐姐邀約下，來到西腊外海一個叫做科福的小島上，避暑散心，沒想到却因她對動物過份的關愛以及強烈的好奇心，而捲入一場共黨「借刀殺人」的國際陰謀活動中，險些葬送了性命。最後還是憑著她的聰明機智以及過人的膽識，才得以化險爲夷，不僅及時挽救了在西腊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的一場政治風暴與危機，而且還揭發了共產國際醜惡、陰狠的眞面目。

卡德蘭愛的文庫11

幻島疑雲（下）

吳大成 譯



11 斯匹諾復活

音樂室的門沒關，灯還亮著，裏頭卻已空無一人。那瓶酒也不見了，在原來擺酒瓶的地方，留下一些看起來好像是一種碱性礦泉水這類的殘餘物和一隻可能盛著咖啡的杯子。

我來到門口，猶豫了一下，聽到一陣快速的脚步聲，樓梯間僕人室的那扇門開了，吹進一陣冷颼颼的寒風。

「露西嗎？嗯，我想我已聽出來是妳了。沒有什麼不舒服吧？現在覺得暖和些了嗎？」

「很好，謝謝你。」他自己看起來好像成了另一個人似的。他手上紮了一塊新換的白紗布，一身新換過的衣服——另一件厚的套頭毛衣和黑色長褲——使他看起來和以前一樣強壯魁梧，而

且更年輕了些，比亞東尼似乎大不了多少。只是從他臉上的表情看來，仍然倦容滿面，不過亞東尼的愉快神色，對他似乎具有某種親和力，使他精神也為之一振。的確，這一趟跑得有價值。

我趕快搶著說道：

「你的服裝……你難道真的還打算出去嗎？」

「不要著急，只是打算開車送妳回去。隨我到廚房去，好嗎？那裡要暖和些，而且準備了咖啡。亞東尼和我已經弄了些吃的。」

「我正想喝點咖啡。不過我不知道是否應該再在這裡待下去，我姐姐現在一定很著急。」

「我已經給她打過電話，並且告訴她一切經過情形，」他咧著嘴笑了笑，像個小孩似的，「事實上，曼林早已打過電話跟她說了關於海豚的事，而且也告訴她戒子已經找到，因此她高興得不得了，她說好希望能儘早見到妳。所以快點跟我來吧！」

我隨他穿過僕人室，來到樓下一條發出回聲的空盪通道上。在克斯特古樓的僕人似乎不容許分享到他們前輩們擁有的那份光榮，因為古樓的樓梯間下方，並沒有用那些動物標本和兕器來裝飾。就我個人來說，這整棟建築物，還有風琴風笛等所有的東西，全都抵不上這間廚房來得吸引人，大塊大塊的木材正在火爐裡燃燒，食物和咖啡的香氣四溢。

在廚房的中央，擺了一張大的木桌，亞東尼正在一個角落裡的電爐上煎著什麼，這台電爐可

能是他自己和斯匹諾兩人共同裝修成的。我聞到了火腿和咖啡的香味。

「妳能吃得下火腿和煎蛋嗎？」麥克斯問我。

「她一定吃得下，」亞東尼回過頭來說道，「這些我都已經做好了。」

「好吧，」我說，接著麥克斯替我拉來一張椅子，放在靠近火爐邊的桌子那端，桌上放了各色各樣相當古怪的碗碟盤和刀叉之類的餐具，大約佔了整張桌子的五分之一。亞東尼放了一個盤子在我面前，我突然覺得飢腸轆轆。「你自己有嗎？」我問道。

「亞東尼已經吃過了，我也只能再喝點咖啡，」麥克斯說道，「我現在就替妳倒杯咖啡，好嗎？」

「好的，謝謝你。」我心裡在盤算要是向他問朱里昂爵士的情形，不知會不會有什麼不妥，這一點，使我想起了借來穿在身上的那件華麗衣服。「我的衣服還是濕的，所以我借了你父親的這件來穿。你想他會介意嗎？這件衣服實在太華麗了。」

「妳真會說笑話，」麥克斯說道，「他高興還來不及，怎麼會介意呢！要糖嗎？」

「好的，謝謝你。」

「假如妳能將這些吃掉的話，那邊還有。我真擔心肺炎的病菌會趁此大好機會，活躍起來。亞東尼在烹調方面，算得上是個好手。」

「味道太美了，」我邊吃邊說，嘴裡塞得滿滿的，亞東尼向我作了個開心的微笑，說道：「妳喜歡，那我眞太高興了，」然後他又轉過去對麥克斯說了些話，我聽得出我是經過一個星期的苦學才學會這麼一句他是說：「她會講希臘話嗎？」

麥克斯好奇地急忙搖了搖頭，就好像一隻倔强的駱駝哼著鼻子，發出聲響一般，這種怪怪的樣子是希臘講「不」的時候用的，於是那個男孩就興高采烈的高談濶論起來，他所講的話，我一個字也聽不懂。從他們講話的神色，我推測得出那是高興，而不是憂慮。麥克斯皺著眉頭，聚精會神的聽著，沒表示任何意見，其中除了有兩次他用希臘語打斷了講話。每次都用相同的字句，並且要亞東尼倒回前面講得更慢更清楚些。我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自顧自地吃著火腿煎蛋，儘量試著不去注意麥克斯臉上深皺的眉頭，也試著不去注意亞東尼情緒高漲的談話。

終於亞東尼挺直了身子，兩眼瞪著我吃完了的盤子，「妳還要不要再吃點別的？乾酪怎麼樣？」

「啊，夠了，謝謝你。實在太好吃了。」

「那麼再來點咖啡？」

「還有嗎？」

「當然有。」麥克斯爲我倒了咖啡，並且將糖推近了些，「抽烟嗎？」

「不，謝謝你。」

他剛要把那包烟放回口袋裡，正在收拾餐盤的亞東尼，卻連忙輕聲用希臘話說了幾句，於是麥克斯又把香烟從口袋裡掏出來遞給他。亞東尼拿出三隻，他發現我在看他，於是朝我笑了笑，然後又用希臘語和麥克斯交談了幾句，最後他向我道了聲「晚安，露西小姐。」就從那扇在廚房很遠的角落而我從未注意過的門出去了。

麥克斯吁了口氣，態度從容地說道：

「請原諒我要這麼神秘，我父親已經睡了。」

「他沒有事吧？」

「他會好的。」他瞥了我一眼，「我想關於他的事——難於啟齒的地方，妳大概已經知道了吧？」

「不知道呀！我怎麼可能呢？我一點也不知道。」

「可是如果妳稍加留意的話，相信妳對他的情況，一定了解得差不了。」

「怎麼可能呢！」我說，「我猜想一定有不少關於他的傳言，不過我所了解的只是他的健康情況不太好。我想那是心臟之類的病。老實說，此地沒有人知道——至少費麗亞就不知道，如果有什麼流言的話，我敢打賭，她一定是第一個聽到的。她只知道你所告訴李奧的，他曾經生過病

，住過療養院等等。他常酗酒嗎？」

「如果妳是在昨天問我的話，」他說這話時帶著幾分凄涼和傷感，「我可能會說那將不會再發生。」

「你扶他上樓的時候，他講過什麼嗎？」

「一點點。」

「告訴過你那人是誰嗎？」

「是的。」

「那他們談了些什麼呢？」

「並沒有談什麼。他只是一再地重覆說那人『並未從他那裡得到什麼。』他重覆這句話時，還帶著各種不同聲調，似乎覺得非常得意，後來就睡著了。」

「我想你可以不必擔憂了，」我說，「我敢和你再打賭你父親什麼也沒有說。」

他驚訝地望著我。我以前還從未發覺他的雙眸竟是那麼烏黑明亮。

「是什麼原因讓妳如此肯定？」他問。

「嗯……」我猶豫了一下，「你當時因爲有點焦慮，而我卻一直心無旁騖，所以比較注意。我可以告訴你當時我是怎樣的感覺。他當然是醉了，但是我認爲他一直在記掛著某件他所知道的

事，他已經忘了是什麼，只知道必須這麼做。他知道不可以說出任何關於——關於你和亞東尼要去做的事情。當時他確實爛醉如泥，根本無法分辨出誰安然無恙，誰又不是，但他酒醉心明：看我在場，所以他一直避開你和亞東尼的問話，即使是無關緊要的事，譬如在安狄克斯家發生了什麼事，他都避不作答。」我笑了笑，「然後是他背誦劇中詩句和摸弄錄音機的那個樣子，你總不能說他在自己客廳裡，還常常一個人自唱自演莎翁的劇本吧，任何演員都不會這樣做的。他們脫離觀衆後，也許還會繼續表演下去，不過他們並不常是令人討厭的。我認爲——啊，抱歉，我說得不算離譜吧？也許你覺得我是在胡思亂想。」

「天哪，不。繼續講下去。」

「我認爲他之所以一直背誦劇中詩句，是因爲他確信只要他保持自己像唱針一般，一直很平穩地在凹槽裡轉動，就不會有說錯話的危險。我從海灘聽到音樂的時候，也許正是他在放錄音帶給客人聽。」

他的嘴猛地抽動了幾下，作了個短暫的逗笑表情，顯得非常高興。

「做得對，」就應該這樣『接待』他，」他興奮地說，「還有，我確信他們在車房的相遇，只是事出偶然。如果亞東尼和我被人懷疑的話，那可能是有人監視我們，或者跟蹤我們，甚至我們會在回家途中，遭到攔截。」

「這不就對啦！道理很明顯，如果你父親告訴過他什麼，或者你們兩人去了那裡，而他作了絲毫透露的話，那人會有許多時間去把警察找來，或者……或者採取任何別的行動。」

「當然，妳分析得很有道理。」當時他的臉色看起來不太自在。

我猶豫了一下說道：

「說到擔心你父親，那情形又不同了。關於這些事，我都不太清楚。你想那可能會使他再度開始酗酒嗎？」

「很難說。其實他不是個酒鬼，並不經常有這種毛病，只是隔一段時間來這麼一次，借酒澆愁罷了。我們也只好等著瞧囉。」

我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將我的座椅轉個方向，面向著爐火，啜飲咖啡。火爐裡的木柴燒得嘶嘶作響。在燒得焦黑的樹皮上，樹脂被蒸出來，成一個個半透明乳黃色的小球體，劈劈啪啪的響個不停。這間寬大而又空曠的屋子，夜裡倒是有不少聲響同我們作伴：樹脂蒸發和熊熊火焰的爆裂聲，古老的木造樓板的嘰嘎聲，以及老式熱水系統的叮噹聲。當我哈了個懶腰，把腳上穿的拖鞋伸近火爐的時候，有隻蟋蟀在一碼遠的地方，突然唧唧地叫了起來。我嚇了一跳，抬起頭來看了看，看到麥克斯正望著我，於是彼此相視而笑。我們誰也沒有開口講話，默默無語，似乎一切盡在不言之中，我內心充滿了一陣莫明的喜悅和快樂，來得竟是那麼突然，突然得令我心悸，彷

彿置身在另一個世界。

後來他把身子轉過去，呆呆地凝視著火爐。他說好像他只是從我們離去的那個地方繼續走下去：

「說起來那已是四年以前的事了。父親那時正在排演一場相當壯觀的戲，是霍華德為他寫的，劇名『虎、虎』。人們會永遠記得，它會永遠流傳下去，就在即將演出的八天前，我母親和妹妹兩人在一次車禍中一同喪生。意外發生時，是我妹妹駕的車，那並不是她的錯，可是那又有什麼用呢！我母親當場就死了；我妹妹一天以後才斷氣，說起來也算夠長的，儘管他們盡了一切努力去搶救她，終歸無效。那時我遠在美國，得到這個噩耗時，我正巧因盲腸炎住院，也就無法趕回家。唉！我剛告訴過妳，那離『虎』劇上演只不過八天的時間，而且仍然如期上演了。我不說妳也想像得到，那對我父親來說，將是一個什麼樣的悲慘情景！不論任何人都經不起這樣的打擊，而我父親幾乎被這不幸的事件毀了。」

「我可以想像得到。」同時我也在想麥克斯他自己，當時一個人，遠隔重洋，困在病榻上，從電話中、電報上、信函中，獲知這件不幸的消息……

「從那時候起，他就開始酗酒。車禍發生後，過了快兩個月，我才回到家裡，那時他已經受到太多的傷害。當然我可以理解那件不幸對他的打擊是多麼的大，可是更使我震驚的是當我抵家

時，發覺……」他停頓了一下。「妳也可以想像得到：屋裡空空的，好像幾個星期都沒有打掃過，看起來是那麼凋零，那麼淒涼。我妹妹——莎麗本來是個活潑的人，現已不見踪影。而我父親，枯瘦如柴白髮蒼蒼，整日神情飄忽，像片枯葉般了無聲息，長夜失眠只知飲酒。」他在椅中移動一下身子，嘆了口氣，繼續說：「妳知道他所說的這棟房子，好像一個大地主的伙房沒有生火一般是什麼意思嗎？」

「那是出自一個悲劇——托勒爾的復仇者：『地獄看起來會像一個大地主的伙房裡沒有生火一般。』」

「『地獄』？」他引用我所說的，「是的，我懂了。」

「其實這句話與你父親所說的並沒有什麼關連，對他來說，只能看成是種幻象。」

「是指空虛嗎？」他突然微微笑了笑，「其實也不必憂慮，事情都過去了。」他停了停，「那只是個開頭，以後的情況當然會漸漸好起來：變故所帶來的衝擊會慢慢消失，我在家的時候，他飲酒也不會太過量，可是，有時候，當他意志極度消沉時，他總是喝得酩酊大醉，『就只這一次，以後決不再喝了。』每次他酒醉後，總是用這句話來應付。唉！我眞是拿他沒辦法。啊，想必妳還記得，那個劇會經演出好長一段時間，而他參加演出前後有十八個月之久。在那整段期間，我只帶他離開過三個星期，然後他又回到倫敦，沒有多久，那幢房子又讓他觸景生情，於是『

就只這一次』他再度繼續酗酒。」

「難道你不能讓他賣掉那幢房子，搬到別的地方去嗎？」

「不行。他是在那裡出生的，我祖父也是。這件事他似乎想都沒有想過，就這樣過了一兩年，而他的情形可說每況愈下。那時，他的精神幾乎瀕於崩潰邊緣，這都由於過度操勞的緣故，可是爲了朋友，他又不得不如此。他也了解自己的健康情況，但他耿直倔强的性格，仍然使他將這傳奇的一生做了完整無缺的結束。他已做了他所能做的。後來我帶他來到此地，確信對他健康有益後，就安頓下來。現在他卻一心想要回去，我一直以爲他不會再犯老毛病了。」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我以前認爲他不會再有問題，可是現在我就不敢說了。那不只是一個意志力的問題，希望妳不要看不起他。」

「我知道。我怎麼會看不起他呢？我一直很敬愛他的。」

「露西・華林的特點就是不拘小節，愛管閒事。請不要誤會，我不是在譏諷妳，但願老天爺罰我，妳說點什麼給我聽聽，好嗎？」

「說什麼呢？」

「在下面海灘上妳所說的意思是？」

這突然的，幾乎是沒頭沒腦的問題，一下子把我問得楞住了。

「在海灘上？什麼時候？我說過什麼？」

「當時我沒有仔細聽。我們正往石階上走去。」

我們的談話停了一下。火爐裡有根木柴，輕輕地咔喳一聲，掉落在火堆裡，冒出一絲火光。

「你不覺得問得太多了嗎？」我說，帶著有點難以作答的神情。

「抱歉，我眞傻，既然妳不願告訴我，那就不談這些好了。正如妳所說的，我應該選擇一個適當的時間才對。」

他俯身下去從爐架上拿起一把火鉗，忙著撥弄一根根燃燒著的木柴。我凝視著他的側面，感到有種羞怯的拘束，就因爲這個緣故，我對他問話的笨拙有點氣惱。就算我想說什麼，我也不會說的。

被火鉗撥動的木柴，冒出火舌，將另一根木柴也燃燒起來。火光照亮了他的臉，這一晚激動、痛苦、緊張以及種種情緒的刻痕，都顯露出來，皺著的眉頭，像極了他父親，還有他的面頰，他的嘴唇。而那同一道火光，也爲我照亮了一些別的事物。如果一個人問了一個問題，那一定是因爲他想要知道這問題的答案。爲什麼他竟然一定要等下去，等適合我的「時刻」並且把它用別的方法擱置一邊呢？

於是我態度從容地說道：

「如果你在三小時前問我像那樣的問題，我想我會說我根本討厭你，而且我想我會相信那……，可是現在你坐在那裡呆呆地望著我，看起來我都快要被你溶化了似的，那眞是不公平，以前在我身上從未發生過這種事，在這世界上，我會願意爲你做任何事，我想你了解我的意思，不然，如果你不了解，你一定……不，我不是這意思……你要求我……」

這一次的擁吻比前一次要好得多，至少我們的衣服是乾的，暖的，而我們的相知又長了兩小時。

從一個陰暗的角落，突然發出刺耳的咔嗒聲，我們立即分開了一碼多遠。

一個小小的橫笛發出像杜鵑般的啼叫，然後又恢復寂靜了。

「那該死的掛鐘！」麥克斯火爆地咒罵了一句，接著失聲笑了起來，「它常把我嚇一大跳。聲音聽起來好像有人提著衝鋒槍闖入屋裡似的。眞抱歉，沒有甩痛妳吧？」

「正好落在地上，」我說，「四點了，我一定得走了。」

「請再等一會兒，好嗎？不，妳聽我說，有件事妳必須知道。我儘量長話短說，妳再坐下來，不要管那個鐘幾點了，它總是比較快些。」他向鐘瞥了一眼，「妳爲什麼那樣望著我？」

「一般來說，」我說，「當男士們聽到像衝鋒槍的聲音的時候，他們都不會嚇成這樣子的。除非他們心裡有鬼，就是這樣。你呢？」

「也許可能。」他輕鬆地說道。

「那好！我當然願意留下來聽你說說看！」我坐下來，拉了拉裙子，「請你繼續說下去。」

「等一下，讓我去加一塊木柴到火爐裡。妳不會覺得涼吧？」

「不涼，謝謝你。」

「妳不抽烟？妳從未抽過烟？眞是乖女孩。對啦……」

他將手肘斜放在雙膝上，又一次呆望著火爐。

「……我不知道從那裡講起，不過我會盡量講得扼要些，以後妳會知道詳情的。我想告訴妳今晚發生了些什麼事，特別是明天又將發生些什麼事，我的意思是指今天——如果妳願意的話，我希望妳能幫助我。為了說得清楚些，我必須從這個故事的前面一點開始。我猜想妳可能會說從楊尼的事件開始，對啦？我就是打算從他說起。」

「眞的？他是個走私犯嗎？」

「不錯，確實是個走私犯。楊尼經常偷帶各種短缺的物品，到對岸的阿爾巴利亞海岸。關於『聯絡人』這點，妳的猜測是對的：他在這邊有個『聯絡人』，名叫米羅，在此地到處都有他的人。不過這些人中並沒有我。因此在這點上，妳的推測就錯了。現在我要問妳，關於阿爾巴利亞，妳知道多少？」

「幾乎一無所知。在我來此地之前，確曾想閱讀點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可是很難找到。我知道它是共產主義的國家，與狄托的南斯拉夫和另一接壤的希臘，都是勢不兩立的。我推測那是個很窮的國家，沒有多少可耕作的土地，也沒有什麼工業，看到的只是一些在飢餓邊緣掙扎的農村，和希臘的某些地方一樣。除了它的首都地拉那之外，我再也不知道有些什麼城市。我猜想在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他們仍然停留在石器時代，固而想盡了各種方法，到處去尋找援助。那就是蘇俄乘虛而入的大好時機，不是嗎？」

「對極了。蘇俄提供阿爾巴利亞許多工具，牽引機和種子等等，一切使戰後農業能繼續進行的所有必需品。但是那作法並不全都一帆風順。現在我不想談這個問題，事實上我本身對這個問題並不十分清楚。不過，幾年前阿爾巴利亞和蘇俄發生了爭執，並且破壞了東歐國家的情報網，然而，它仍然急需幫助，可能是用來作為抵抗蘇俄之用，於是它就向中共求援，那時與蘇俄還未發生爭執的中共，好高興地趕緊把握機會，向阿爾巴利亞頻送秋波，百般拉攏，如同蘇俄以前一樣也許就這樣，它把一隻脚從歐洲的後門，擠了進去。目前的情勢仍然很糟糕，現在，除了中共以外，阿爾巴利亞對外已全部封鎖了。你不能進去，當然也出不來。」

「就像斯匹諾的父親？」

「我懷疑他並非不想出來。不過妳也許會說他把我們帶到了這個故事的另一點上，那就是斯

匹諾的問題。我猜想妳已聽說過我們與米蘭達和她家之間的關聯吧？」

「聽說過一些，是亞東尼告訴我的。」

「在大戰期間，我父親住在科福城，他和斯匹諾的父親同事過一段時間，他們彼此相當投機，感情甚篤。」麥克斯咧著嘴笑了笑，「有人推測他們在一起有過一段同甘共苦的歲月。當這對孿生兄妹出世的時候，我父親也就做了他們的教父。妳可能不了解這點，不過在這個島上，這種關係，是相當認真的。對這個小孩的未來，教父會負起責任。他說出來的話，和他們生父一樣具有決定性的份量，有時還多過他們的生父。」

「我是從亞東尼的談話中推測到的。顯然是在洗禮的儀式中他作過這樣的承諾，也取得了這樣的權利囉！」

他失聲笑了起來。

「那是當然的。科福島早已在他心裡生了根。謝天謝地，幸好我是在倫敦出生，不然，我想會取個教名叫費廸南。妳覺得這個名字怎樣？」

「可怕極了。費廸南這名字會使我想到這個人是個沒有出息的笨牛。那你究竟叫什麼名字？麥克斯米蘭？」

「感謝天，我不是。我叫麥克斯維爾。是冠我母親的姓。」

「我想你不會給教父帶來困擾的。」

「對極了，」他咧嘴笑了笑說，「就英國的正常方式來說，他只要給我一隻銀質茶匙，然後就從我生命中消失了。可是在科福島就不能這麼做。當斯匹諾自己的父親眞的失蹤之後，他的教父幾乎完全擔負起了照顧他們家的責任。」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你父親不在此地嗎？」

「是的。歐戰結束之後，他在這裡待過一個時期，既然瑪麗亞沒有什麼別的親人，而他們又那麼窮苦，他覺得自己多多少少對這個家有份責任。所以他也就將這個家的生活擔子挑了起來，卽使在他離開這裡回到老家之後，還每個月寄錢來給他們。」

「那眞是了不起！可是，說眞的，那他自己的孩子呢？」

「他儘量設法。」麥克斯的聲音突然變得憂鬱起來，「天曉得，我們並不是什麼富有的人家，而且一個演員的生活方式，又不是很固定的。不過一個希臘家庭所需的生活費用，只是那麼一點點，就能愉快地活下去，倒是一件相當令人驚訝的事。在瑪麗亞沒有出外工作之前，他一直完全負責他們的生活，甚至在這之後，他多少還是照顧著他們，一直等到孩子們也能做事，才算眞的卸下這個擔子。」他伸出一隻脚來把木柴往火爐裡踢了踢，「我們好多年來都是到這裡渡假，而我的希臘話就是在這裡學的，孩子們只會說他們的英語。我們曾經有過一段很美好的時光，而我

父親總是念念不忘那段日子。我很慶幸當家庭遭受如此重大變故的時候，能找到這樣的一個地方來讓他休養，那眞像另一個現成的家似的，這正是我所需要的。」

「天哪，那些需要他的成千上萬的人們怎麼辦！不過我了解那是不同的。雖然他回到這裡來本想安靜地休養，可是後來斯匹諾出事，對他的打擊一定非常之大。」

「麻煩的是，」麥克斯說，「瑪麗亞根本不相信他兒子會死。她從來沒有停止請求我父親替她查查她兒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並且把他找回來。顯然地，她爲她兒子曾經向聖・斯匹諾狄安作過特殊祈求，因此她決不相信她兒子可能會淹死。她有種想法認爲他去了他父親那裡，而且一定會被帶回家來。」

他一連抽了兩隻烟。當第二隻烟頭擲向火爐時，碰到爐架，彈落在爐邊。他起身把它撿起來，丟進爐裡，然後站在那兒用一個肩膀斜靠在那個高架上。

「我知道那不太合情理，但並非在曼林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之後，而是所有做母親的總是聽不進去這些話，她一直存著一線希望，認爲這孩子還活著。我父親認爲他對這件事無能爲力，而我也知道不論是我父親或者是瑪麗亞也好，要是不能查出這男孩的下落，他們內心永遠不會平靜，因此我只好把這件事承當下來。我曾經到處打聽，這裡和大陸的岸邊，我都去過，我想如果他被海水冲上岸來，不管是死，是活，海岸邊應該是最可能發現他的地點。我也曾託人在雅典設法

探聽從阿爾巴利亞傳來的消息。潮水會把斯匹諾從出事的地點冲向阿爾巴利亞的海岸。唉！我想盡了一切辦法，結果一無所獲。既不在希臘海岸，也不在阿爾巴利亞海岸。」

「我從你這裡學到了幫助別人的教訓，你算是給我上了一課。我眞抱歉。」我說。

「妳不可能想到調查這件事情的人會是我。」

「啊，是的，確實沒有想到，我倒覺得似乎該是曼林在做這件事才對。」

「我猜得不錯，不過本地的希臘人總認爲會是我父親或者是我來做這件工作。因此警方一直和我們保持密切連繫，只要有什麼新的消息，我們一定會知道。當楊尼在上星期六晚上，渡海去進行走私活動的時候，經由阿爾巴利亞的『聯絡人』的關係，獲得了一些有關斯匹諾的消息，於是他立卽來到我們家裡。星期天晚上，在他正要來見我們的途中，妳發見了他。」

我從椅中跳了起來。

「斯匹諾的消息？好消息嗎？」

在他回話之前，我就知道了答案。他那眼中閃發出的光亮使我忽然想起了亞東尼剛才在樓梯口望著我的時候，他的眼中也同樣地閃發著這樣的光亮。

「啊！是的。楊尼來就是爲了要告訴我們斯匹諾還活著。」

「麥克斯！」我驚呼起來。

「是的，我知道妳聽到這消息一定很高興，妳也猜想得到我們當時的感受。他被潮水冲到了阿爾巴利亞的海岸邊，腿斷了一條，已是奄奄一息，不過他仍然活著。發現他的人都是些漁民和牧人，他們認爲沒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把這件事向當地的警方報告。大多數的人都知道走私的事，我猜想那些人一定以爲斯匹諾也是幹這一行的，所以他們沒有吭聲。再有就是他們還把這件消息告訴了當地走私的負責人，當然那個負責人認識米羅——楊尼的『聯絡人』，而米羅又在上星期六那天，把這消息轉告了楊尼。」

「啊，麥克斯，這眞是太好啦！實在太好啦！楊尼眞的見過他嗎？」

「沒有。全都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米羅並不怎麼會說希臘語，因此楊尼從他那裡所得來的全都是事實，要緊的是斯匹諾要回來的消息，除了我自己、我父親、還有亞東尼之外，什麼人都不知道，卽使是瑪麗亞，我們也沒有告訴她說斯匹諾仍然活著。」他略微停頓了一下，「顯然我不能像平常一樣到警局把這件事張揚出去，否則那些救過他的人都將惹上麻煩，更不要說楊尼和米羅了。因此楊尼約定了一個會見的地點，準備在晚上把斯匹諾帶回來。」

「那麼昨晚他見到你之後，就回到對岸去了，後來在衝過海岸封鎖線的時候受傷的囉？」

他搖了搖頭說道：

「他不可能單獨一個人回到這邊來；帶那孩子走並不是一個人所能完成的工作，不要忘了他

的腿斷了，還用繃帶綁著。楊尼星期天晚上來我們這裡，是要我同他一道過去。時間是在今晚，地點也約定好了，由米羅和他朋友把斯匹諾送到預定地點，然後由楊尼和我去接。因此你想想看……」

他還講了些什麼我沒有聽進去。所有的問題，終於全都一齊出現了，我只是懷疑是否由於我遲鈍，以前竟然沒有看清這點。我眼睛朝他裹著繃帶的手腕瞥了一眼，好像整個晚上所發生的事件都湧現在我腦海裡：楊尼偸偸穿過樹林那趟秘密的行程，不止一個人經過我身邊的印象，貓頭鷹的叫聲，亞東尼臉部活潑的表情……

我站了起來問道：

「那你原先所說的捕獲物！亞東尼和捕獲物！原來你今晚親自帶亞東尼一同去了那邊！你的意思是已經去接了囉？你眞的已經把斯匹諾接回來了？」

他的眼中閃動著喜悅的目光。

「我們確實已按預先的計劃做了，他人現在就在這裡，有點疲倦，但一切安好。我記得告訴過妳，我們今晚的工作非常值得。」

我又坐回椅中，過份的驚喜，反而使心情沉重起來。

「我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這眞是太讓人高興了。瑪麗亞一定會燃起一枝可愛的蠟燭，來

歡渡今年的復活節！想想看，瑪麗亞，米蘭達，朱里昂爵士，曼林，還有費麗亞，每個人都不知會有多麼高興！我幾乎等不及到天亮，才能親眼看著這個消息傳播出去！」

他臉上愉悅的神情猝然間消失了，火爐的光亮也好像暗淡下來，莫非這只是個想像？

「目前這個消息絲毫都不能走漏，恐怕還不能傳出去。」他憂鬱地說。

「可是，」我一時楞住了，感到大惑不解，「連他母親和妹妹也不可以告訴嗎？如果說他平安回來，爲什麼不能告訴別人？老實說，他既然已經離開了阿爾巴利亞，還有什麼可怕的。而且米羅也根本不會牽連進去，根本沒有人知道斯匹諾曾經到過阿爾巴利亞。我們也可以編個故事——」

「這點我也考慮過。就說他被海水冲到了海峽中一個小島的岸邊，譬如說是普瑞斯特羅群島，當我們出海捕魚的時候，他設法引起我們的注意，才把他救回來的。可是騙得過一般大衆，卻騙不過希臘警察和醫生。而且問題還不在此。」

「那麼究竟爲什麼呢？」

他猶豫了一下，然後慢慢地說道：

「斯匹諾也許隨時還會遭受到生命的危險，不是來自那一邊，而是在此地。與他有關連也與楊尼有關連，可是楊尼死了。」

他臉上所顯露出的某種表情，那種一句一頓非常勉强的講話神情，使我感到疑慮驚嚇。我發現自己正發出强烈地抗議，由於太氣憤的緣故，似乎不願再聽他講下去。於是我搶著說道：

「可是我們都知道斯匹諾所發生的事。他是從曼林的船上掉落海裡的！他現在怎麼可能還會有危險呢？何況楊尼的死只是一次意外事件！你也這樣說過呀！」

我停住了。屋裡一片寂靜，氣氛沉悶得令人發慌，只聽到那個要命的壁鐘，滴嗒滴嗒響個不停，當我雙手緊握在膝上的時候，可以聽到絲質衣服和身體磨擦的聲音。

我冷冷地說道：

「繼續講下去。直截了當地全部講出來。我聽得出你是在暗示曼林他——」

「我什麼也沒有暗示。」他語調簡略，甚至有點粗野。「我正要告訴妳。事實擺在眼前，是曼林把斯匹諾推落海裡的，他想把他淹死。」

又是一次寂靜，這一次卻有點不同。

「麥克斯，我——我不能接受你的說法。很抱歉，那是不可能的。」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斯匹諾這樣說的。不錯，我同他談過，他是這樣說的，而且我也相信他所說的。他沒有理由撒謊。」

幾秒鐘過去，他神情中帶著一股復仇的怒火。既然他已經決定要把事實眞相告訴我，他所說

的每句話就像石塊一般，是那麼的沉重。

「可是，爲什麼呢？」

「我不知道。那孩子也不知道，當妳認眞考慮這個問題時，他所說的會使妳覺得非常眞實。他似乎沒有理由要杜撰一篇謊言。他對這件事和妳一樣大感吃驚。」接著他語調更爲輕柔地又補上一句，「抱歉，露西，不過我怕那是眞的。」

我默默地坐著有一兩分鐘後，什麼也沒有想，只是朝下望著雙手，不停地搓揉和移動那枚大鑽戒，看著火光在鑽戒的小小平面上跳躍。慢慢地，驚恐的感覺消失了，我開始想到……

「你以前懷疑過曼林嗎？」

「沒有，」他說：「我爲什麼要懷疑他呢？不過當我從楊尼那裡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確實覺得奇怪，爲什麼不讓曼林知道。這個消息不讓斯匹諾的母親和妹妹知道，倒似乎頗爲合理，因爲他們一定會欣喜若狂，在楊尼還沒有完成拯運的工作之前，就可能會把消息走漏出來，可是曼林就不同了。大家總覺得對於斯匹諾的生死不明，他一定很著急，而且到目前爲止，他有條最好的船。而且他算是個經驗豐富的海員，而我不是。照說被請去參與這次救助工作的人應該是他而不是我和亞東尼才對。這還不算什麼，只是確曾使我感到奇怪。後來發現楊尼在第二天死去，再加上斯匹諾的離奇失踪，我就更覺得事情有點不妙了。」

「那你現在，」我說，「該不是在暗示——你可不能亂猜是曼林殺死了楊尼吧？麥克斯——」

「我所告訴妳關於斯匹諾的事，全是事實：發生在楊尼身上的事只是種猜測。不過依我的想法，在一天一夜的時間裡，那是一個接著而來的謀殺案。」

「謀殺！」我不認爲我說這兩個字的聲音很大，可是他連連點頭，好像我這樣說過。

「我敢斷定這件事。也是同樣的手法。他的頭部先被撞在某個地方，然後才掉落海裡。我想酒瓶是個敲擊頭部的好『武器』。」

「他是撞上了桅桿。警方說有幾根頭髮……」

「不錯，他可能撞上桅桿。在你將他拋入海裡之前，任何人都可以用那塊大木頭把一個昏迷的人砸死。這樣不但能置他於死地，也足以隱瞞罪行。我並不是把這點當作理論提出來討論，我是說楊尼的死可能就是這樣發生的。」

「在我們離開海邊後，你爲什麼要跑回去看屍體呢？」

「楊尼在星期天晚上從我們這裡離去後，我聽到他的船出海的引擎聲，我確曾懷疑是否他會那麼笨，自己又轉了回來，結果惹上麻煩和海岸巡邏隊碰上了。要眞是那樣，我們一定能夠看得出，他身上什麼地方可能有槍彈眼，或者某些其他證據，那樣警方一定會來一次突密調查。而我最擔心的就是萬一在我們還沒有把斯匹諾安全接回家之前，他們就開始加强海岸巡邏了。」

「嗯，原來是這樣。那麼你自己的手腕就是巡邏隊擊傷的囉？」

「是的，是一發流彈，射到我的時候，力量已經很小了。說起來，只不過一點擦傷而已。等我找醫生來替斯匹諾看腿的時候，我也會叫他替我看看。巡邏隊一定是聽到了什麼，才盲目射擊的。我們剛好在他們的射程之外，而且他們的探照燈也照不到我們。」

「我在想，」我憂慮地說，「你一定確切知道你所說的事，只是我總覺得那實在太不可能了。而且我實在不懂這件事是怎麼起頭的。」

「天哪，誰知道呢？不過我告訴過妳，關於楊尼的事，那只是個推測，現在沒有什麼好談論的。目前最重要的是再去和斯匹諾談談。我一直沒有時間和他詳談，在我決定應該如何做之前，還要聽聽他對這次事件的整個經過才對。到目前爲止，只有他才能告訴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至於曼林要殺害他的眞正原因，不論他知道與否，可能有些線索可尋。如果他有，那可能就是導致楊尼死因的一個要點。究竟是什麼原因，竟然需要殺害兩個人！」他的肩膀離開了支架，突然站直起來，「在曼林尚未疑心斯匹諾並沒有像楊尼死去之前，我們一定得把這孩子連同他遭遇的經過一同安全地送交治安當局，妳等著瞧吧！妳現在願意同我去看他嗎？」

「我？」我驚訝地望著他，「你要我一同去？」

「如果妳願意的話。我告訴過妳，我想要妳幫助我，而且如果妳同意去，妳最好多點知道我

們對這件事所採取的行動。」

「當然願意，不論什麼我都願意。」

「親愛的眞是太好了。請過來。現在，不要看起來像那個樣子，別再憂慮了。正如妳所說，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當你一旦漩入渦流之後，這種情形已是大勢所趨，就由不得你了。不過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安全著想，這只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相信斯匹諾，好嗎？」

我連忙點頭，並且把頭貼靠在他肩上，那麼安詳，那麼舒適。

「現在你注意聽著。依我的看法，我們必須要做的是將那孩子在清晨立即送往雅典，送進醫院，然後去向警方報案。一旦在那裡將這件事抖了出來，他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他鬆開了我，「我們走吧？」

「他在什麼地方？」

他大聲笑了起來。

「就在我們腳下，在一個非常具有哥德式風味但很安全的地牢裡，亞東尼從李奧的大軍火庫裡拿出一隻性能很好的來福槍守衛著。現在請隨我來吧。就在掛鐘的正下方，分叉的通道往右面是往軍火庫的。」

12 地窖的約會

一條寬濶的石階從那扇門後通往下面。麥克斯輕輕按了一下開關，於是一盞昏黃的燈亮了，替我們照領著路。他關起那扇笨重的門，隨後我聽到門鎖咔嗒一下的響聲。

「讓我走前面，好嗎？」

我跟隨在他後面，好奇地左右環顧。我猜想在這棟建築物的地下室一定有不少恐怖的景象出現：看到從牆上用鏈條吊著一些擺動的骷髏，該不算什麼稀奇的事。不過從樓梯通往地下室的那條長廊，倒是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寬廣的通道上，除了排列好多放酒的架子——大部份都空著——之外，其他什麼也沒有。地面很乾淨，但牆壁上很髒，到處都佈滿了灰塵和蜘蛛網，這在英

國同樣的地方也是常有的事。空氣聞起來很新鮮，但微微地有點潮濕。

我盡量和麥克斯講話，他只是點頭。

「再過一會兒，你就知道爲什麼了。這是一個官方的酒窖，直通到很遠的一個天然山洞。我不知道出口在那裡，也許不會比煙囱大，不過空氣一直很新鮮，而且妳可以聞到海水的氣息。在那邊下面還有更多放酒的架子。在上一世紀，當一個人每天要喝四瓶酒的時候，是需要很多空間來儲存的。在他們修築這棟克斯特古樓時，把這些在懸崖上的山洞利用上，似乎是一件理所當然再自然不過的事。」

「聽起來相當有趣，我想這些山洞就是你父親所談的那些吧。」

「是的。沿著這條海岸大部份懸崖裡面都有山洞，不過妳可以想像得到，他總喜歡把在克斯特古樓的山洞想成是普洛斯帕羅原先所住過的山洞。每次我說這山洞看起來似乎可以跟外界相通，他總說不可能，我猜想那大概更著重在『詩意的眞實性』吧。」

「這倒是一個有趣且富有浪漫氣息的說法，我也比較喜歡這樣的說法！可是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現在在山洞裡的什麼地方？離山洞出口還有多遠？」

「現在我們仍然在這棟房子的底層。眞正的山洞是在南端頂頭，相當深，我們只要再往下走幾步，然後有條天然的通道，穿過去就可以到達山洞。等一等，我們到了。」

他在通過長廊三分之二的地方停下腳步，把手放在那個空的酒架子上。我有點迷惑地望著他。他抓住一個看起來像是釘在牆上的架子，並且用力拉了拉，相當笨重而且聲音很大，這時有道窄門朝向長廊轉開。原來的牆上出現了一個裂口，朝裂口裡面望過去，是一片漆黑。

「我的天哪！」我驚呼著，於是麥克斯也大笑起來。

「很奇妙，不是嗎？我可以告訴妳，在克斯特古樓裡，眞是無奇不有！說眞的，我懷疑老福里在這下面儲存有外面買不到的更好的葡萄酒。……小心點，現在從這裡開始沒有燈了，我帶了一隻手電筒，請妳替我拿一下好嗎？我去把這扇門關上。不要看起來好害怕的樣子！」

「那該不會把我們永遠關在這裡面出不去吧？」

「不會的，妳儘管放心好了。往那邊走。請把電筒給我，讓我在前面引路。」

再往下走的階梯比剛才更陡了，而且不是用平滑的石板砌成的，好像是在堅硬的岩石上砍劈出來的。每一級都向暗處彎了進去，一直在下降。麥克斯走前面，替我照著一絲光亮。兩邊洞壁上到處都有潮濕的水滴，新鮮的空氣更濃了，但感覺得出有股鹹味。凹進去的岩石——也許只是想像的——隱隱約約地發出一種微弱的、嗡嗡的迴響，以及一股沉寂冰冷的空氣，和腳步踏在岩石上的聲音。

當麥克斯轉過頭來指引我的時候，手電筒昏黃的燈光反射在他臉上，猛然看去，我一時覺得

他臉孔好陌生。他的身影在凸凹不平的洞壁上移動，顯得巨大而又奇形怪狀。

「還很遠嗎？」我的聲音聽起來怪怪的，就像在一間有回音的密室裡小聲談話一般。

「轉過這個彎，」麥克斯說：「然後再往下走五個，不，六個石級，那裡就有人看守了。」

電筒一閃，照在一張灰白且模糊不清的臉上，他轉過頭來朝上望著。

「亞東尼嗎？我是麥克斯，我把露西小姐帶來了。他沒事吧？」

「他現在很好，他已經醒來了。」

在亞東尼的背後，掛著一塊很粗糙像是用麵粉袋做成的布幔，布幔的後方，有一點微弱柔和的光亮。亞東尼替我把布幔拉開後，往後退了一步。麥克斯熄了手電筒，示意我走過去，於是我進了山洞。

山洞很大，洞頂呈一個大的拱形，在暗處看不太清楚，鐘乳石好像冰柱般吊掛在洞頂；洞壁則曾用白灰粉過，有六呎左右高，沿著洞壁排列著放酒的架子和箱子。其中有個木桶，翻轉過來，形成了一個桌面，上面放了一盞古式的燈籠，發出柔弱的橘黃色光亮。地面中央有一架燒石臘的火爐，使人覺得很暖和，火爐上放了一個咖啡壺正煮著咖啡。暗處水滴聲有規律地響著，想必是鐘乳石的水滴落入岩石坑洞裡。山洞內的香煙味、咖啡味、和火爐中燃燒著的石臘味，混合起來，燻得人有點難耐。

那個受了傷的男孩，躺臥在山洞最裡面的一個角落，床舖是用木箱搭成的，雖然有點搖搖晃，可是看起來還挺舒適的——兩個彈簧墊重疊起來，墊上鋪了很厚的毯子，還有羽毛枕和鴨絨被。被子下面用一個像是籠子的東西撐了起來，使得那條受傷的腿不會感受到任何壓力。

斯匹諾躺臥在那裡，身上穿著好像是朱里昂爵士的那件睡袍，看上去很安適，不像受了傷的樣子。他被扶起來靠在枕頭上喝咖啡。

他的視線越過手中的杯子朝上望了望，看到我有點吃驚，並且很快的向麥克斯投了一個疑惑的眼色，於是麥克斯立即用英語回答他說：

「這位是克麗亞福里夫人（費麗亞）的妹妹，她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她將來要幫助我們，我是約她來聽聽你這次的遭遇。」

斯匹諾目不轉睛的望著我，並沒有歡迎我的表情，他那雙圓圓的黑眼珠，像極了他妹妹，神色憂慮，似正對我加以審斷。我看過他的照片，還認得出這個男孩的面貌。他有一頭厚黑鬈曲的頭髮，和結實的身體，他那雙肩和粗壯的脖子，明顯地充滿了無比的氣力，只是他往日的快樂，已看不見了。他臉色蒼白，穿著睡袍，看上去使人覺得他是那麼年幼，那麼虛弱無助。

麥克斯拉來一個箱子讓我坐下。

「你覺得怎麼樣？」他問那男孩：「傷的地方還很痛嗎？」

「不痛。」斯匹諾說。很明顯地他是在說謊，那並不表示他說這話時帶有任何逞强的意味，只能說一個人不願意承認自己虛弱，而說痛正是一種虛弱的表現。

「他已經睡過了。」亞東尼說。

「很好。」麥克斯自己坐在放置燈籠的木桶邊，巨大的身影，投射在洞壁上，他俯下身子，朝那男孩審視了一會兒，然後興緻勃勃地說道：

「如果你現在感覺好些了，我要你把這次所發生的一切經過，詳詳細細地告訴我們。」

「關於那一方面？」

「每一件事，只要你能記得起來的。」麥克斯說。坐在床頭那邊的亞東尼，用希臘話又補充說明了一下。

「好的。」斯匹諾一口喝乾了杯中的咖啡，並且頭也不回地，就將杯子遞給亞東尼。亞東尼接過杯子，輕輕放在一旁，然後回到床邊坐了下來。他從口袋裡掏出兩隻從麥克斯那裡拿來的香煙，啣在嘴上，一起點燃後，遞給斯匹諾一根。斯匹諾接過香煙，沒吭一聲，也沒看一眼，但這並不表示什麼不友善。顯然這兩個年輕人彼此交情太好了，不需任何客套。他們肩靠肩地併排坐著，斜倚在枕上，亞東尼輕鬆活潑，神情自若，而斯匹諾看起來則是規規矩矩、小心謹慎，在那裡猛吸著香煙。

他又一次用審愼的眼光向我瞥了一眼，以後就沒有再注意我了。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麥克斯身上，好像他是法官在審問他似的。麥克斯一動也不動地仔細聽他敍述經過，巨大彎曲的身影投射在洞壁上，遮住了半個洞頂。

那男孩說得很慢，面帶倦容。我現在已記不得他講的是什麼語言，他是否能講很好的英語，或者是由麥克斯還是由亞東尼在一旁加以補充翻譯，我都沒有印象，我想是麥克斯他們兩人從旁翻譯，不過，不論是什麼情形，當時在那個寂黑的山洞裡，聽他講述那活生生的故事的所有情景，都使我記憶猶新。

我想因著那奇特而又隱秘的環境，且是在深更半夜，再加上我自己和麥克斯那段感情的邂逅，在在都加深了我對當時情景的印象。可是一切都像似夢境一般，我實在不敢相信那是眞的。在那個夢裡，我發現我已接受了曼林犯罪的事實，當時的心境，只是等著聽取他如何做案的經過。也許到天明後，許多事情往往會有不同的看法和開展。可是在我等著斯匹諾敍述他的整個故事時，似乎任何情節我都會信以爲眞，即使是那個老人的浪漫想法說這個山洞就是普洛斯帕羅住過的那個，我也深信不疑了。

據斯匹諾說，那天晚上他們出海，其實和往常一樣，沒有什麼使他覺得有蹊蹺的地方。只是令他覺得有點奇怪的是，那天夜晚，滿天烏雲，而且根據氣象台的預報，在黎明前後，還可能有

暴風雨。他也曾將這一點向曼林提出過，可是曼林卻有點暴躁地說，天氣會好起來。還沒到半夜他們就駕著船出海，正如斯匹諾早先所預料的，那天夜裡陰霾密佈，但他沒有再向曼林說什麼，而曼林當時一直待在船艙裡，說是忙著準備他的照相機和裝備。

「他眞的完全和往常一樣嗎？」麥克斯問道。

斯匹諾皺了皺眉頭，稍微思考了一下。

「我也說不上來，」他終於回答了，「他很平靜，當我向他抱怨天氣的時候，也許他樣子對我有點兇暴，不過那一整天他都是那樣。我想他是爲了早晨的事，還在生我的氣，因爲那天清晨，事先未經他的許可，我逕自跑到船塢去檢修引擎。所以我什麼都沒說，也沒想到別的。他花錢雇用我，也只好聽他的了。」

「和往常完全一樣，倒是很有趣，」麥克斯似有所悟地慢慢說道，「繼續說下去，你們到了海峽，夜是寂黑的。」

斯匹諾猛呼了口煙，想把煙灰彈在地上，因爲腿傷不太方便，動作有點笨拙。亞東尼順手拿過來一個碟子，放在他手邊。

「我估計我們大約過了一半的路程，」斯匹諾說，「在克魯拉和大陸之間的海面上，離普瑞斯特羅群島很近，從水面白色泡沫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當時的潮流很急。我問過曼林先生是否我

們應該把船開到風浪較小的地方暫時避一避，等雲層消散了再說。那時雲層露出了幾道空隙，從那些空隙裡，可以看到天空的星斗。可是他沒有答應，只是向更遠的地方開過去。繼續前進了一會兒，我估計大約走了一兩哩遠，他從艙裡出來了，叫我進去弄點咖啡。」

那孩子兩道濃眉下的眼睛，朝向麥克斯瞥了一眼，又繼續說道：「照相機放在桌子上，可是我不認為他曾經碰過它，因為他根本沒有點燃燈，只一盞防風燈，光亮絕對不夠。那時我並未想到這些，以前我們晚上照相總是很自然地在黎明前及時趕到，不必要有燈光。可是後來，當我整天躺在床上，無事可做的時候，仔細一想，才覺得似乎所有的事都不太對勁……似乎都很奇怪。在那樣的一個大黑夜裡，竟然要跑去照相，關於準備照相機的事，他竟然向我撒謊，還有一件事，就更奇怪了。」

亞東尼咧嘴笑了笑，說道：

「我想是引擎失靈了。還有什麼事會比這更奇怪呢？那天早晨，你不是去檢修過嗎？我的小天才！」

斯匹諾起初微微笑了笑，然後用希臘語說些什麼，沒有人翻譯給我聽。「如果那件事發生了，」他又補上一句，語氣非常平實，「那才眞是奇怪哪！可是並沒有。」

「可是你以前告訴我們——」

「我告訴你是說引擎停了，我並沒有說失靈，引擎沒有什麼毛病。」

麥克斯情緒很激動。他說道：

「自然你對這點有絕對把握。」

「那當然，」那男孩點了點頭，「想知道引擎有沒有毛病，並不需要是一位天才，即使是你，」向亞東尼眨了眨眼，「即使是你也會知道，我的美男子！」說完這話，他趕快閃躲開亞東尼假裝對他的攻擊，然後大笑了一聲，「來呀，打吧！你現在當然打得著我。」

「我會等。」亞東尼說。

斯匹諾轉向麥克斯說道：

「沒有故障，引擎完全正常。我聽到馬達聲停了，接著曼林先生叫我。我把頭伸到門外大聲告訴他我會馬上去檢查，引擎房是在通往船艙的階梯下面，這點你知道。可是他說：『我想毛病不是出在那裡，斯匹諾，我認為有什麼東西把螺絲孔給堵住了。你去檢查一下好嗎？』於是我走到船尾，他站在那裡掌舵。他又說道：『走穩一點，孩子，船有點顛簸。這裡，我替你拿手電筒。』我把手電筒交給他，然後斜著身體去檢查是否傳動軸承被阻塞住了。船一直在顛簸，腳踩著的橫欄是濕的，不過我抓得很緊，照理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他的話停歇下來，好像腿有些痛，身子在床上翻動了一下。亞東尼滑下床走到一只箱子那裡

，箱子上擺了一瓶酒和兩個空杯子。他倒了點酒在杯子裡，想要拿給斯匹諾，然後用詢問的眼神向麥克斯瞥了一眼，麥克斯搖了搖頭。於是亞東尼放下酒瓶，又回到床上他自己坐的位子，調整了一下他身體的姿勢，來配合那受了傷的男孩新變動的位子。

「事情發生得非常突然，好像是曼林把船轉向與風成交叉面轉得太快的緣故，船身猛地傾斜，劇烈地搖晃了幾下，我被拋得撞在船緣的欄杆上，不過仍然很安全，因為我一把抓住了欄杆，抓得很牢，可是接著從我後面有樣東西打在我頭上。那一下並沒有將我打暈，我本能地轉過去想舉起手來擋一擋，接著船又顛簸起來，我還沒有來得及知道發生什麼事，就掉了下去。我曾試著去抓欄杆，但給滑脫了。當時有東西打在我的手上，所以我才鬆開的。後來我在水中，當我浮出水面時，船離我仍然很近，我看到曼林先生在船尾窺看我。我大聲叫喊，聲音不大，你可以想像得到，因為我滿口都是水，而且太冷，接不上氣。不過他一定聽到了我的叫喊聲。」

說到這裡，他朝麥克斯看了一眼，剎那間，他那輕鬆活潑的神色裡，蒙上了一股恨意。

「而且就算他沒有聽到我的喊聲，那他也應該看到了我，他用手電筒朝我照了好半天。」

「是嗎？」麥克斯說。他的聲音毫無表情，而我卻感覺地窖裡興起一陣冷風。亞東尼也感覺到了。他快速地看了麥克斯一眼，然後又轉向斯匹諾。

「其實當時我並不害怕，」斯匹諾說，「我沒有想到會是他在攻擊我，我總以為那是突發的

意外。而且我的游泳技術很好，儘管沒有了引擎，船正向我這邊漂過來，他還可以看到我，很快就可以把我拉起來的。我又叫喊了幾聲，並且向他游了過去。我看到他手中拿著發動扳手，不知是做什麼用的。後來當我搆得著船邊的時候，他卻俯下身來再度向我攻擊。幸好船正在顛簸，他必須用手抓住欄杆，所以無法把電筒照得很準。那一擊打到了我，不過這一次我是親眼看到他向我打過來的，我很快躲開了，他擊中我的手臂，不是我的頭。我想這一擊他感覺得出，但是沒有看見，因為電筒已經熄了，那時剛好有個大浪把我從船尾沖開，脫離了他的視線。你應該想像得到，這一次算是讓我看得清清楚楚。不久，我又看到電筒亮了，但我沒有出聲，游到了暗處。後來我聽見引擎的發動聲。」他將杯中咖啡一飲而盡，看著麥克斯，「他搜尋了好半天，但因為潮水把我很快沖走，而且又有海浪遮擋，所以沒被他搜到。然後他把船轉回頭開走了，丟下我一個人在海裡。」

一片沉寂，沒有人吭一聲。對我來說，有如夢幻一般。山洞裡似乎更暗了，耳際迴響著海水的聲浪，那條回航小船的喃喃低語，以及在晚風裡波濤洶湧的怒吼。

「可見聖徒是和你同在的呀！」亞東尼說，在他聲音裡，人類內心深處的一種滿足感，送走了那些令人膽戰的暗影。山洞裡又再度暖和起來，充滿了從那盞英式維多利亞燈籠所發出的柔和光亮。

斯匹諾把手中的空杯遞給亞東尼，拉了拉身邊的被子，弄得更舒服些，於是點了點頭，說：

「是的，祂是和我同在。格雷先生！你還要聽這故事的其餘部份嗎？以後發生的事，你都知道了。」

「繼續說下去，我想要露西小姐聽聽。不過，扼要一點，你很疲倦而且時間也很晚了。」

故事的其餘部份是純傳統式的，正如同從奧得塞到聖保羅那些上百的故事一樣，可以預知也使人相信是怎麼回事了。

算那個謀殺者的運氣不好，那天晚上的勁風，吹起了一陣急速的潮流，流向阿爾巴利亞海。斯匹諾是個相當好的游泳健將，而且愛阿利亞的海水非常鹹，即使如此，如當時他不是掉進一股潮流中，也很難有機會生還。水的浮力，再加上他的充沛體力，他才能在海上浮起那麼久，終於在天亮前，游到了岸邊。

在他快到岸邊的時候，幾已精疲力竭，那時他的全部體力，只能用於保持浮在海上，所幸海潮幫了他的大忙。他當時連已經到了岸邊都不知道，當一個大浪把他拋到那可怕的崖岸時，他發現自己的氣力只夠緊緊地攀住岩石。他試著一次、二次、三次想登上那塊岩石，卻沒有成功。

不幸的是往後他的運氣開始轉壞了。聖斯匹諾狄安庇佑他上了岸後，就突然棄他不顧了。斯匹諾滑落下來，掉在一塊凸出的岩石上，他的腿折斷了，終於昏了過去。

他已記不得是被一個老牧羊人發現的情形，當斯匹諾醒來時正躺在那牧羊人小茅屋裡的床上，看起來那人還略微懂得一點外科醫術，因他那條折斷的腿被固定起來並且綁上了繃帶。有一位老婦人煎了些湯藥，他喝後又昏睡了，等他第二次再醒過來時，傷痛的地方已經好多了，他已能夠記起發生的事情。

「其餘的你都知道。」他打個呵欠就躺了下去。

「是的，其餘的我們都已知道。」麥克斯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好吧！你最好好的睡一覺。天亮後——我的老天爺，都快三點了！——我要讓你離開這裡，不要問我怎麼做法，不過我會辦到的，可千萬別讓曼林先生知道。我要把你的腿作適當治療，等腿好了，你就得把這次的前後經過情形向有關當局報告。」

那男孩望了他一眼，疲倦和迷惘，使得他的臉上現出憂慮沉重的表情「當局？警方？你的意思是打算控告曼林說他想要害死我？就憑我一個人的說辭？他們會笑你的。」

「並不只是控告曼林先生將你摔到海裡的問題，我想要知道的是他究竟為了什麼？這裡面一定有什麼事需要作進一步調查。斯匹諾！你一定要相信我。對啦，我還有件事想問你，等一兩分鐘我們再走，現在我要你回想一下，在你躺在床上的時候，你一定想到許多關於你自己的事，依你的想法，為什麼他要這麼做？你對這點究竟有什麼樣的看法呢？你真的認為不是因你沒有預先

告訴他就自作主張，跑去檢查引擎，因而他非常生氣吧！」

「當然不是。」

「在其他時間沒有發生過別的事嗎？」

「沒有，我已經全都想過，沒有。」

「那麼讓我們回到那次旅程的清晨想想看，當一個人碰到不如意事的時候，那怕是多麼無關緊要的小事，也往往會變得性情暴躁，違反常情的。以前你去檢修船的時候，通常都是由你自己決定嗎？」

「不，不過我以前都是這樣做。」斯匹諾翻了翻身，好像他的腿有點痛，「以前我都是單獨去做這件事。」

「你事先都要問他嗎？」

「那當然。」

「可是你這次卻沒有。為什麼你這次不問他呢？」

「因為他告訴我他打算出去，而且他也有意將引擎保養一下。那天早晨，吃過早餐後，我本來要去作保養工作。不過那天我起得太早，因此去游了一下泳，當我游完泳，我想不如就直接去工作。我知道他另外有把鑰匙放在什麼地方，所以我就自己上了船，並且在廚房煮了壺咖啡，然

後打開了大的幾扇門並把燈打開來，開始工作。夏天到了，那是個美好的早晨，我覺得全身舒暢，工作得也蠻起勁的。當曼林吃完了早餐，下來的時候，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一半。我以為他會很高興，可是他很生氣，並且問我是怎麼進來的。我不願意告訴他說我看到過他把鑰匙藏在什麼地方，於是我說門沒有鎖好，他也就相信了。可是他仍然非常生氣並且說要將那把鎖換掉，我非常生氣，問他是不是把我當成了小偷，如果他真的這樣想，最好把他失落在廚房裡的那只錢包的錢數一數，看看我是不是碰過它！」斯匹諾記起了這些，覺得很滿意，「我也告訴他我會替他把這鎖修好，以後再也不到他家去了。在我說完之後，他神情很愉快，並且向我抱歉，說一切事情都過去了，要我不要掛在心上。」

麥克斯眉頭緊鎖著，問道：

「就在那之後他要你那天晚上出海嗎？」

「我想是的，一定是那樣。他原先說過不要我同他去，可是他改變了主意，我還以為是因為他對剛才說話的那種態度，覺得有點歉意。」他又帶點稚氣地補上一句：「那也算是他給我額外工錢，而不令我生氣的一種補償方式呀！」

「如此說來，那似乎正是他決心帶你出海，打算把你除掉的時候。你是否看得出有這麼個意味，如果他認為你看見了一件你所不應該看見的東西……就是說在這條船上，或者在這間船塢裡

有了問題。現在，你仔細的想一想，斯匹諾！關於這條船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或者是這間船塢？或者任何曼林先生所說的或所做的事，或者是隨身攜帶的東西？」

「沒有。」那男孩帶著一種萬分苦惱的樣子重覆地說著，「我已經想過，沒有。」

「錢包，你說他把錢包遺留在船上。你是在船上什麼地方發現那只錢包的？」

「在厨房火爐旁的下面，滑落在那裡他沒有注意，我把它拾起來放在船艙桌上。」

「裡面裝有文件？錢？」

「我怎麼知道呢？」斯匹諾著急地又抖動了一下身體，好像一隻小火雞似的，麥克斯斜睨了他一眼，於是他咧著嘴笑了笑說道：「不錯，我是打開看了一下，很小一只錢包，裡面有錢。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我只隨便瞄了一下。並不是希臘幣，就這樣難道他以爲會對我發生作用嗎？老實說，就算裡面有一百萬，我也不會拿呀！別人不了解我，你總應該了解我吧！格雷先生！」

「我當然了解。在這之後，他把你一個人留在船上嗎？」

「沒有。那時我的工作已經做好了，他要我上去到他家去幫忙他整理照片。我整天都在那裡工作。他打電話去福里別墅告訴我媽，說要我那天晚上同他一起出海。」

「事實上，他確定那一整天你都沒有見過任何人。你有沒有懷疑過他在那些出海遠征的航程中，做過什麼非法的勾當沒有？」

「沒有，我爲什麼要管這閒事呢？卽使他有什麼値得懷疑，我也不會去告訴警察。」斯匹諾的眼光朝麥克斯閃了一下，「他又不是唯一的一個。」

麥克斯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點頭。

「好吧，斯匹諾，我不再打擾你了。亞東尼，在我送露西小姐回家的時候，我要將你們兩人反鎖在裡面。半小時之內，我就回來。把槍拿著。」

「是的。」

「還有這個。」斯匹諾在他枕頭底下找了找，拿出一把磨得鋒利光亮的肉搏小刀，就好像拿出一條手帕，相當富有戲劇性。

「這倒是把眞貨色。」麥克斯愉快地說道，「現在，你好好睡一覺，我很快就把你送走。」

亞東尼隨同我們到了門口。

「那格雷爵士呢？」他小聲問道。

他俯下身來，把手扶在那男孩的肩上，「斯匹諾！放心好了，不會有事的。」

「我會進去看看，」麥克斯答道，「他會睡得很熟，你儘管放心好了。他不會有危險，不要爲他操心，你自己也去睡一會兒吧！我回來後，就在厨房裡休息。如果你需要我，只要上來到門口叫我就行了。晚安。」

「晚安，亞東尼。」我說。

「晚安。」亞東尼又向我微笑了一下，然後他把布幔放下，遮住洞口，隔斷了洞裡暖和的光亮，把麥克斯和我關在洞外昏暗的通道上。

他打開手電筒，我們開始往石階上爬。凹凸不平的洞壁，彎彎曲曲的通道，還有那些粗糙不平的石級，都模模糊糊從我身邊過去，好像夢幻般，我有點昏昏沉沉，疲憊不堪，可是我腦筋仍然清醒，聽得出他在說些什麼。

「現在妳知道我爲什麼把那男孩藏起來，直到我將他偷運到雅典去嗎？其實他也不是眞的有危險——雖然他可能有——如果曼林不知道我們懷疑他，那我們就有很好的機會去發現他在做些什麼。似乎很明顯地顯示出來，有件東西很重要，而且我有把握從什麼地方開始去找。」

「從船上？」

「不是船上，就是船塢。他一定有什麼事與這條船有關連，而照相給了他最好的『掩護』。如果妳接受斯匹諾所說的故事——這個故事我接受，那麼，那天早晨他和曼林的爭吵，也只能提供一些微小的線索，這是我所能看得出唯一越出常軌的事。我一直在想這件事，與楊尼的死也可能有密切關連。當楊尼在星期天晚上把斯匹諾還活著的消息帶過來的時候，我們作過非常廣泛的交談，我總認爲這個消息不讓曼林知道，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楊尼那時還說他看見過曼林的船在

不尋常的時間出海，也在不尋常的地方出現過，他並且說有時覺得曼林是在從事一些不法活動，可是當我提到那些照片的時候，他只是聳聳肩，顯出一副不屑去談這件事的樣子。當然，那也沒有什麼好研判的，像楊尼這種人，總認爲對任何人來說，照相是一種很奇特的工作；可是在我們交談之後，他可能覺得非常可疑，於是在那天晚上，很好奇的去到海邊船塢附近窺探，或者去某些別的他無權去的地方，因而遭到了殺身之禍。我猜想他是突然受到襲擊，曼林從背後把他擊倒，然後把他捆綁起來丟在自己的船上，帶著橡皮艇開出外海，再把他的頭在桅桿上撞碎後拋到海裡。曼林在做完了這些故佈疑陣的工作後，就靜悄悄地划著自己的橡皮小艇回家。啊，是的，很可能就是這樣。他不可能出海太遠，因爲他自己還得回來，後來剛好有陣暴風雨，把楊尼的屍體，吹回海邊岩洞裡。好傢伙，曼林！你以爲一切做得天衣無縫。是的，一點都不錯，我敢說事情就是這樣。」

我突有所悟地對他說道：

「你一定得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你今晚可不要去那裡。你該不會這麼傻吧！」

他失聲笑了起來。

「親愛的！妳講對了，我今晚不會去的。在我去和任何人討論關於曼林犯罪的動機之前，我必須注意斯匹諾目前的安全。他一定曾經射擊過海豚，難道妳不會想到嗎？」他對我的嘆息點頭示意，「還會有誰呢？他所以這麼做，唯一講得通的一個理由就是妳以前怪罪在我頭上的那個——大家都在說各地觀光客將會湧到這裡來參觀這隻海豚的表演。當曼林第一次在海灣見到妳的時候，他也許就覺得妳是觀光客之一——一個陌生人，距他所想要保守的機密太近。正如斯匹諾和楊尼一樣。」

「可是，那些美麗的照片！實在很美，麥克斯！當他在拍海豚照片的時候，是那麼認眞，費盡心血，他可能忍心殺死牠嗎，他一定很喜愛牠才對呀！」

他冷冷地笑了笑說道：

「他不也很喜歡斯匹諾嗎？」

我默不作聲，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接著他又說道：

「好了，在這裡等一下，等我把這些架子推回原位。」

「你打算要我做些什麼？」我想到了這點。

「我想會很安全，也很容易。把我送斯匹諾去雅典的來回行蹤掩護起來就行了。」

「如果我能做得到，當然願意。怎麼做法呢？」

「在明天我可能去科福港的那段時間，妳要設法把曼林引開。搭飛機當然要快得多，可是用這種方式把那男孩送走不可能沒有人知道，所以我一定得把他放在我車上，用一床毯子或別的東西遮蓋起來，用渡船送過海去。」

「用什麼？」

「用渡船。到岸後，我就開車到加利亞市，再轉搭去雅典的飛機。這樣一來，我們不可能在一天之內來回，不過我會設法在明天趕回家來，今晚我會打電話給妳，告訴妳我要搭那一班次渡船。最晚的一班要到十點四十五分才進港，那時天色很暗，而且我擔心他會在那附近活動。如果可能的話，我比較喜歡搭早一班的，在五點一刻就進港了。因此妳如能想法子同他飲茶或者用別的理由一直拖延到六點以後，讓我有時間開車回家……？」

「我會儘力而爲，就怕到時候我會急得喘不過氣來。」我說。

我們又回到了廚房。裡面的光亮和暖氣，還有那些香甜的食物味道，都呈現在眼前，一切都是眞實的，並不是場惡夢。他隨手把那扇大門關了，我聽到門鎖咔嗒一下的響聲。

「現在妳必須回家了。妳先上樓去拿妳的東西，我要去看看我父親是不是睡得很安穩。」

「但願費麗亞也睡得安穩，否則的話，那我得編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才行！我想什麼都可以，只要不是眞實的就行啦！」我抬頭望了他一眼，「我眞不敢相信這件事。你體會得出我此刻的感

受嗎？我知道這是事實，可是我就是不敢相信這事實。在清晨，在白晝，那是非常不可能的事啊。」

「我了解，現在妳不要想這件事了。已經快一整夜了，等妳好好地睡一覺後，可能會有不同的感覺。」

「我的錶停啦！啊，眞要命，我想是進了水。幾點了，麥克斯？」

他朝手腕看了一眼，「我的錶一樣也停了。唉，眞倒霉！今晚這趟海邊之行似乎對妳我都是晦氣，不是嗎？」

我笑了起來，「有些事說起來還不錯，格雷先生。」

他伸出手來，一把將我拉到懷裡，說道：

「有些事做起來還更好。」

13 互通「款曲」

那天我一覺睡到好晚才起床。記得的第一件事是拉起百葉窗的聲音，和穿過窗戶直射在我臉上那炙熱耀眼的陽光。

「是時候了，也該起床了，再睡眞要變成『懶猪』了！我的好妹妹！」費麗亞叫著。

當我從睡夢中醒過來，嘴裡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的時候，她的聲音又響了，「曼林來過電話，打給妳的。」

「哦？」我朝窗外的陽光眨了眨眼，「打電話給我？他有什麼事嗎？妳是說曼林？」提到曼林，精神突然一振，睡意早已消失，我急忙從床上爬了起來，看到她一臉驚訝的表情，我揉揉眼

睛，定了定神，說道，「我正在做一個夢，現在幾點了？」

「中午啦！我的大小姐！」

「啊！他在電話裡說了些什麼？」

「當然是想知道妳是否帶著鑽戒安全到家了。」

「難道他還怕格雷先生在路上偷了戒子不成？」

太遲了，我已經聽到了我話裡的那股尖酸味，我姐姐好奇地望著我，不過她只說：「我喊妳起床喊得太急了些。別怪我，我弄了點咖啡，在這裡。」

「太好了，謝謝妳。天哪！我一定睡得像個死人一樣，妳的戒子放在那邊梳粧台上。哦，妳已經戴上啦！」

「露西！眞難爲妳了，我是在兩個小時前進來拿到的，那時妳正呼呼大睡，我不忍心叫醒妳，我可憐的孩子。」她把手在陽光中擺了擺，鑽石閃發著光芒。「謝天謝地！總算找到了。願主保佑妳，露西，我好感激妳啊！要是讓我整夜坐在那兒，想著會不會有人從海灘經過，把它撿走，我會急得發瘋的。可是我又不敢自己下去！妳究竟什麼時候回來的？」

「我也搞不太清楚，」我說，「我的錶停了。原先我還以爲是進了水，其實是忘記上發條，大約是在清晨四點。」我笑了笑，「其實還有好多嚕嗦事。曼林告訴妳了嗎？」

「我知道得不太多。好像是說關於海豚到了海灘上，而妳和麥克斯‧格雷兩人合力費了好大功夫，才把牠弄下水去，我覺得這件事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究竟怎麼回事？」

「大致情形是這樣的。」我很快把如何救助海豚的經過，向她作了一個說明，並且作了適當的修正，我還告訴她在曼林抵達海灘的時候，才剛好做完，「我想妳會在浴室裡看到妳那只像寶貝似的化粧袋殘骸。非常抱歉，可是我必須用它來做些事情。」

「啊，那早就破舊啦！那有什麼要緊呢！」

「這我就放心了。看妳昨晚說話的那個樣子，我還以爲是個什麼神聖得不得了的寶物呢！」

在她進入浴室的時候，回頭朝我看了一眼，說道：

「妳又不是不知道，我昨晚根本變成了另一個人。」

「嗯，我不知道。」我伸手去取放在床邊的咖啡壺，替自己倒了些咖啡。

她從浴室走出來，大拇指和食指之間，夾著那隻小袋，叫道：「妳不是說『殘骸』嗎？那妳知不知道我那隻雅頓牌口紅到那裡去了？」

「天哪，我想又是什麼珍奇的寶物是吧？」

「不錯，它是純金的。」

我喝了口咖啡，不慌不忙的說道：

「我記不得了，我想大概是在朱里昂爵士的睡袍口袋裡。實在很抱歉，妳也許會說，我昨晚也變成了另一個人。」

「朱里昂爵士的睡袍？這下可好啦！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她坐在床緣上，「我眞好像瘋了似的一直沒有睡覺，想等妳回來，可是那幾片該死的藥片作怪，弄得我昏昏沉沉的，直到曼林來了電話，我才定下心來。繼續說下去，我要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哦，沒有什麼。我們兩個全身都濕透了，因此，我必須上克斯特古樓去把衣服弄乾，他們請我喝咖啡，我還洗了個澡……費麗亞，那個浴室！眞不敢相信……哦，抱歉，我忘了那是福里家族的產業。對啦，那麼妳一定知道那間浴室的模樣。」

「浴室有兩間，」費麗亞說，「不要忘了那裡面有二十個臥房，每一間裡面都有它自己的設備，我當然知道浴室的情形。妳用的那間浴缸是雪花石砌的？還是斑岩石？」

「妳把它說得眞有點像新耶路撒冷了。我不知道用的是什麼石，我還沒有過過像那樣水準的生活。那個浴缸是暗紅色帶有如蒜頭大小的白色斑點。」

「是斑岩石做成的那間。」我姐姐說，「水是熱的嗎？」

「沸騰的。」

「是嗎？那他們一定加裝了什麼設置。以前最多是溫熱而已，而且我似乎還記得有個水龍頭

裝置，以一種很奇特的方法，把海水從山洞裡打上來。在克斯特古樓的下層有許多山洞。」

「有許多嗎？」

「他們用這些山洞來儲酒。」

「眞的。那該多有趣！」

「只是，常有蝦蟹之類的小東西跑進去，眞叫人洩氣，有一次，還有過一隻小烏賊咧！」

「那倒眞洩氣。」

「所以李奧把那些山洞廢掉不用，據說在山洞藏酒對人體健康有益，不過也有許多限制。」

「我相信確實有，」我說，「蝦在酒裡就是限制之一。」

「蝦在酒裡？妳究竟在說些什麼？」

我放下手中的空杯。「我也不太確定，我想那是個酒窖。」

「用海水洗澡，傻瓜！李奧廢掉他們不用了。啊，我懂了，妳是在開我的玩笑。好吧，不管怎樣，還是繼續說下去。妳洗過澡，可是我還是不懂妳是怎麼有熱水的，他們不可能用火爐來燒，那一天就得燒掉一噸煤，還得需要三個人守著加煤才行呀！」

「亞東尼和斯匹諾發明了一台熱水器。」

「我的天哪，」費麗亞表示由衷地佩服，「管用嗎？」

「當然管用，我記得告訴過妳，水熱得很。而且，熱水管把我的衣服都烘乾了，在隔壁臥室裡還有一架電爐。對啦，當我把衣服放在熱水管上烘乾的時候，我就穿著朱里昂爵士的睡袍，這就是爲什麼我把妳的化粧用品遺留在睡袍口袋裡的緣故，並且在厨房裡喝咖啡，還吃了些鹹肉夾蛋，然後麥克斯就送我回來了。這就是我昨晚整個的經過情形。」我仰靠在床頭，咧著嘴向她笑了笑，「事實上，昨晚還變有趣的。」

「眞的是這樣！麥克斯·格雷很有禮貌囉？」

「哦，是的，非常有禮貌。」

「我得說他竟然肯幫助妳，實在令我有點吃驚，我想他一定想設法除掉海豚。」

「絕對不可能，我請他幫忙，他馬上就答應了。我敢確定，他父親也不可能做這事。我想一定是本地的那個野孩子爲了好玩在惡作劇。」我坐了起來把被子推開一邊，「我該起床了。」

姐姐看了一下手錶，嘆了口氣，說道：

「哦，對啦！如果沒有事的話，我也該走了。」

「妳要到那裡去？」

「去做頭髮，順便買些東西，因此，我想恐怕要在城裡吃午餐了。我一定打擾了妳的睡眠，原本是要來問妳願不願意和我一塊上街的，可是妳看起來那麼疲倦，如果妳想待在家裡，有冷凍

的肉和水果製的糕點，要是妳喜歡的話，非常歡迎妳一同去。妳能作個決定嗎？大約廿分鐘後，我就要出發了。」

我猶豫了一下，問道：

「曼林有沒有說過要我回他電話或者其他什麼的？」

「哦，是的，妳不說我倒忘了。我猜他正急著想聽聽昨晚的事情。我告訴他中午趕不回來，要在外面吃午餐，不然我就會請他過來，我想他是打算邀妳同他一道吃午餐。」她說話中止了，一隻手扶在門上，「現在電話來了，一定是他打來的。妳要我跟他怎麼說呢？」

我摸出一雙長統絲襪，把它們穿上。這個動作給了我一些思考的時間。

顯然曼林一定非常好奇地想知道昨晚在克斯特古樓是怎麼渡過的，朱里昂爵士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以及麥克斯有些什麼樣的反應。假如我能拖延他到明天的話，我就可以利用他這個好奇心來絆住他不要去妨碍麥克斯的一切計劃了。於是我說道：

「妳告訴他說我在浴室或者什麼的，現在不能來接他的電話，並且說我要同妳一塊出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到家裡，不過我會打電話給他……不，他可以打電話給我。今晚什麼時候都可以。」

費麗亞揚起眉毛，向我斜了一眼，說：

「妳究竟在搞什麼鬼，嗯？好吧。那麼妳眞的要同我一道去嗎？」

「不，謝謝妳，我根本沒有這個打算。我準備到附近溜達溜達，然後再去海灘。」

「好吧！」姐姐親切地說，然後出去接電話了。

其實我並沒有打算去海灘，要是這樣，曼林更有可能看到我，一旦被他發現我在海灘，他就會跑下來。不過我倒想去克斯特古樓那邊看看麥克斯和斯匹諾是否已經安全離開。我考慮用分機打個電話過去，可是又不知道朱里昂爵士今晨是否願意和我講話，我倒希望能在花園裡發現亞東尼，而且最好是他單獨一人。

於是我很早並且相當匆忙地吃了頓冷的午餐，向米蘭達說了聲下午我要去海灘，然後就到自己房間穿衣服。

可是當我出來時，她正在廳裡等我，手裡還拿著一個小紙包。

「給我的？」我說，「是什麼？」

「亞東尼剛送來的，大概是妳昨晚掉在那邊的東西吧。」

我從她手中接過來，隔著一層紙，我摸得出那硬硬形狀是費麗亞的唇膏和粉盒。

「啊，眞麻煩他了。我正想過那邊去拿呢！他還在這裡嗎？」

「不，小姐，他說有事不能待得太久。不過他要我跟妳說一切都很好。」

她說話的口氣，似乎有一點好奇的感覺。我那時才發現她的眼睛是多麼的烏黑光亮，但我也發覺她面頰上的紅潤消褪了，我懷疑是不是亞東尼把眞實的情況給了她一些暗示。

「我很高興聽到這麼說。他有沒有告訴妳關於昨晚我們冒險的事情？」

「海豚？是的，他告訴我了，那一定很新奇。」

我可以想得到對她這個希臘人的腦筋來說，最新奇的事莫過於竟然有像我這樣的人去找這樣大的麻煩，眞是自尋煩惱。於是她又接著說道：

「可是妳的外套，露西小姐！我不知道能不能恢復原樣！」

我失聲笑了起來。

「那倒確實是件令人頭痛的事，不是嗎？我想妳可能會奇怪我究竟去做什麼了。」

「我猜想妳一定是掉到海裡去了，因爲妳所有的衣服和這件外套……我已經把妳的衣服洗了，不過這件外套一定要送到洗衣店才行。」

「啊，謝謝妳，那太麻煩妳啦！眞謝謝妳替我洗衣服，米蘭達！對啦，妳看到亞東尼時，請替我謝謝他送這些東西過來，好嗎？還有那個口信，一切都很順利，是嗎？」

「是的。」

「那太好了，」我興奮地說，「不過我心裡有些嘀咕。朱里昂爵士昨晚不太舒服，我有點放

心不下。」

她點了點頭，說道：

「妳放心好了，今天早晨他會很好，不會有什麼事的。」

我凝視了她一會兒，發覺她對我小心翼翼，拐彎抹角所講的眞正意思，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一點也不覺得難過。這個希臘女孩的腦筋裡一定又在想：如果一個人要時常買醉，作賤自己，除了對他本身以外，又有什麼關係呢？他的女人們會接受這件事的，就像她們接受所有別的事一樣。生活在此地，有它單純美好的地方。

「聽了妳說的話，我好高興。」我說。然後出門向松樹林那邊走去。

等我走到見不到房子的地方時，立卽離開小徑，向較高的林中爬了上去，那裡樹木稀疏，有少許幾株松樹，東一棵，西一棵，零零落落散佈在高地頂端，我把帶去的毯子舖在樹蔭下，然後躺臥在上面。地上到處都是落葉：有針狀的松樹葉，柔似毛皮的常青籐葉，暗紅而漂亮的果樹葉，以及帶著白色斑點的紫丁香。

克斯特古樓隱藏在樹林裡，看不清楚，不過，從這樣的高度，我正好可以看到建在小島南端羅莎別墅的屋頂。可以看到福里別墅就在我的下方。往遠處眺望過去，海面陽光耀眼，對岸的依匹拉斯山脈，沿著海岸，靜靜地躺臥在那裡，山頂的雪已全部消失，再往北方看去，阿爾巴利亞

山峰上，仍是白色一片。就在那裡的山脚下，正是斯匹諾登岸的崖岩，也正是麥克斯在守衞桅桿的監視下，帶著斯匹諾離去的地方。在依匹拉斯山脈下方，有一處罩著有顏色的濃霧，那是衣格曼尼塞城，在那裡，輪渡穿梭不停。

我帶了一本書，可是定不下心來讀它，過了不久，我所期待見到的事物：曼林，帶著一種有所企圖的神情，沿著小徑，繞過山頭，向這裡走來。他並沒有下山到海灣去，只是佇立在那裡，好像在搜尋著可能在海灘或者海上的某人。他待了一會兒，那時我猜想他是打算橫過沙灘，然後爬上山坡到福里別墅去，可是他沒有。他只是在那裡打了幾個轉，然後就囘去了。

過了不久，我看到一個移動的白色光點，在與海面相接的樹梢那邊閃著。於是立刻有條帆已落下的船從山頭那邊偷偷地駛出來，把蔚藍的海面劃出一道弧形的白線。

我躺臥在那裡，用手撐著下顎，仔細地觀望著。

這條船有點像李奧在若干年前所擁有的那一艘，我記得有一年夏天，我還在上面渡過假，那是我離開校門的那一年。它是一條馬力很強的單帆船，全長也許有三十呎，有著百慕達群島式的裝備。

到目前爲止，我只能看得出它有一根可以降低下來的桅桿。從這點看來，似乎很有可能就是李奧的那一條船，從曼林以前所說的一些事情，我猜測它是由荷蘭人承造的，可能是用來作爲運

河區的巡弋和通航低矮的橋樑之用。

無論怎麼說，照我昨晚的推測，這條船停泊的地方不是在海灣，而是在船塢；如果這條船在建造時和克斯特古樓一樣，花了很大的費用，並且設計得美侖美奐，當然也就應該有個很大的地方來容納這條有四十呎高桅桿的船艇才對。船殼是灰色，船首有道白線，不論在什麼時候，我對它那光滑的線條和美麗的風帆，都會有著夢幻般的讚美和羨慕，可是今天我所關心的只是它的速度——我想是七或者八海哩——並且瞇起眼仔細觀看那個在把舵的小黑影，那人是曼林。

海水沿著灰色船殼捲起水花（灰色用來作偽裝嗎？），尾浪呈乳白色。它轉彎的時候，在我和太陽之間，顯得好美，它以一個大弧形朝外海開去，然後折向南方，向科福城方向駛去的時候，我就再也沒有看見它了。

□

「露西嗎？」電話裡響起了聲音。

「是的。哈囉！你的聲音很小喲。」

「我要亞東尼傳給妳的話，他傳到了嗎？」

「傳到了，說一切都很好，所以我猜想你們已經安全離開了，我希望現在仍然一切正常。」

「到目前為止，不太順利，不過仍然有希望，妳怎麼樣？」

「我很好，謝謝你，這裡一切很好。目前我所能看到的是平靜、正常，妳不必擔心這邊的事。」

「哦。」略微停頓了一下。雖然我知道在這屋子裡不會有別人，我還是很快地向四週瞄了一眼。麥克斯的聲音又從遠方響了起來：「妳知道我過來這邊要和我的朋友討論的這個歌劇脚本嗎？我們整個下午都在討論這個故事，而他對此反應並不很強烈。他說那不太盡情理，我不敢說是否能夠說服他在這方面多少盡點力。」

「我懂你的意思，」我說，「不過你儘可放心，我們現在通話很安全，不會有事的。我姐姐不在家，而你那邊也不會有問題；我剛才看見他的船出海，他自己也在船上，現在還沒有回來。我一直監視到現在。你打算怎麼樣？儘管說好了。」

「好吧，我不知道科福的警方，他們的英語說得好不好，」麥克斯說：「不過妳可能想得到，不論用什麼語言，都不會有很好的消息。整個下午我們都和警方在一起，而且他們也非常有耐心地聽取了我們的陳述，但是他們對這件事所採取的態度並不很認眞，要是沒有什麼眞憑實據，他們不會對我們的朋友採取任何行動了。」

「如果他受到監視——」

「他們認爲不值得這麼做。一般的看法是：那只不過是另一個場所的非法交易，不會有人花錢進行調查。」

「那麼，他們不相信那孩子的故事囉？」

他猶豫了一下，說道：

「我也不太清楚。我想他們覺得他可能弄錯了，不太相信他說的話，總認爲這是一次意外事件。」

「好一個漂亮又省得麻煩的評斷，」我冷冷地說，「那麼楊尼的死也是一次意外囉？」

「一點不錯，他們認爲也是件意外。現在麻煩的是，我已經把我昨晚接運斯匹諾的事告訴了他們。可是他們對我這個險些惹出皮漏的舉動，非常生氣。希臘和阿爾巴利亞的交界處，就好像有根點燃的導火線，慢慢向一列滿載炸藥的火車燃過去一樣。啊，他們終於承認，像在和米羅以及他的同夥會集的地方，根本很難找到警察，不過關於斯匹諾的案子，對我父親和我自己來說，他們是很肯幫忙的，後來在問到楊尼的案情時，我保留了些證據沒有全部說出來……我必須說，我這麼做是想看看他們的想法，不過，在這段時間我的聲名掃地，他們對我的說詞，不太可能採取行動，如果說，這一看法是出於本地的警察，更是如此。妳想想看，找不出一個可能的動機嘛

。」

「但是要是說那是……『非法交易』呢？」

「那就不可能導致謀殺。據我們所知，在這邊的邊界，對這類案子很少嚴格取締。」

「哦，這樣子啊。」

「因此他們對於這兩個案子所陳述的控訴條項，似乎只能接受是意外事件。眞是要命，我們無法證明其中任何一件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你能把他帶回來嗎？」

「我也不知道，據醫院說不會有問題，至於說到是否安全……只要有人能找出爲什麼會發生這些事的原由，那怕是一點點，也夠了，更不必要證據來證明……如果我認識這男孩不是那麼深，如果不是爲了楊尼的死，我也會採取和警察同樣的態度。昨晚當妳說那是難以置信的時候，妳是對的。只要冷靜思考一下，這個想法確是異想天開，可是我體內的每個細胞仍然在告訴我那是事實。啊，好吧！我今晚還要再和他們談談，而且還有明天，我們也許可能把事情辦妥。」

「那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明天。我會儘量設法按照我告訴妳的較早的時間趕回來。」

「好。你放心，我絕對有把握可以辦好這件事，不會給他碰上的。」

「那太好了，這樣我的負荷就減輕多了。」我聽到他的笑聲，「我們其餘的事情，進行得都還順利，醫院方面非常幫忙，不會有問題，就怕有什麼人纏住我們，情勢就難堪了。妳所要安排的事不會有困難吧？」

「放心吧！我想不會有問題的。雖然我不知道那些人好惹，那些人不好惹，可是我根本不想去招惹他們。」

「不過妳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你放心，他不會對我怎麼樣的。也許在舞台上，我是個差勁的演員，可是離開了舞台，我還相當不錯的。」

他又大聲笑了起來。

「不管怎麼說，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我知道，我會小心的。」

我聽到他長長地嘆了口氣。

「我現在覺得好多了。等會兒我還要去和那群敏感的警察週旋一番。我得走了，祝福妳，妳自己多小心些。」

「你也是。」我說。

那一端的電話筒咔嗒一聲掛上了，從海那邊傳過來的嗡嗡聲也隨即消失。當我把手上的電話筒輕輕放下時，呆坐在那裡有好幾分鐘，一動也沒有動，一隻手仍然放在電話筒上，什麼也沒有想，只是若有所思的凝望著窗外的夜空，內心裡覺得所有緊張的情緒都靜止了，就好像有人把一隻手指按放在震動的琴絃上一般。

當電話鈴再度響起的時候，正好在我手下，可是我一點也沒受到驚嚇，只是靜靜地坐回椅中，把聽筒放到耳邊。

「喂！」我說，「哦，哈囉，曼林。是的，我是露西。你在科福？不，我已經到家有一會兒。我正在想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打電話來。」

14 各懷鬼胎

第二天午餐後，曼林打電話來給我。他本來提議我同他一道午餐，當然他很熱切希望能邀請到我，可是我認爲他的目的除了想要從我這裡探聽一些消息外，對我並沒有什麼其他的企圖，這樣我就沒有把握能把他絆住多久，我原本也打算同他一道午餐，可是後來我覺得，爲了達成麥克斯所交付的任務，還不如改爲下午一同坐車去兜風來得更適切。

我甚至想過開車的路線，只是在這方面沒有太多選擇：往北邊的那條路，汽車根本無法通行，所以我也沒有向曼林提議要他作此考慮。我們只得開往南方，那是麥克斯和亞東尼開車回家必經之路，不過値得高興的是這條路上，還有條路可以通往帕拉克斯特薩，我對那裡已嚮往很久，

在西海岸，那地方算是一個很著名的風景區。事實上我早已在地圖上看到過，但遲遲沒有去的理由是因爲沿途似乎都是山路，開費麗亞的小車走那種山路，我有點害怕。我告訴曼林如果由我開車一定會神經緊張，要是由費麗亞駕駛，那無異是自殺。如果是由曼林駕駛，而且如果他有一輛爬坡力很强的車子……

他大聲笑了，笑得好開心，並且很高興地說，不論任何危險山路，只要我願意，他都敢開。不錯，他是有輛馬力很强，爬山坡非常輕鬆地車子。

他的那輛車是黑色XK一五〇型，車頭平直，馬力很强，一路上，就好像不耐煩似的，不時發出有如一窩雄蜂所發出的嗡嗡聲響。突然間，車子轉入了克斯特古樓的自用道路，然後朝向瑪麗亞的茅屋門前直撲過去。

那時瑪麗亞在屋外，正低著頭用根棍棒在一個生了銹的鐵罐裡攪拌著看似餵雞的飼料。她聽到車子聲響，立刻直起身子，把鐵罐捧在胸前，而那些母雞，在她週圍打著轉，咯咯叫個不停。曼林把車子減速，轉向大道，他舉起一隻手來高聲向她招呼，她有點受寵若驚，立即以一種愉悅還帶有尊敬的神情，向他答禮，看起來是那麼熱情、親切，正如我在上星期所見過的一樣。稍早，當米蘭達帶領曼林進入福里別墅的大廳時，我也曾從她臉上見到過同樣的神情——愉悅但微帶羞怯，她們母女倆似乎對斯匹諾的這位雇主非常感激，他們總以爲家遭變故，生活面臨困境的時

候，他能夠一直照顧他們，實在難得。

當車子突然轉向——由於車速太快，再加上汽車的喇叭聲，把瑪麗亞的雞嚇得飛叫起來——開上大道時，我偷看了他一眼。我不知道我期望在這天下午想要見到的是什麼？一種瘦得皮包骨似的怪物，也許還長了蹄、角和尾巴，全都逃不過知識的慧眼，可是他仍和往常一樣，是個具有吸引力的男人，他以純熟的駕駛技術和喜悅神情，駕駛著他那輛令人興奮的汽車。

可是我心裡在想，萬沒想到這個人竟然被認爲是把那男孩——一個受媽媽疼愛的兒子，也是一個受妹妹敬愛的哥哥——看成一條海蜇般從船尾抛到海裡，然後揚長而去，丟下他任由洶湧的驚濤駭浪將他滅頂。

他一定覺察到我在看他，因爲他猛然回過頭來朝我看了一眼，微微笑了笑，我發覺自己同時也向他據以同樣的微笑，而且一點都沒帶奸詐成份。儘管我親耳聽過了斯匹諾的故事，儘管麥克斯舉證歷歷，我仍然無法相信。正如我對麥克斯說過，這件事，在光天化日之下，實在是不可能的。

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往後的幾個小時裡，如果我和他消磨在一起，我一定會打消所有聽來的想法，不論在地窖裡看到了什麼情景，我也不會去理會。我甚至會排除斯匹諾存在的事實，就好像他是真的已經死去。可是，真正困難的是，我無法放得下麥克斯。

我發現在用曼林和費麗亞所常掛在嘴頭的一種語氣，以「格雷先生」去講到他時，就會有種莫名地強烈而隱秘的愉悅，我對他還談不上什麼喜歡、不喜歡，但卻似乎有種虧欠他的感覺。每次，我只要提到他的名字，我的視線總會不知不覺地垂下，去察看我手臂上那塊擦破過的傷痕。頓時內心即充滿的潛在喜悅，竟令我不勝驚訝。於是我的另一隻手，會不自覺地滑向那擦傷的地方緊緊地握著肌肉，好像握著的是他，而不是我自己。我朝車外看去，對沿途所見景物，胡亂地作了些描述。

那是條很美的山路。左面臨海，蔚藍平靜的海面，一望無際，偶而出現一點白帆，劃破藍色的畫面，繼而消失在遙遠朦朧的熱霧裡。在右方是一面蘋果花和洋蘇木「編成」的高大樹籬，籬腳下是一片清新奪目的花叢，有黃、紫、白各種顏色，五彩繽紛，煞是好看。有兩個小女孩，穿著破舊打了補釘的紅色衣服，光著腳，站在泥沙裡望著我們的車子經過，其中一個手裡抱著一把果樹枝，就好像英國小孩們拿著一串汽球一般，綠色葉子裡還吊著一串串熟透了的果子。

車子在平直的路面上疾駛，我的心情也開始好了起來。事實上，我爲什麼不能放開心情，好好享受一下眼前美好的時光呢！這是沒有理由拒絕的啊！我坐回去靠在椅背上，和他天南地北的隨便聊著，我希望顯得自然些，不要牽涉到有關的問題：談眼前的景物，談費麗亞昨天在科福城會見的人們，談李奧快要帶孩子們來此歡渡復活節的情景。

我們的車子在一條交叉路口飛馳而過。

我猛地坐起身子叫道：

「我們不是要在交叉口轉彎嗎？我可以確定路標上寫了是往帕拉克斯特薩的呀！」

「哦，是的。抱歉，我沒有想到。我本想告訴妳，今天我不打算帶妳去那裡。去那裡還有很長一段路，恐怕時間來不及。如果妳喜歡的話，改天等我們不必趕早回去的時候，再帶妳去好了。」

「我們今天得早些回去嗎？」

我這一問，根本未經思索就脫口而出，驚慌中帶著坦率。他臉上露出幾分得意的驚訝神色，我在電話中的一些推拖遁辭，這時成了他抱怨我的理由。

「今天恐怕只好這樣，今晚我還要出去。我並沒有說我們不可以早些回去呀！而且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裡要跑這麼遠的路程，未免太匆忙了些，玩得一定不過癮的；那是一個很美的風景區，有好多地方值得去看看。還有，去到那裡不吃一頓午餐，簡直就是虛此一行；有個餐館就座落在海灘上，他們在設於海水中的玻璃缸裡，餵了好多活生生的蟹蝦，你可以任意挑選，他們立刻抓出來現烹。」他斜看了我一眼，還故意發出一個逗人惱火的微笑，「我想妳會不以爲然，不過我可以告訴妳，那種味道實在很鮮美，如果妳答應下次同我去吃午餐的話，我會很快就請妳去那裡

。」

「我不會——那一定很有趣。」

我們穿過一個小村落，一條狹窄的街道上，兩邊築有許多房屋和一所在艷陽照射下的白牆紅瓦教堂。從兩邊炙熱的牆上迅速地發出汽車引擎咆哮聲的回響。我們過了村落，又穿過散牧在山坡下的羊群。小孩們帶著欽羨的眼光目送我們離去。

「有件事，」曼林愉快地說：「人們來此地遊覽，不必當心氣候的問題。在這個幸運的島上，陽光總是普照四方，每一天都是那麼美好。」

「那只是你的想法，」我心裡在想。我雙手在膝前緊握著，腦子裡在盤算究竟用什麼方法才能將他從這條前往科福城的路上引開，遠離科福呢？

我高聲叫道：

「以後有機會，我一定要你陪我去那裡好好玩一整天，我要嚐嚐蟹蝦的味道！我怕我對魚類並不很有興趣！那麼我們現在去那裡呢？帕勒克斯？」因爲就在科福城的北端，有條叉路是往帕勒克斯的，也是從這裡抵達科福城之前唯一的另一條叉路。

「不，我們去亞契雷安。」

「啊？那倒眞是個好主意！」

我很清楚，那是個要命的主意。去那裡正好經過科福城，雖然不是去海港，但離海港也夠近的，而且在回家的路程上，我們勢必和麥克斯使用同一條道路。好吧，我只好想辦法在五點半前後，儘量不要朝回家的路上開。唯一的希望就是看看在科福城南端有沒有許多可觀光的地方。於是我拿起放在身邊的手提包，從裡面揑出一本我事先準備好的遊覽指南，又熱切地補充說道：

「我本來老早就想去參觀一下那地方，只是遭遇到同樣的困難，費麗亞告訴我，那是在一個山頭上，沿途都是山路，非常蜿蜒崎嶇，開上去十分危險！對啦，就在這裡（翻到了遊覽指南裡的一頁）：『亞契雷安別墅，由奧地利依麗莎白女王所建造。……這所別墅，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格調，在一九〇七年，賣給了德國皇族。花園開放給遊客們參觀遊覽（門票是一塊希臘金幣，作爲慈善事業之用）。』」

「什麼？妳念念有詞的究竟在看什麼？」

「是一本很古老的遊覽指南（一位德國出版家柏德克所出版），我在費麗亞的書架上發現的。還是我祖父買的，時間是一九〇九年。眞是相當有趣。你聽聽開頭關於這個島的歷史介紹。指南上介紹說『它起先是爲羅馬人所有，後來落入威尼斯人的手裡，然後又被法人佔領，接著是土耳其人，再下去是俄國人，但是注意寫得是這條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六三年，它一直是受英國保護。』這些就是這個島過去的歷史。」

「他們當然是。」他大笑起來，「好吧，妳今天可以好好看看這整個的宮殿，絕對值回門票，我想像得到門票費一定會由希臘政府拿去。我希望那裡有許多古跡能吸引妳，費麗亞告訴過我，妳對這方面很有興趣，不過我對這些是一竅不通。聽說有人要把它改成俱樂部，所以這也許是最後一次能看到它的本來面目了。開車上那裡去很過癮，妳會很喜歡的。」

「你太好了，眞謝謝你。」我說。其實我也只好如此故作鎮定。他說話時是那麼輕鬆、洒脫、安詳地坐在那裡，手握方向盤，金色的陽光，映在他的頭髮上，看起來好不英俊瀟洒。他穿著一件開領襯衫，頸間結了一條高階層人士在夏季所結的黃色絲巾，看起來非常相襯。他顯得平靜而穩健，而且完全正常，一點都看不出有什麼異樣。

是的，爲什麼不呢？當一個犯罪的人在沒有從事犯罪的時候，爲了掩飾他的罪行，他一定要儘可能裝得和平常一樣。我想對一個男人來說，一個星期中他連續淹死了兩個年輕人，然後還帶著一個女孩出來享樂，遊山玩水，也是一件非常可能的事。

「而且那裡有很美的風景，」他說，「那所宮殿是座落在懸崖上，從瞭望塔望去，沿著希臘海岸的各個地方，都可一覽無遺。在晴天的時候，依哥曼尼薩的海港是非常平靜的。」

「多麼華麗。」

「那現在妳是否可以把昨晚發生在克斯特古樓的事，完全告訴我呢？」

他這一突然轉變話題的技巧，眞有點叫我招架不住。

「發生什麼事？啊，其實也沒有什麼，還會有什麼事呢？我拿了鑽戒回家，這個你是知道的。」

「唉，別拿那只鑽戒來跟我打馬虎眼，我的意思妳應該很清楚，」他又朝我瞄了一眼，「妳見到了朱里昂・格雷嗎？」

「啊，是的，我見到了。在我們上去的時候，亞東尼和他在一起。」

「嗯，是的，那個忠實的『看門狗』，他當然會。朱里昂・格雷怎麼樣了？」

「他不久就睡了，」我小心翼翼地答話。我的眼睛一直朝著前面的道路，從擋風玻璃的反光中，我發現曼林又在斜著眼瞄我，「他很疲倦。」我說。

「妳的意思是，」他說，「他睡得像死人一般。」

「你怎麼知道的？」

我的這一問顯得很自然而且很機警，既然他自己已經把問題全都抖出來了，我也沒有理由再裝作不知，隱瞞下去。

「請妳老實告訴我，他們是不是知道誰曾經和他在一起過？」

「是的，聽說過。」我靠回椅背，語調中故意帶點作弄人的味道，「格雷先生非常討厭你，

曼林。」

「眞他媽的活見鬼，如果他自己要喝得醉醺醺的，那又干我什麼事呢？我是在半路碰見他的。他們以爲是我留住他嗎？」

「我怎麼知道。不過如果我是你，我就會對格雷先生小心些。」

「是嗎？」他撇了撇嘴，一副不屑的樣子，「眞是好人難做，難道他眞的會對我有什麼不利嗎？嗯，也許他確實對我有誤解。」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當時從他說話的語調和表情，立刻使我感覺到他那殘忍和可怕的本性。整個疑慮都消失了，無疑地他是個謀殺者，天生就具有毀滅性，他所創造的作品，由照片顯示出來的才能，與他本人的性格根本不相調和，毫無疑問的，他從照相中創造斯西諾所獲得的樂趣，和毀滅他所獲得的樂趣，是同樣多的。因此，要他去毀滅朱里昂爵士，他也就根本不須多加思索了。

我把目光和思緒從坐在我身旁的這個魔鬼身上轉移開，聚精會神地去觀賞銀白的橄欖樹和黑色絲柏樹的田園風景，這輛ＸＫ一五〇型轎車從林中穿過，車後揚起了一陣灰沙。

「多美的一條路啊！」

「我倒希望他們能把路面上的坑洞修補一下，如此而已。哦，露西，他眞的對我有誤解嗎？

請妳坦白告訴我。」

「那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我的意思是格雷先生剛渡過堅苦的一夜。我像發了瘋似的把他拉去幫我救助海豚，他冷不防地掉落海裡，險遭滅頂，等我們上去返回他家裡的時候，又發現他父親喝醉了，如果說是你把他灌醉的，那你就怪不得他了。」

「我想不會。」聽他講話的聲音，好像不覺得有什麼令他煩惱的，「他今天去了那裡？」

「我並沒有太注意，好像說他要去雅典。那是他對亞東尼講話時我在一旁無意聽到的。不過你今天不會不安全的。」

他大笑了一聲，說道：

「那可讓我鬆了口氣，妳看那女孩上衣的顏色，就是在那邊摘橄欖的那一個，暗紅的穿著襯托著翠綠的背景。」

「你別想把話題扯開。我想要知道事情的經過。」

他豎起眉毛，說道：

「天老爺！眞的沒有什麼。我是在海灣的一個汽車間看到那個老傢伙的，他正在找車子，所以我就送他回家了。我確實相當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和他聊聊，事實上，這些日子，很難有機會和他單獨接近，這個大好機會，我當然不會放棄。」

「你想單獨和他在一起，究竟是爲什麼呢？你可不要告訴我說你是想在格雷的下一個劇本裡，找個配角演演吧！」

「如果有這麼個角色的話，會有那麼一天。」他冷冷地笑了笑，「不，有幾件事我想要知道一下，我想從他身上打聽應該是最容易的。麥克斯．格雷和我根本談不來，而那位『看門狗』也討厭我，我想不出是爲什麼？」

「曼林！你是說你有意把他灌醉的嗎？」

「老天爺，不是的。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我並不是要從他那裡得到什麼國家機密。只是在當時，他已經喝了幾杯，根本沒有人留住他，那不干我的事。」他臉上又掠過一絲滿足的笑容，但轉瞬卽逝，「不過談到問題的關鍵時，倒是蠻有趣的。」

「你究竟想要從他那裡得到什麼？」

「只是想知道警方正在做些什麼。」

「警方？」

他揚起眉來向我掃了一眼，說道：

「不要這麼大驚小怪。妳一直在做些什麼？在這個島上所發生的每件事，都會傳到格雷家的耳裡，絕不會傳到別人家去。我負有一個重要使命，負責查明關於斯匹諾的案情，似乎沒有人想

到那會是我的事，不過我敢百分之百肯定，警方把每一件最新發現的情況都會告知格雷家。」

「哦，我猜想也許他們之間有某種家族的關連。」

「也有人這麼告訴我，可是我不懂爲什麼他們把斯匹諾的死牽扯到我身上來。」

「我也是這麼想。」我同情地說，「這種日子對你來說，一定很難受。」

「現在還是這樣。」

當然囉，如果我不知道這裡面的內情，對他這番說詞，我一定會給予無限同情。可是，他絕沒有想到，他這短短的一句話裡所隱藏的秘密，眞令我好笑。

「朱里昂爵士有什麼消息嗎？關於斯匹諾有什麼新的發展沒有？」

「他隻字不提。我們在酒樓裡喝了一兩杯，我想他的神態有點古怪；起先我以爲他在保守秘密，一定有什麼事他不肯告訴我，可是過了不久，我才發覺他只是感到脚上雞眼痛，卻又不願讓人知道罷了。我猜想這個可憐的老傢伙，想必有一年都沒有沾過一滴比溫和的雪利更烈的酒了。

」他的嘴抽動了一下，「是的，之後也許眞的怪我引發了他的酒興。我想買幾瓶酒留起來自己飲用，一方面是因爲我對希臘出產的歐樂酒感到膩了，再則這裡新出產了一種庫姆科亞酒很有名，我想嚐嚐，所以我就買了，可是當我提議請他去我家的時候，他卻拒絕了。那時他已有點醉意，並且堅持要我一同去克斯特古樓他家，還買一瓶杜松子酒來招待我。這種酒用不了多少，就可以

使他飄飄然，我想，這下可好了，要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的希望準泡湯了。而他腦子裡卻一直想著，好像我去克斯特古樓的唯一目的就是去聽他們影片裡的那張主題曲唱片似的，眞是活見鬼！」我發出了一聲短笑，笑聲裡迴盪著對他的厭惡，「請相信我，他所講的每句話，我全都聽到了。」

「唔，我相信你！『暴風雨』劇中的大部份？」

「他也爲妳那樣做嗎？」

我大笑了一聲。

「當格雷先生和我進屋的時候，他正在背誦詩句。事實上，我好喜歡聽他背誦詩句。他背誦得好美，不管有沒有喝過杜松子酒，都是如此。」

「他有過太多舞台經驗。」

這種尖刻的話，他竟脫口而出，那時我眞的開始恨曼林了。麥克斯焦慮而疲憊的臉孔，朱里昂爵士呆滯昏沉簡直不成人形的神色，還有那兩個男孩捲曲在臨時搭蓋床架上的慘狀，和瑪麗亞爲了感恩，態度畢恭畢敬的那份凄涼，頓時都浮現在我腦海裡。直到此刻，想到我正協助麥克斯，爲他做些事情，我覺得好開心，就這樣，把我一直小心翼翼，不敢透露半點風聲的隱秘行動，無意中表露出來，而且在表露的時候，還津津樂道。當然囉，如果眞的證明曼林是個殺人犯，那

麼他理當受到應得的處罰；而我協助麥克斯做些我能做的事，也是應該的。我已打定主意，要狠下心腸。事實上，現已騎虎難下，只好準備和他週旋。

我發現他在看我，於是我裝得一本正經，不動聲色。

「說眞的，當妳進到屋裡的時候，究竟有沒有什麼事發生？」他問道，「他告訴過麥克斯還有那個英俊的男孩什麼沒有？」

「當我在那裡的時候，他什麼也沒有說。眞的，曼林！」我講話聽起來是那麼誠實，自己都覺得很滿意，「他們只是猜想是你和他在一起，因爲你丟了個『梭雲尼』牌的烟頭在火爐邊。」

他發出一陣大笑。

「了不起，眞是神探！妳昨晚一定很夠刺激，是嗎？他們有沒有當妳面透露點什麼？我的意思是關於斯匹諾方面？」

「沒有。」

「那麼關於楊尼方面呢？」

我張大了眼睛，驚訝地望著他。

「楊尼？哦，那個淹死的漁夫。沒有，爲什麼？」

「我只是好奇，隨便問問。」

我沉默了一陣，沒有再說什麼。現在我們好像已來到什麼地方……顯然他還不敢確定警方是否已經把斯匹諾和楊尼兩人的死因，當成意外事件來處理。我想，很顯然地，他急切地想要知道這點。因爲他並不是一個容易氣餒的人，他所想要做的事，不達目的，決不會輕易放棄的。他在朱里昂爵士身上下了番功夫，現在又想在我身上動腦筋，這表示他並沒有懷疑有人監視他，只能說他急需了解實情，而且愈快愈好。

我心裡暗自欣喜，靠回車座椅背，心想：也好，就讓他再白忙一陣，反正他別想從我這裡獲得眞實消息。

現在，我們正在爬往山頂的路上，路面時高時低，有如鋸齒，坡度陡峭，滿山遍野都是葡萄園和橄欖樹叢。

他突然說道：

「妳看見他在我們離開海邊後，又回到那具屍體那裡去過嗎？」

「什麼？看見誰？」

「當然是格雷囉！」

「啊，是的。非常抱歉，我正在觀賞沿途的景色。是的，我看見過。你爲什麼突然問起這件事呢？」

「他爲什麼要再回去看，難道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也說不上來有什麼值得奇怪的，我猜想他只是想再去多看一眼。」我打了個寒顫，「他比我要高明得多，你爲什麼要問這個，是不是認爲他看到了一些我們所沒有看到的事物？」

他聳了聳肩，問道：

「什麼也沒有對妳說嗎？」

「什麼也沒有。老實說，我和格雷家根本不熟；他們告訴我的決不會比你多。你該不會以爲楊尼的死，還有別人知道內情吧？」

「啊，不是的。那只能說是好奇而已，而且人的本性就是有點好奇心。那傢伙淹死在我們前，正如斯匹諾從我船上掉下水去一樣。我想我對這件事不應該不聞不問，如此而已。」

「好吧，」我說，「如果有任何關於斯匹諾的消息，瑪麗亞一定會知道的，她也會立卽告訴姐姐和我。如果有什麼事的話，我一定會讓你知道。我想像得到你目前是什麼樣的感受。」

「我相信妳會這麼做的。我們到了，讓我們去看看用一個希臘金幣，他們會不會讓我們進去，好嗎？」

□

大門是開著的，鐵柱都已腐蝕生銹。在夏季裡那些高大的樹木，枝頭上長滿了樹葉和果實，垂掛在牆頭上。一個昏昏欲睡的守門人，收取了二十個左右的希臘幣，點頭示意我們進去。

房子離大門不遠，週圍都是濃密的樹林。房子的門也都是開著的。我原以爲是幢博物館之類的建築物，裡面一定還珍藏了不少古蹟，想不到竟然是個空房子，一個夏天避暑的住所，房子的主人早已不知去向，留下門窗都未上鎖，年復一年，枯乾的樹葉和小蟲乘隙侵入了荒廢的屋子裡，地板腐爛了、壁畫也剝落了、金屬部份也早已生銹。這地方已被主人拋棄，只有花園和庭院還殘留著，花園的外圍，濃蔭密佈，雜草叢生，顯得一片荒涼。

我那次亞契雷安之旅，現在已記不起太多。我確信曼林是個好響導：回想當時，他談話一直很生動，而且知識豐富，很有深度，我還必須得有適當反應才行；可是我好像魔鬼附身，對他有種憎惡的感覺，我覺得我表現得一定太露骨了些，結果，可能顯得有點忸怩作態，露出不少破綻。我知道那天下午，當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的時候，顯而易見，他的態度稱得上和善溫馴。終於我們從那些破爛房子走出來，到了庭院的涼台上，算是得到了解脫。

在涼台上，至少空氣是新鮮的，而且不必像在那些破爛的房子裡，對著那些陳舊零亂的裝飾，故作留連忘返的樣子。涼台地面是用令人毛骨悚然的赤褐色地磚舖成，在涼台下面的濃密樹林，遮斷了視野，可是我對建立在角落裡那些可怕的銅像，以及沿著涼廊那排看起來模糊不清，樣

子悲傷的大理石「女神」塑像，儘量裝著去欣賞。我是個標準的觀光客。在每座塑像的前面，我都要停下來鑑賞一番。你也許還以爲那些塑像都是米開蘭基羅的作品呢。三點十五分……三點二十分……即使在每座塑像前都停留三分鐘，那也只能在那裡逗留到三點四十七分。

那裡剩下的還有花園。我們沿著花園，仔仔細細地一點一滴去觀賞：白星海芋（一種植物名）長在棕櫚樹下草堆的深處；幾棵憂傷的牡丹在陰暗的雜草叢裡，拚命往上鑽；一尊可怕的阿奚里斯耀武揚威的塑像（花了六分鐘去觀賞），而一尊更可怕的阿奚里斯垂死的塑像（花了四分鐘）；一些日耳曼兵士在一次叢林的暴動中，相互割頸自殘的塑像（花了一分半鐘）。要不是大門口用帶刺的鐵絲網圍住，要不是怕曼林等得不耐煩，我也許敢穿過遍地都是荊棘的叢樹，去觀賞坐在椅中的那尊海湼塑像。

其實我也不必煩惱。毫無疑問地，他也得把時間打發過去，我相信他沒有想到那天一同出遊，我會心神不定，對我來說，自始至終，一切景物都是索然無味，即使是再好的風景，我也無心欣賞。

當他輕柔地扶著我回到大門的時候，才四點二十分，假如我們離開那裡就立即回家的話，又假如曼林提議到科福城去飲茶的話（他似乎有此想法），那我們勢必剛好在那時碰見麥克斯搭渡船回來。

在大門的附近，還有一尊彫塑像，一個小小的捕魚男孩，坐在船頭上，赤著雙脚，圓圓的臉，朝著下方在微笑，頭上戴著一頂奇形怪狀的帽子。那尊小彫像，和那些女神彫像一樣，才氣橫溢，同是出於天才之手，我當然要停下來，佇立在塑像前觀賞一番，事實上，我卻全神貫注而又急切地在翻閱手中的那本遊覽指南，看在此地和科福之間，是否還有別的風景區，以便用來拖延我那位自鳴得意的嚮導。

「妳喜歡它嗎？」曼林的語調，在輕鬆愉快中帶有少許放縱。他用手指托在有點稚氣的面頰上，「妳法意到沒有？如果這尊塑像是在七年前，而不是在七十年前彫成的，那也許就是斯匹諾。有人驚異這個模型會不會就是斯匹諾的祖先。實在太像了，妳認爲呢？」

「我從未見過斯匹諾。」

「哦，我忘了。對啦，那麼米蘭達妳總見過吧！」

「是的，也許我眞的看出來了，我只是在想那該多令人著迷。」

「臉好熱。」曼林說。他的手沿著我的面頰輕輕摸了一下，我趕快把頭轉開。看看錶，四點半鐘。

他把手垂下來，說道：

「妳一直不停地看錶。我想妳很像妳姐姐，每天這時候，總是急著想去飲茶？那我們去科福

找個地方飲茶，好嗎？」

「換個別的地方怎麼樣？從亭台上看去，海岸看起來好美啊！」

「也好，離此地不遠，有個叫做百里溪的漁村。」

「眞的？改換一下地方一定更有趣。那裡會有茶賣嗎？」

他大笑了一聲，答道：

「什麼都有，隨便妳選。好吧，一切都聽妳的。」

我們到了百里溪飲茶，在海邊一個普通但很清潔的小旅館裡。對我來說，那個地方再好不過了。在窗外有許多桌子，我選了正靠岸邊木蘭樹下的那一張，面朝海坐了下來。在我們旁邊，停泊了五顏六色的彩船，桅桿隨著海浪的起伏輕輕地搖晃著；再過去，除了一條紅色的船，在空曠耀眼的海面上外，再也看不到別的東西了。

曼林轉過頭去，問道：

「那邊什麼東西讓妳看得那麼起勁？」

「什麼也沒有，不過看海我可以一看就是一小時，你可以嗎？那些船好可愛。對了，你自己的那條更是美。」

「妳什麼時候看過我的船？」

「昨天下午，我看見你出海去了。」

「啊？在什麼地方？我在海灘上找過妳。」

「眞是可惜！我躲在樹林裡睡覺，根本沒有到海灘去。」我大聲笑了笑，「我好睏。」

「我眞希望能看到妳援救海豚不屈不撓的情景。能拍幾張照片，一定會很有趣。」他攪了下茶，在杯口把檸檬汁壓擠出來，「我在什麼地方談過——我想是諾曼道格拉斯所著，說海豚在快死的時候，會變顏色。我相信那將是個奇特的展示。如果能拍到這種照片，眞是太好了，妳不認爲嗎？」

「太奇妙了。你說你今晚要出去嗎？」

「是的。」

「我想你一個人出海做不了什麼事吧？我好想同你一起去。」

「不論在什麼情況下，妳都非常勇敢。同我出海妳不害怕嗎？」

「一點也不，我好喜歡。你的意思是說我可以嗎？你什麼時候去？」

如果他當眞答應了我的請求，我眞的不敢說我該怎麼辦才好，我只好期望我的腿斷掉。可是他說道：「妳當然可以，不過妳剛才誤解了我的意思，我並不是說今晚要乘船出海，事實上我要開車去拜訪朋友。」

「哦，抱歉，我會錯了意。唉，眞是可惜，害我白高興了一陣。」

他微微笑了笑，說道：

「妳放心好啦！我很快就會帶妳去坐遊艇的，也許是禮拜五？或者是禮拜？我們去遊覽克里柯波洛湖，並且去找尋一個地方。我敢說，其中有個地方，據說奧得塞當年進軍納西加，是在那裡登陸的。對妳來說，總夠古典，浪漫了吧？」

「那眞是太棒了。」

「但願能找得到那地方，妳看，有渡船來了。」

「渡船？」我驚叫了一聲，然後清了一下喉嚨，「什麼渡船？」

「從大陸來的船。它渡海去依哥曼里薩港然後再回去。就在那裡，看見了嗎？海面水光很耀眼，不容易看得清楚。大約二十分鐘後，就進港了。」他看了看錶，把椅子向後一推。「嗯，她誤點了。好，我們走吧？」

「不知道那裡有樓梯，我想上樓去看看。」

旅館的主人，手裡拿著賬單，就在曼林身邊，毫不猶豫地插了句嘴，並且引我從外面一個樓梯上去，沿著一條擦洗過的走廊來到一間巨室。室內一塵不染，傢俱設備齊全，除了一般性的辦公處所外，還有一整條宗教氣氛很濃的畫廊。在我之前，也許已經有別的人逃到那處避難所……

可是我到那裡爲的是想查看一下遊覽指南。我急忙將它打開，手指在每一頁的說明上飛馳。印刷的字體很小，直在我眼底跳躍。「給擔任翻譯的人一天一塊希臘金幣就夠了……」哇，這裡有個地方想必一定可以吸引像我這樣一個熱愛古典的人。「孟勒克拉特墓園，時間是從紀元前六世紀或者是七世紀……」好啦！這下我可找到藉口了。現在不論怎麼說，只要我能說服曼林，如果我不去參觀一下那座古墓的話，那我這一天就等於虛度了。

我的拖延戰術得逞了，理由很簡單，根本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地方。我們見人就問，他們也很熱心而且很善意地指點我們，結果我們跑錯了好多個地方：去了一所監獄，一個足球場，一座威尼斯建的城堡，而且還去了一個游泳池；如果曼林看出我是在想盡辦法拖延那天下午時間的話，我會覺得有點過意不去。

終於我們在警察局的花園裡找到了那座古墓，管理人來接待時，好像有點不太歡迎，他自己手中也有本陳舊了的遊覽指南，和我的一模一樣，他把它往手中一塞，然後一本正經地引我繞了幾圈，那時曼林坐在牆垛上抽烟，我手錶的指針不知不覺地滑過了一圈。

「六點已經過了，」曼林起身說著，「我希望在送妳回家之前，還來得及去吃晚餐。亞斯狄餐館有個很漂亮的涼台，可以眺望海港。」

「那太好了！」我說。

15 聖徒的魔書

曼林開車送我回福里別墅時，天色已經很晚了。我在大門口和他告別，等他的車在樹林裡消失後，才轉身匆忙跑進屋裡。

有燈光從廚房照過來，這表示不是米蘭達就是她母親在那裡；可是客廳裡空空的，看起來好冷清，費麗亞的房間是暗的，沒有燈光。過了不久，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我原本想去撥個電話，就在我剛要拿起聽筒時，看到桌上留了一張灰色長方形字條。我打開桌燈，發現那張字條是費麗亞留給我的：

親愛的露西：

今天下午接到電報說李奧和孩子們星期六將到這兒來，他在此可以停留整整兩星期期。眞是太好了！不過，我要去科福城辦點事。如果妳餓了，不必等我。我也替曼林準備了許多食物，如果他要留下來的話，也足夠了。

費麗亞留

當我看完了這張字條，米蘭達進了大廳。

「哦，是妳呀！露西小姐！剛才聽到車子聲，我想不會聽錯。妳看到夫人給妳留的字條了嗎？」

「看到了，謝謝妳。啊，米蘭達，這裡沒有什麼事需要做了，妳早點回去吧。曼林先生已經回家了，我姐姐可能很晚才回來，如果有什麼冷的東西，我隨便吃點就可以了。」

「我來是要告訴妳她不久前打電話來過。她說在城裡碰到幾個朋友，是意大利人，他們在這裡只停留一個晚上，所以要同他們一道晚餐。她還說如果妳要參加他們在科福宮的晚宴，就坐計程車趕去。不過，」臉上露出一對小酒窩，「他們之中，沒有人會說英語，所以她認爲妳還不如待在家裡，是嗎？」

我大笑一聲，說道：

「當然是待在家裡。現在我去洗個澡，然後照妳的意思儘快吃個晚餐。不過我自己會弄，妳

只要告訴我有些什麼可吃的，如果妳想回去，就請便吧。」

「不，不，我要留下。家裡有冷凍的龍蝦，還有沙拉，我馬上去做碗湯。」她向我笑了笑，「露西小姐，我做湯的手藝不錯，妳會喜歡的。」

「我相信一定不錯，謝謝妳。」

她沒有走，仍然在枱燈的光亮邊徘徊，她雙手胡亂地揉搓那件紅色外衣的裙擺。原先我滿腦子想著別的事情，直至現在，我才發覺：她已不再是像上星期那麼悲傷的米蘭達。臉上又回復了往日的光輝和喜悅，似乎有什麼話想說。

可是她所說的都是：「當然我要留在這裡。今天下午我有一天假。一天假嗎？這就是夫人所謂的一天假嗎？」

「不錯，下午放假。當妳下午有假的時候，做些什麼？」

她又猶豫了一下，我發現她皮膚黝黑而且發亮。

「有時候亞東尼也會有下午假。」

「啊，我懂了。」我幾乎無法控制從我聲音中顯露出來的不安。原來她是和亞東尼在一起玩了一個下午。那很可能是亞東尼透露了事實眞相才使得她情緒好起來的，其實這也不能怪亞東尼，他這麼年輕，換了任何人，都很難不把斯匹諾的事告訴她的。就拿我自己來說，想把這個消息

透露給她們母女倆的誘惑力就非常强烈，何況亞東尼只不過十八九歲，像他這麼大的男孩，都會迫不及待地想把他所參與的機密，大肆吹噓一番。於是我接著說道：「請妳等一等，米蘭達！我要趕緊撥個電話，可是我不知道電話號碼。請妳告訴我克斯特古樓幾號，我要打給麥克斯。」

「可是他出去了不在家呀！」

「我知道，不過他在六點鐘前會回來。」

她搖了搖頭，說道：

「亞東尼告訴我，他要很晚才到家。麥克斯先生來過電話，他說他今晚會很晚才回來，不必等他吃晚飯。」

「啊，」我發現我跌坐在電話旁的椅中時，好重好重，一時覺得失望透了。當時我並未想到我的努力都白費了，只是覺得一片空虛，沒有消息……而且他也沒有歸來，「他還說過別的什麼沒有？」

「只說『事情沒有改變』。」她說這幾個字時特別用了引號，從她臉上顯露出來的迷惑神色說明了我想要知道的事。亞東尼畢竟沒有透露半點消息，這女孩根本不知道有什麼事正在進行。

同時我必須把這些零碎的消息，加以思考一下。『事情沒有改變。』我大致上可以推斷他可能搭最晚一班的渡船，可是，如果事情沒有改變，那表示不可能有警察護送，這樣的話，他也許

不會帶斯匹諾一起回來。我猜不出還有別的可能，不過我所負責的部份，已經如期完成：我不可能再把曼林絆住，而且從現在的情形來看，似乎已無此必要。

「麥克斯先生是從什麼地方打來的電話？」

「我不知道，我想是從雅典。」

「從雅典？在五點鐘的時候？可是如果他打算今晚趕回來？」

「我忘記了。那不可能是雅典，亞東尼沒有說，他只說是在大陸。」她把手張開揮了一下，「反正在那邊什麼地方就是了。」她的語意似乎是，不管是那裡，只要是在科福島以外的地方，全都一樣，不值得她去關心。

我大聲笑了起來，她也隨著我大聲的笑，自從她哥哥發生意外的消息以來，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她愉快的笑聲。於是我問道：

「怎麼回事，米蘭達？妳今晚似乎好興奮。是不是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事？」

她正要張嘴回答我，那時從廚房傳來一種聲音，使得她急忙轉過身去，「哇，湯！我得馬上去！抱歉！」於是她在廚房門口消失了。

我洗了澡，往餐廳走去，米蘭達正在那裡把一個大餐盤放在桌子的一端，她並未打算把我一個人留在餐廳裡，當我喝湯的時候，她急躁不安地來回走動，直到我發出了讚美聲，她臉上才又

綻開笑容。我們談了些關於烹湯的技巧，在這同時，我自顧自地吃著龍蝦和沙拉，我沒有再問什麼問題，只是一面吃，一面聽，並且心裡在想：對這個女孩來說，與年輕的亞東尼一起渡過這個『下午的假日』，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在這裡我得聲明一下，米蘭達的英語，不如亞東尼，並不算很好，不過速度還夠快，而且完全聽得懂，因此，爲了敍述故事順暢起見，我也就把她所說的話，毫不修飾地翻錄下來。）

「這件衣服的款式是從夫人的一本書上看來的，」她手裡拿著餐盤，對我說，「她不太喜歡希臘的服飾，所以我從一本法國書裡選了這件。好看嗎？妳今天玩得愉快嗎？露西小姐！」

「很愉快，謝謝妳。我們去了亞契雷安。」

「我以前去過一次。太好了，不是嗎？」

「非常好，後來我在班尼托塞斯飲茶。」

「班尼托塞斯？爲什麼要去那裡？班尼托塞斯一無可取！在科福還好得多。」

「我想去看看那裡，然後沿著海岸開車回來。除此之外，我好想飲茶，科福太遠，而且我也想在回家途中，順便參觀一下古蹟。」

她皺起雙眉，詫異地問道：

「古蹟？啊，妳的意思是塑像，就像在依斯普蘭納德的那些英國塑像，精美極了。」

「雖然那些塑像不算古老，不過認眞說起來也有好幾百年了，就像在科福博物館中的那些一樣。」

這些古蹟，他們很有價值嗎？」

「非常有價值。如果妳用錢來論定它們的價值是多少，我不知道，不過我敢說它們是無價的。妳去看過嗎？」

她搖搖頭，沒有說什麼，那是因爲她咬著雙唇，好像是不想講出來。她的雙眸發亮。

我把湊向嘴邊的玻璃杯停在半空中，問道：

「米蘭達，怎麼回事？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妳看起來好像有人給了妳禮物似的。妳能告訴我嗎？」

她吸了口氣，好像吞進去一塊東西，哽在喉嚨裡。她的手指不停地揉搓著裙擺。

「有件事……有件事亞東尼已經發現了。」

我把杯子放下來，碰撞在桌面上，發出清脆的聲響。我等著她說下去。

沉寂了一陣，然後她突然說道：

「亞東尼和我，我們一起發現的，就是今天下午。當我獲得了下午假，就去克斯特古樓。」

她向我斜瞄了一眼。「妳知道的，有時候，當格雷爵士睡覺的時候，亞東尼會去花園裡工作，我

們時常在那裡交談。可是今天克瑞西斯先生來看格雷爵士，他們告訴我亞東尼游泳去了。於是我下山去海灣找他。」

「是嗎？」現在我全神貫注地傾聽著，幾乎每個細節，都不放過。

「沒有找到他，所以過了不久，我就沿著小徑繞過岩石，向羅莎別墅走去。後來我看見他了，他在一個懸崖上，從一個樹叢裡鑽了出來。」

「從樹叢裡鑽出來？」

「其實那是個山洞，」米蘭達解釋道，「每個人都知道在克斯特古樓下的岩石裡，有許多山洞，他們常用這些山洞來藏酒；亞東尼告訴我他從一個裂口看下去，並且聽到水流聲，所以他知道那下面一定還有好多山洞。這個島上到處都是山洞。不知爲什麼，在那邊靠近依爾蒙斯——」

「亞東尼發現了一個新的山洞嗎？」

她點了點頭，回答道：

「他過去從未到過懸崖的那一部份。以前我不知道他對這方面感興趣，我不太會講這個字，『探險』嗎？謝謝妳。可是今天他說他要去看看水在克斯特古樓下面什麼地方，而且他知道曼林先生是同妳一起出去的，所以不會有什麼事的。」講到這裡她臉上又露出一對小酒窩，「我想，他看到我時並不怎麼高興。我猜他聽到了腳步聲，以爲是曼林回來了，他神色看起來很驚慌。」

我心裡在想，他很可能會那樣，我的心也正跳得很厲害。

「繼續講下去，他發現了什麼？」我追著問。

她的臉馬上變得嚴肅起來，一本正經地說道：

「他找到了證據。」

「證據？」我跳了起來。

「那是他說的。我自已倒不認爲需要什麼證據，不過他是這樣說的。」

「米蘭達！」我聽得出我的聲音高得有點刺耳，稍爲控制了一下，說道，「請妳解釋一下。我不知道妳在說些什麼。亞東尼究竟發現了什麼證據？」

「聖斯匹諾狄安和他的奇蹟的證據呀！」

我跌坐到椅中。她神色木然地瞪著我，在一片沉寂中，我感到我的心跳，漸漸恢復正常。我幾乎有點歇斯底里的想放聲大笑，但終於忍下來了。過了不久，我輕聲說道：

「好吧，請繼續講下去。告訴我，不，妳不要在那邊走來走去，我已經吃完了，謝謝妳。我看這樣好了，妳去把咖啡拿來，然後坐下來，和我邊喝咖啡，邊告訴我這件事，好嗎？」

她匆忙出去了，可是當她拿著咖啡回來後，回絕和我一同喝咖啡，也不坐下來，只靠在椅背後面站著，顯然地想一口氣把她的故事講出來。

我一面倒咖啡，一面催她：

「請講吧，關於聖徒的事怎麼樣了？」

「棕櫚日那天，妳不是參觀了大遊行嗎？」

「不錯，那天我參觀過。」

「那麼關於這位聖徒，也就是這個島上的守護神的事，妳也知道囉？」

「是的，我知道。在我來這裡之前，我讀過不少關於這個島的資料。他是塞浦路斯主教，不是嗎？他受過羅馬人的迫害，在他死後，他的遺體經過防腐處理，並且送到各地給人們瞻仰遺容，最後來到了科福。在英國我們也有像這樣的聖徒，名叫卡塞柏特。關於他本人以及他遺體所造成的奇蹟，有許許多多的故事。」

「在英國也有？」她驚訝地問。

顯然她從未想到氣候寒冷，霧氣迷漫的地方，竟然也有像一位眞的聖徒那樣熱心腸的人物。

接著她又繼續說道：

「那麼妳一定了解，當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都要聽老師們講述關於我們科福島的聖徒以及許多奇蹟的故事。我知道，那些故事都是眞實的。」

「當然。」

她停下來嚥了一下口水，繼續說道：

「可是有許多別的故事，是朱里昂爵士告訴我的，以前我從未聽過。當我和斯四諾還是小孩的時候，格雷爵士告訴過我們許多故事。他是個非常有學問的人，就像我們的牧師一樣有學問，他知道好多希臘的故事，我們在學校裡學的歷史故事，像培里克里斯（註：雅典政治家），亞歷山大大帝，奧得塞和阿格曼羅（註：這兩人是荷馬史詩依里亞得故事中的大英雄），以及許多我們聖徒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發生在好多好多年前，而且就在這個地方。可是這些歷史故事，牧師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而我們以前也從未聽人說過。」

她停歇下來。我說道：

「是嗎？」其實我心裡明白她還會說些什麼。

「他告訴過我們這位聖徒住在此地的山洞裡是怎麼生活的，而且聖徒還有個女兒和他一起，她是位公主，長得非常美麗。他有好多天使和惡魔聽他使喚，他會要很多魔術，呼風喚雨，救助遇難的海員。」

她表示疑惑地停了停，又繼續說道：

「關於他的女兒，我不相信。聖徒是位主教，而主教是不會有女兒的。也許她是位修女，可能是朱里昂爵士對這個故事的情節有點誤解吧？」

「很可能，」我說，「他女兒的名字叫米蘭達嗎？」

「是呀！我的名字就是照這位聖女的名字取的。那麼妳也知道這個故事囉？」

「一點點。」我心裡在想，就某些方面來說，朱里昂爵士的這套莎士比亞學術理論，說來倒是頭頭是道，「在英國故事裡，我們把這位聖徒叫做普洛斯帕羅，他是位魔術師，但並不是主教；他是位公爵，意大利米蘭人。因此妳想像得到那只不過是一個——」

「他住在沿著懸崖邊上那排菩提樹後的山洞裡。」她向北方比了一下，我知道那地方就是朱里昂爵士斷定為暴風雨的一景，「就在那裡做他的法術，可是當他年紀大了，成了神，就把他的書和魔法一起丟到水裡了。」

「可是，米蘭達，」我說，接著又停住了。我覺得這並不是指出這個故事和塞浦路斯主教之間矛盾的時候，就拿一件事來說，當塞浦路斯主教的遺體奉迎來這個島上時，他成神已經好幾千年了。我希望用某些說法來解釋傳說故事，應該如何環繞某個中心人物來發展才對，就像明礬晶體環繞著一根線那樣。

「是嗎？」我又反問了一句。

她向前斜靠在椅背上，說：

「亞東尼說麥克斯先生正在從這故事中找材料寫劇本，像……像……」她在腦海中搜尋，後

來終於給她想到了，「……像奧得塞的故事。關於這個劇本，我問過朱里昂爵士，當他告訴我的時候，我說牧師應該知道這些才對，因爲我以前沒有聽過，在我們村子裡的那位牧師也沒有聽過這故事，他應該聽說過才對，要不然，他可以問主教。妳爲什麼發笑，露西小姐？」

「沒有什麼。」我在想我不必煩心，反正希臘人都有種憤世嫉俗的想法。而且每個希臘人天生就有個愛發問的腦袋，就如同獵狗生來就有個鼻子一樣，「繼續說下去，朱里昂爵士說了些什麼？」

「他大聲笑了，然後說他的故事，有關魔法和書的事不是眞實的，或者只能說有少許是眞實的，並且隨著時間而改變了，他還說寫這個故事的詩人，從別的故事拿了些東西加進去，也有些是他自己想出來的，總想把這個故事變得更美些。」她熱切地望著我，「格雷爵士說這個故事就像奧得塞，那是在這島上發生的另一個故事，我們在學校裡學過，不過妳不會知道它的。」

「妳錯了，這個故事我知道。」

她愣住了。

「這個故事妳也知道？」她訝異地問，「所有的英國人都是那麼有學問嗎？露西小姐！」

我大聲笑了起來。

「這個故事非常著名，我們在學校裡都要學。」

她張口結舌地向我凝視著。確實如此，這個故事是很著名的。

「所有你們希臘的故事，我們都要學，」我說，「對了，朱里昂爵士講的魔術師的故事，裡面也許有些小片段是眞的，就像奧得塞的傳說一樣。我相信他並無意要妳相信故事中的每個字及每個情節，他告訴妳的這個故事，正是某位詩人所杜撰出來的，麥克斯先生正在把它改編成電影劇本，也許和眞正的聖斯匹諾狄安毫無關係。而且妳自己也一定看得出這個山洞裡的情形，那位公主根本不可能是眞的。」

「可是那的確是眞的呀！」

「可是妳得想想看，米蘭達，當這位聖徒在一四八九年奉迎來此時，他早已——」

「這個我知道，早已死去好多年了。可是在朱里昂爵士的故事中，有些事是眞的，而且牧師們一定都聽說過。亞東尼和我可以證明它是眞的！我告訴過妳，我們今天找到了證據！」

「妳所說的證據是指『暴風雨』劇是眞的嗎？」

這次輪到我目瞪口呆，茫然地凝視著她。米蘭達這段緊張的敘述，總算到達了高潮，但與我所關心的事不相關連。

「我不知道什麼『暴風雨』，不過今天我們在蓄提樹後的山洞裡找到了它們。有個通道可以進入在懸崖深處的山洞，洞裡有水，那裡就是他把書丟入水中的地方。」她向前倚在椅背上，「

那就是亞東尼今天所發現的東西，他帶我進去指給我看。聖徒的魔法書就在那水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正是朱里昂爵士告訴我們的同一個地方！」

她揚起她那極富戲劇性的聲音，就連愛德依凡大概也會自嘆弗如的。她臉上容光煥發，充滿了敬畏的神情。足足有半分鐘之久，我一直坐在那裡呆呆地望著她，找不出不致使她幻覺破滅的適當話語來。亞東尼是同她一起去的，我心裡在想：究竟亞東尼在搗什麼鬼呢？當然他不會相信她所說的那一套，她一定是接受了他向她所作的解釋，可是，依我看來，現在：

亞東尼。這個名字刺入我的腦海，有如矛尖穿過一層薄紗一樣，令人作痛。亞東尼所作所爲，通常都是有很好的理由，他不會亂來的。我坐正身體，尖聲問道：

「亞東尼發現在懸崖上的山洞裡的這些東西，入口在那裡？」

「繞過尖端，懸崖的半路上，船塢的上方。」

「啊。從海灣可以看到山洞的入口嗎？」

她搖搖頭，說道：

「在爬上通往羅莎別墅的小徑途中年入口就在小徑的上方，樹叢後面的岩石內。」

「哦，我懂了。」我的心又猛跳起來，「現在，讓我問妳，當亞東尼看見是妳時，他說了什麼沒有？儘量想想看。」

「我告訴過妳，起先他很生氣，認爲我不應該去那裡，好像想立即把我趕走。後來他停下來，心裡在考慮，並且說不行，我卻堅持要進入山洞，看看他發現了什麼。於是他帶我進去；那是個很長很陡的通道，直通正下方，不過他有隻手電筒，而且通道是乾的。底部是個很大的洞，全是水，非常深，而且清澈見底。在懸崖突出部份的下方有許多鵝卵石，我們看見了聖徒的書。」

「等一等。什麼理由使妳認爲它們是書呢？」

「它們看起來像書，」米蘭達理直氣壯地說，「書很古老了，彩色的。鵝卵石下面，露出了書角。妳可以看出來上面寫的字。」

「寫的字？」

她點了點頭，答道：

「是的，是用外國文寫的，還有圖片和魔法符號。」

「可是，我親愛的米蘭達，眞的是書？浸在海水裡？那一兩個時辰之後，它們不變成稀爛的紙漿才怪呢！」

她簡短地答道：

「妳不要忘了，它們是聖書呀！永遠不會損毀的。」

我沒有再爲這點和她爭辯，只是繼續向她追問道：

「亞東尼有沒有想去把它們撈起來呢？」

「洞太深了，而且水非常冷，水裡還有條鱔魚。」她講到這裡，聲音有點顫抖，「他說那些書不可隨便亂動，他會去告訴朱里昂爵士和麥克斯先生，他們一定會來。他還要我證明他的確在那裡發現了那些東西，並且要我除妳之外，不要告訴任何人。」

我把手平放在桌面上，幾乎可以感覺到血管在急速地跳動。

「他要妳告訴我嗎？」

「是的。」

「米蘭達！妳起先告訴我說亞東尼曾經說過這些書是『證據』，他有沒有說證明什麼？」

她緊鎖雙眉，說道：

「除了證明這個故事之外，他還可能意味別的什麼呢？」

「哦，原來是這樣，」我吁了口氣說，「那眞太好啦！謝謝妳告訴我。我眞有點等不及想去看看那些書，不過妳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不管什麼人，甚至連妳母親也不要告訴，好嗎？萬一發現有錯誤，讓人們空歡喜一場，那會鬧個大笑話，是件很糟糕的事。」

「我不會告訴別人的，我答應過亞東尼，那是他和我兩人之間的秘密。」

「當然。不過我很想去問問他這件事究竟是怎麼回事，妳能不能替我打個電話過去找找他？

我想現在就去克斯特古樓那邊一趟。」

她朝牆上的壁鐘望了一眼，說道：

「現在那邊不會有人在。朱里昂爵士要和克瑞西斯先生一同去科福吃晚餐，亞東尼也隨他們一起去了。」

「可是麥克斯有車，難道亞東尼不須開車送他們去嗎？」

「不，克瑞西斯先生自己開車來。是亞東尼自己要去科福城，所以他同他們一起去，而且他說他會和麥克斯先生一起很晚才回來。」

當然他會和麥克斯一起回來。不論他在靠近羅莎別墅的山洞裡發現了什麼，不論他此刻已經掌握了什麼樣的『證據』，他一定會儘可能的先去和麥克斯商量，如果他的發現沒有錯的話——我想他不會弄錯——那麼今晚有得忙的，而我下午爲達成任務所花的心血，也就沒有白費了。

我看了下手錶，如果渡船在十點四十五分靠岸，麥克斯頂多一小時的時間來聽亞東尼的故事並且可能在科福城找來警察協助，一個半小時左右花在途中開車，這樣計算起來，恐怕要到午夜過後一刻鐘，他們才能到家。即使曼林結束了他的約會已經到了家中，不論怎麼說，那時他也應該就寢了，不可能有機會聽到或看到那些『探險』的人正在刺探懸崖山洞中的秘密。

我的手不自覺地移到桌邊，並且緊緊地抓住桌緣。我那直到現在仍然天旋地轉的思緒，在腦

海裡波濤洶湧，絲毫也平靜不下來。

曼林說過他今晚要出去，我有種感覺，儘管我已經完成了一件很緊急的事，可是這件事並未終了，似乎還需要拼鬥下去。在他家下面所掩藏的東西，看起來竟是如此神秘，絕對與今晚的事有關，這點難道還想像不到嗎？要是等麥克斯和警方在深更半夜才被引來山洞，這個『證據』萬一不翼而飛了呢？即使亞東尼和他的目擊者說得再怎麼活靈活現，又有什麼用呢？到時候，我們恐怕功虧一簣，一切又得從頭來過，很可能我們把事情剛理出一個頭緒時，曼林他自己卻早已遠走高飛，逍遙法外了。

好不容易地，我總算把問題想通了，獲得了一個明確、也是唯一的結論。於是我站起來向米蘭達問道：

「妳可以帶我去看看這個山洞和書嗎？」

她原本已在收拾餐桌上的東西。聽我這一問，停了下來，驚訝地瞪著我。

「現在？小姐。」

「是的，現在。說不定很重要，我想親自去看看。」

「可是天那麼黑，在黑夜裡，不應該單獨去那裡。等天亮後，那時亞東尼也回來了。」

「米蘭達！不要問我為什麼，不過，我現在一定要去，也許非常重要，妳只要把山洞和進出

口指給我看就行了。」

「當然可以，小姐。」可是她答應的好勉强，而且滿心疑慮，「萬一曼林先生下來碰見了，那該怎麼辦呢？」

「他不會的。他已經出去了，是開車出去的，他是這樣告訴我的，所以他不可能來懸崖上的小徑。不過我們可以確定一下，看他是不是真的出去了，我們先打個電話到他家裡去，我可以騙他說我把東西丟在他的車上了。請妳替我把電話號碼找來好嗎？」

曼林的空屋裡電話鈴響個不停，在我等待的時候，米蘭達站在一旁，喘喘不安，不過，由於我對她的故事有濃厚的興趣，她也就很樂意地順從我了。

終於我把電話筒放下了，輕鬆地說道：

「沒有錯，他出去了，所以我想絕不會有問題。」我朝她凝視著，「好嗎？米蘭達！只要引我看到山洞在那裡，妳就立刻回來。」

「當然好，如果妳真的想要，曼林先生不在家，我就不怕了。露西小姐！我去拿隻手電筒來。」

「好的，請快去。給我五分鐘時間，我要去拿件外衣，還要換雙別的鞋子，」我說，「妳在這裡有外衣嗎？要不然，隨便加點別的衣服。」

我根本懶得去問她加的衣服是不是黑色的，因爲科福島上的農民們從來不穿別的顏色的衣服的。

過了大約三分鐘，我換了雙有橡膠後跟的便鞋，和一件黑色外衣，並且在李奧的衣櫥抽屜裡翻到一把手槍，我知道他一向都把槍藏在那裡。

16 岩洞探密

海灣一片昏暗沉寂，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一絲光線。我們並沒有使用帶來的手電筒，很容易地就橫過了灰白的沙灘，以前我們曾在那隻海豚躺臥的樹影下攀登過，而且找到了那條沿著南岬灣脚的小徑，因此現在我們發覺，在這一片漆黑中摸索前進也不十分困難。

在尚未抵達通往羅莎別墅的蜿蜒小路之前，我們就從小徑走進了灌木叢。米蘭達在前面引路，她急急地直朝峭壁上走，峭壁上長滿了纏結在一起的矮藤，在我們上方，是一些茂密的萊姆樹，此刻這密林中十分安靜，枝葉靜止不動，也不太能聽到海潮的聲音。因此當我們靠著手電筒在這樹叢中摸索前進時所發出的沙沙聲，聽起來似有點像是一群野牛在草原中奔馳。

幸好它還不遠，米蘭達停在一株聞起來像是杜松的長青樹旁。

「就在這裡。」她低聲地說，並撥開身邊的矮樹叢，我將手電筒照射進去。

我們看到一條窄徑，入口陡斜地向下延伸了約四碼長，窄徑前端看起來好像被一堵岩壁擋著，這條通道的路面十分平滑，那岩壁也很乾燥。

我猶豫了一下。一陣微風輕輕吹來，樹葉發出了沙沙的聲響，我感覺彷彿有一股冷流自我肌膚間流過。

「這條通道通往左邊那裡，」米蘭達的聲音顯得有幾分興奮，「然後再往下，這條路蠻長的，但是並不難走。妳先走還是我先走？」

我本來只想躲在可以看到山洞入口的地方，等到亞東尼把那些男人們帶來，再讓他把米蘭達送回家去，以免發生任何危險。但此刻我想我應該先收集一點證據，以防萬一曼林會在麥克斯他們到達之前把那些「書」搬走。但同時我也希望能有個伴，萬一曼林發現了我們（在這漆黑的樹叢中，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我才不會遭到像楊尼一樣的命運。我已經有所準備，我帶了槍，而且我相信他對付我們兩個，要比對付我一個困難得多。

我仍然很猶豫。既然我已來到這裡，而且週遭的一切顯得都和平常沒有兩樣，我就很想親自看看亞東尼所發現的東西。萬一今晚曼林來把它搬走了，萬一我無法看到它也不能跟踪曼林，那

不是將前功盡棄了嗎？

一方面是想替我所愛的那些人報仇，一方面也是出於我那强烈的好奇心理，我壯著膽說道：

「在那個洞裡有沒有可以藏身之處？」

她眼中閃著光芒，答道：

「有好多地方：有一些其他的洞穴，還有一些通道。」

「太好了，我們走吧！妳領路。」

她放開拉著杜松樹叢的手，樹枝彈回原處，發出了沙沙的聲響。

這條通道緩緩下斜，蜿蜒曲折宛如迷宮，我想這裡大概原來都是一些大岩塊，經過長久的風化作用而形成了現在的這些長方形岩石。而這條通道卽是在這些岩石的間隙中蜿蜒而下，通道兩旁有許多其他間隙造成的叉路，但這條主道還是十分明顯，就好像一條公路通過，由鄉村小徑造成的迷宮，不致使你步入歧路。

米蘭達毫不猶疑地在前引導，左彎右拐，走了好一段路，最後一段看起來好像直通下面那片黑漆的大海似的，我想我們是到了岬角的中心。

她停了下來指著下面說：「那個穴就在下面，妳可以像走階梯一樣，很容易地爬下去。」

不久我們便到了這個通道的盡頭，通道下方的石級是由很大的岩石經過風化作用而自然形成

的。一層層的岩塊相互重疊，石級下面是一塊突出的岩台，沿著這個菱形的山洞向裡面延伸進去，洞中地面滿佈海水，彷彿是個水潭。

我們沿著石梯慢慢爬下，我打開手電筒對著洞內照去。

這山洞不小，但也不是非常大，在我們站立之處的洞頂並不太高，大約只有二十呎，但當我把手電筒向更深的地方照射時，手電筒的光線就逐漸散失在一片黑暗中了。那裡面的洞頂向上彎成拱門的形狀，我想那洞頂的岩隙，該就是這山洞的「煙囪」了。它們將新鮮空氣送到上方其他的洞穴去，而亞東尼也是從那些隙縫才得以探知我們此刻所在的這個洞穴。

沿著這突出的岩台再往裡面走，那兒有一些凹壁和從這主洞通出去的隧道，萬一有需要時，它們倒可以做爲我們的藏身之所。岩壁都是由灰白色的石灰岩構成，乾淨而潮濕，我想海風一定常把海水經由許多罅隙帶進來。此刻我們腳下的海水十分平靜，而這洞中的空氣則充滿了鹹味及潮濕的石頭味。

米蘭達突然緊抓著我的手臂叫道：

「看那邊下面，快照一照那邊下面！」

我把手電筒對著下面，起初由於水波折回的光線十分耀眼，我幾乎什麼也看不見，但稍後彷彿光線被水吸收了，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底下散佈著光滑的圓形鵝卵石，它們的顏色因著手電筒

的燈光，變得像珍珠般的光潔。

「妳看到了嗎？」米蘭達蹲下來指著下面說：「就在這岩台下面，那裡的石頭曾被搬動過，就在那裡！」

我看到它的一角——好像是一本大書或是一個箱子的一角，從一堆鵝卵石中突出來，好像曾有人故意把它推放在這岩台下，它的上面還堆了一些石塊。

我跪在米蘭達旁邊往下望。海潮偶爾會冲進洞中，使這平靜的水面激起微波，我想那個東西是有顏色的，表面很平滑，看起來有點像書，但我想那是一個貼有標籤的箱子，我可以看到上面所寫的一些字母，但不很清楚。

「妳看到了嗎？」米蘭達的聲音在洞中廻響。

「我看到了。」我想縱使我可以冒著冰冷的海水下去拿到它，如果沒有繩子，我也無法從下面爬上那約有四呎高的突出且平滑的岩石。

「那是一本書嗎？」

「可能是。如果是的話，我想那也是一本新書，而要把它放在那裡，則一定要用防水塑膠布或類似的東西將它包起來，那表示——。」

我突然聽到了一個聲音，一個剛才沒有聽到過的聲音，不是這洞中的回聲，也不是夜風從岩

石罅隙吹進來的聲音，我熄了手電筒，拍拍米蘭達的手臂說：

「別出聲！我聽到好像有人來了。妳聽！」

我們又聽到那聲音了，那是一個人的腳步聲，從我們上面的通道傳來的。

天哪！他眞的來了。

米蘭達有點興奮地說：「有人來了，一定是亞東尼已經回來了，或許——。」

我拍拍她，叫她不要出聲，並在她耳邊低聲說：

「不會是亞東尼，我們不能在這裡被發現，我們必須趕快躲起來。」

我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到山洞深處，她一言不發地跟著我走。我們盡量靠著牆，一吋一吋地摸索前進，直到一個轉角處，我們很安全地繞過了它。

「等一等。」我冒險亮了一下手電筒，稍微鬆了一口氣，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很深的凹壁裡，也可說是一個封閉的隧道，頂很低，裡面堆積著許多土石，高低起伏，看來已經經歷了很長久的歲月了。

我把手電筒熄了，就好像海星躲藏漁人的釣鉤一樣，我們慢慢地、小心地擠進一塊楔石形石灰岩下的縫隙，幾乎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我們剛躲好，就看到外面洞穴被燈光照亮了。我因爲擠在這縫隙的深處，只能看到一點弧形

的洞頂及主洞遠處很小的範圍。但因爲這山洞會把每一點微小的聲音放大，所以我們可以清楚地聽到那靴子踏在岩石上的聲音，還有那手電筒被放下來所發出的聲音，以及那人的呼吸聲。接著又傳來一些濺水聲，不知是那人自己跳到下面的水裡，還是他把什麼東西丟入水中了。

停了片刻，我聽到有東西在水中攪動的聲音，以及那人費力工作所發出的急促呼吸聲。接著又傳來另一種水聲，好像有東西從水裡被拉了出來。水滴不斷地從那件東西上滴到下面的水潭裡。最後那手電筒的光線移動了，腳步聲也是愈來愈遠，這山洞又恢復了原來的寂靜。

我感到米蘭達在我旁邊動了一下。

「他已經把那『書』拿走了，那會不會是亞東尼？或許他回來爲格雷先生取那本書？要不然誰會知道那裡有東西呢？我出去看看好不好？」

「不行！」我急急地說：「我相信那決不是亞東尼，那是另外一個人，我現在不能告訴妳是誰，但請妳相信我，妳留在這裡不要動，我去看看。」

我輕輕地走出那岩隙，打開手電筒，我把一隻手蓋在電筒前面，好讓光線從我指縫中微微露出一點。我看到米蘭達在看著我，但她沒有動也沒有說話，我小心地向前走到主洞，停在岩台邊的轉角處，關上手電筒，仔細地聆聽，除了「滴滴」的水聲外，什麼聲音也沒有。

我把手從電筒前移開，跪在岩台邊往下看。

正如我所預料的，那個石堆已被動過了，好像比剛才低了許多。但我想下面長方形的東西一定不只一個，因爲我看到了另一個角從石塊中突出來，它的角度和我剛才看到的那個不一樣。同時在岩台上有一個鐵製的爪錨鉤斜靠著洞壁，好像在等待它主人回來似的，水珠從這錨鉤上「滴滴」的落在石灰岩上。

我站起來，心裡充滿了憤怒。我想亞東尼說的果然不錯，從這裡我們就可以尋到曼林爲什麼要殺人的線索了。下一步我該做什麼已經很明顯了。我無法知道曼林已拿走了多少與下面相同的東西，我也不知道他今晚是否會回來把其餘的都拿走。不管怎樣，現在冒險去跟蹤他是極不智的，假如他又折回來，我們可能會在通道上相遇。假如他不回來，那麼這些剩下來的證物大可等到麥克斯他們來了再處理。

我剛走回凹壁，就聽到他回來了，他還沒爬上這石灰岩壁，手電筒的燈光就已經把這洞穴照得愈來愈亮。他把剛才在洞中所做的事幾乎完全相同的重覆了一次：錨鉤被拋入水中，有東西從水裡被拉起來，水發出被激盪的聲音……光線又逐漸遠去了，洞中又是一片漆黑。

「等一等。」我低聲地說。

當我走到主洞時，我看到那錨鉤已經不在了，我再一次蹲伏在那滴水的岩石上往下看。果然不出所料，那一堆石頭更低了，原來隱藏在下面的東西全部被取走了。

現在已不容許我再思考，我必須跟蹤他，愈快愈好。

我很快地回到米蘭達那裡對她說道：

「妳現在可以出來了。快點！」

她走了出來站在我身旁，她的呼吸短而急促，身子有些顫抖，她似乎很緊張，雖然眼睛仍然十分明亮，但給人的感覺已不再是興奮而是恐懼了。

「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

我儘量讓自己表現得很鎮定，答道：

「那些『書』已經被人拿走了，我相信一定是曼林拿的，我必須看看他要把它們放在那裡，但我們不能被他發現，妳明白嗎？我以後再告訴妳爲什麼，現在我們必須快點走。快！走吧！」

我們又爬上了那些石級，再沿著來時蜿蜒曲折的通道前行，一路上我們非常謹愼地用手電筒探著路，每到一個轉角我們都停下來聽聽看前面有沒有人。好在一路上我們都很順利，很快地便回到了這條窄徑的入口，我們輕聲地撥開了低矮的杜松樹叢，空氣中瀰漫著花草的香味，微風陣陣吹來，樹葉發出了沙沙的聲響，我們走在這裡的輕微腳步聲也就不爲慮了。

我們摸索著往下走，穿過了那片糾結在一起的矮藤和樹苗，雖然現在看不到月亮，但天空上卻是星光燦爛。我們走得很快，因爲怕被發現，我們不敢走在路上，而是在路邊上方的樹叢中屈

身前進，最後我們終於到了那長滿金銀花、萊姆和黑莓林的山脊盡頭。

現在我們正在那船屋的上方，它的屋頂在灰暗的大海襯托下，看起來像是一個深黑色的楔形物，那扇向著陸地的門似乎是敞開的，但我看不太清楚。

不久之後，那扇門輕輕地關了起來，但卻發出了彈簧鎖扣上的聲音。隨後我看到他了，他沿著那條路走上來。我們屏住呼吸，一動也不敢動，他繞過了我們下面的一個轉角繼續跨著大步往上走來，我認出他走路的樣子。片刻之後，他從我們下面幾呎遠的地方走過，我清楚地看見他了，他已經把下午穿的那套淡色的衣服換掉了，現在穿著深色的長褲和毛織運動衫，他的手上什麼也沒有拿，他繼續往前走，腳步聲終於在微風中消失了。

在我們藏身的這片漆黑樹影中，我看不到米蘭達，但我可以感覺到她正轉頭注視著我，並伸出一隻手扶著我的手臂，顫抖地問道：

「小姐，怎麼樣了？」

我抓著她的手說道：

「妳一點也不錯，現在我們若被捉到，將不是被控『私闖民宅的問題』，而是十分嚴重，且有生命危險的。很抱歉，我讓妳涉身其中，但我需要妳的幫助。」

她靜默不語，我吸了一口氣，握緊著她的手又說：

「我現在不能對妳詳說，但根據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看來，麥克斯和我都認爲那些事情和妳哥哥所遭遇的意外事件有關，亞東尼也同意我們的看法，我們現在想設法查個明白，妳願意相信，並照著我的話做嗎？」

她默不作聲，過了一會兒才答道：

「願意。」

「妳看到剛剛過去的那個人是誰了嗎？」

「當然看到了，那是曼林。」

「很好，可能有人會問妳——怎麼了？」

「妳看那裡！」她指著樹影後的懸崖，那裡有一點燈光剛剛打開，那是羅莎別墅。

我不禁興奮的叫了起來：

「感謝上帝！他回去了，我想知道現在是幾點了。」

「我們不能打開手電筒嗎？」

「不行，我剛才應該看錶的。沒關係，他好像把那些東西放到船屋裡了，我眞希望我能下去看看那些東西。他今天下午告訴過我今晚要出去，但並不是出海，我想他說那話大概只是故意要躲開我，以便他能夠到那山洞中去。他可能整晚都會在這附近，但他也可能是說謊，或許不久他

會再下來把船開走。很可能就是這樣。」我不安地動了動，恨恨地望著那別墅的燈光，「無論如何，那船屋的門是鎖上了，即使——」

「我知道鑰匙在那裡。」

我立刻轉向她問道：

「眞的嗎？」

「斯匹諾告訴過我，在那屋子與水相接之處的地板下有一把鑰匙，我知道那個地方，斯匹諾告訴我的。」

我吞了口口水說道：

「現在或許已經不在那裡了，無論如何——」

突然那峭壁上的燈光熄滅了，我不禁感到有幾分驚訝。

幾分鐘之後，我們聽到了車聲，毫無疑問那是曼林的車，他打開了車燈，繞了一個大彎，便穿出了那一片樹林，消失在岬角的黑暗中，引擎的聲音也越來越小，終於只剩下一片漆黑與寂靜了。

「他走了。」米蘭達茫然地說。

我坐起身來，憤怒使我咬牙切齒，我把手伸進口袋摸了摸李奧的那把槍。現在有兩件事我是

十分確定的：我不願意接近曼林的那間船屋，但如果我不去，我又會一輩子瞧不起自己，一輩子把自己看成懦夫；我身上有槍，那屋子地板下又可能有鑰匙，至少我應該去試一下。

「走吧！」我說著便從我們藏身的地方出來，向下面的通道走去，米蘭達跟在我後面，當我們跑下山時，我喘著氣對她說道：

「妳必須趕快回到克斯特古樓裡去，妳能不能進得去？」

「可以。」

「那麼妳就到那裡去，這樣一來，當他們一到家，妳就可以見到他們了。不過妳先打個電話給亞東尼，妳知道他可能在那裡嗎？」

「他有時會在柯索馬利飯店或科福酒店吃飯。」

「那麼試試看那些地方，假如他不在那裡，他的一些朋友可能會知道他在那裡。他也可能已經到碼頭去等了，甚至也可能去警察局了，不管怎樣，都試試看吧！」

我們終於到船屋了，我在門口停了下來，想把它打開，但沒有成功，它鎖得很緊。米蘭達從我身旁擠過去，我聽到她在船屋邊的轉角下面摸索，然後她又回到我身邊，將一把冰冷的耶魯牌鑰匙塞進我的手中。

「在這裡。妳要我告訴亞東尼什麼？」

「別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妳打給亞東尼的電話，萬一給曼林接聽到，而妳卻不知道，那就糟了。妳只要對他說我叫他務必趕快到這裡來，他就瞭解了。萬一他不明白，就隨便編個理由，譬如可以告訴他說我病了，妳需要有人幫忙，反正只要能叫他到這裡來就可以了，他不會去告訴朱里昂爵士的。那麼妳就在克斯特古樓等他好了，不要離開那裡一步，除了麥克斯、警察或我之外，不要爲任何人開門，如果在他來到這裡時我還沒回去的話，就把所發生的事對他說明白，並且告訴他我在船屋這裡，好嗎？」

「好的。」她眞是最好的伙伴，雖然她有一點迷惑和害怕，但仍然是完全地服從了。我聽到她說，「願上帝與妳同在。」便轉身沿著通往克斯特古樓的海邊小徑跑了。

我仰頭望了望那一片漆黑的山岬，並在心中默默地爲自己禱告，然後，我便試著去開那把鎖，我的手有幾分顫抖，但終於我把鑰匙插進去了。

那鎖「咔嗒」一聲彈開了，我悄悄地走了進去。

17 獨闖虎穴

船屋十分巨大，高高的屋頂隱沒在漆黑的陰影中，海水的冲擊聲在屋中發出低沉的廻響，沿著它的三面牆緣，有用木板搭建於水面的平台，那艘帆船就停靠在這平台邊。手電筒暗淡的光線使我看到了它美麗而雄偉的輪廓，以及漆在船頭的名字——阿勒斯特號。我也看到了山洞中那個多爪鐵錨斜靠在門邊的牆上。

在這船屋裡除了那條船之外，就沒有其他可以藏物的地方了。我把船屋的門「咔嗒」地鎖了起來，然後爬進了船上的駕駛艙，再試著去開它的客艙。

客艙的門並未上鎖，但我沒有立刻進去。在這船屋的後方有一扇對著懸崖的窗子，從那扇窗

子可以望見一段通往這裡的道路、道路後面的懸崖、樹影、以及繁星點點的天空。現在我的眼睛已經慢慢適應了這裡的黑暗，已經能夠清楚地看出羅莎別墅屋頂的輪廓。假如曼林眞的很快就會回來的話，我應該可以從那屋子的燈光或是他的車聲事先得到警告。

在這船艙裡面，我拿著手電筒，一次又一次地搜尋著。

這船的內部設計和我記憶中李奧的船差不多，兩邊都有掛著窗簾的大窗子，窗子下各放著一張置有印花布墊的坐臥兩用床，床前有一張橢圓形的餐桌，上面懸著一盞電燈。在船前方船艙間隔板的通道上掛著門簾，穿過門簾，可以看到另一個鋪位、一間盥洗室以及堆置在船頭的船帆袋、繩索和備用錨。在這門內，我的正右邊便是廚房，廚房對面是船尾鋪位，它上面堆置著許多毛毯。它和其他的坐臥鋪之間有一張小餐桌分開，餐桌下設置著一個小碗櫥。其實在這船上似乎到處都是櫥櫃。

我很有次序地從右舷開始搜索。

在廚房裡什麼也沒有搜到，爐子裡空空的，碗櫥裡堆置著一些烹飪器具，也沒有可以藏物的地方，另外一些有鎖的櫥櫃中放的也是一些陶器、瓦器、攝影器材、食具、以及裝著齒輪等雜物的紙盒。衣櫥中則掛著大衣、油布雨衣、毛衣等，裡面還有一個放著幾雙鞋子的架子，鞋子都擦得很亮。

這船上到處都是一樣的，除了船尾的櫥子外，其他都沒有上鎖，裡面放的都是一些很平常的東西，像衣服、毛毯、攝影器材、工具等。船尾的櫥子非常淺，根據我對李奧那艘船的記憶，我想它的所以上鎖是因爲裡面放了一些酒，而且它也不夠大，放不下我所尋找的那個箱子。我只得轉移目標繼續尋找，我在堆積的毛毯下摸索，除了摸到一本名爲「北回歸線」的紙面書外，其他一無所獲，我把它塞了回去，並把毛毯整理一番，使它們恢復原狀。然後我就開始注意地板。

我知道這些船上有幾處地板可以掀起來形成通往艙底的通道。果然不出所料，就在餐桌下，我發現了一個金屬環，它連在一個約十八平方吋的活動地板上，我把它拉起來，但發現下面並不是什麼「金銀洞」，只是一些積在艙底的水，正隨著船的擺動而搖晃，同時還有淡淡的汽油味。前甲板上的活動地板情況也是一樣。

在通往客艙梯階下的引擎艙口也不可能用來貯物，但我還是檢視了那裡，甚至連淡水槽我都打開來看過，除了手電筒在那四十加侖的淡水面上反射的光線和我自己的陰影外，我什麼也沒看到。

我用沁著汗且有點發抖的手把水槽蓋蓋好，然後將手電筒照向階梯再照向甲板。

我先得注意船屋的那扇窗子，外面似乎並沒有什麼亮光靠近，但我必須確定曼林還沒有回來。因此我向船後面跑，俯身經過船帆的下桁，然後爬到船尾的椅子上急急地向外窺看。

外面仍是一片黑暗沉靜。我還可以（也必須）在船上多待一會兒。

我再度拿著手電筒走進駕駛艙，但我一直小心地注視著那扇窗子。在駕駛艙裡也是一樣，沒有任何可疑物品，船頭坐椅下除了幾筒瓦斯，就別無他物了。船尾的坐椅下則放置著一些摺疊整齊的柏油防水布和一些潛水裝備。也沒有任何可疑物品懸掛在船外或拖曳在海中，我只得直起身來，在緊張的心情中勉強讓自己鎮定思考。

他一定已經把那幾箱東西拿到這裡來了。他沒有時間把它們弄回他的屋子去，既然有「阿勒斯特號」在這裡，他又不知道有人在懷疑他的行跡，他應該不會把它們藏到外面別的地方去。當然他有可能在山洞外就把它們交給他的同夥，而他自己只把那個多角錨鈎拿回船屋裡，但若眞是如此，他的同夥應該有驢子或小船做為交通工具。如果是驢子，米蘭達和我一定會聽到。我們或許聽不到划船的聲音，但曼林似乎不可能捨阿勒斯特號和它上面附屬的小艇不用而用別的小船。

但每個地方我都找過了。它們不在船上，也沒有繫在船下，它們不在這船屋內的木板平台上，平台上惟一的一個架子裡也沒有，那麼在如此短的時間裡，他到底會把那些體積不小又是濕漉漉的東西藏到那裡去了呢？

我忽然想起來了——它們一定還在水裡。他只是把它們從山洞底下移到這海灣底下來了，我眞希望能趕快找到它們，那錨鈎還放那裡，水從它上面滴下來，在木板上形成了一個小水窪。

當我想到答案時，我正爬上駕駛艙口，想去取那個錨鈎，這答案是那麼簡單，我早該想到了，也不至於浪費我那麼多寶貴的時間。其實那箱子滴下來的水滴從船屋進門處沿著平台的邊緣形成了一條水跡，它清楚的就像雪上足印，而我竟然因爲害怕和匆忙而把它忽略了，一個帶著槍的復仇天使，實在沒有害怕的權力，我越想就越生自己的氣。

現在這條水跡該已經快要乾了，我將手電筒昏黃的光線照在平台上。

果然，我看到那「雪地上的足印」了，那是兩條已經有點模糊且不規則的水跡，就像自行車的輪痕一般相互地交織著，從門開始，沿著平台邊緣……。

但那兩條水跡並沒有在水邊結束，它們從平台邊爬上了阿勒斯特號，又橫過甲板，直入客艙門。我隨著它們進去，步下梯階來到餐桌邊……。我剛才一直沒有注意過這個空空的餐桌面，現在才發現這方方的桌面上，因爲曾放過那幾箱東西，而仍是濕漉漉的。

那兩條水跡就在這裡結束了，現在我終於悟到確切的答案了：曼林一定是打開了桌子下面的暗蓋，把那幾箱東西放下去了。

我立刻把那暗蓋打開，放在旁邊，地板上露出一個方形的孔洞。

我跑回梯階上，望了望船屋的窗子，沒有看到什麼亮光。我跪在孔洞旁，打開手電筒朝著阿勒斯特號船底佈滿油漬的水面照去。

什麼也沒有。但現在我知道它們一定在這裡。我俯臥在地板上，將上半身探入那個孔洞中，我終於看到它們了，但它們並不在船底，而是被整齊地塞在緊靠地板的一個特製架子上，沒有碰到水，它們塞得很裡面，必須像我這樣將上半身整個探到裡面來，才能看到。

我爬起來，望望那扇窗子，才再俯下去，將上身探入這船腹中。

僅兩分鐘我已是汗流浹背了，好在我終於拿到了它。那是一個用塑膠布紮好的長方形箱子，又大又重。我把它取出來放在地板上，我將我的大衣下擺墊在它下面，以免地板上留下水跡，然後再用手電筒照著它。

此刻我拿著手電筒的手已經有點發抖了，那束昏黃的燈光像一條爬蟲般從地板爬上了那箱子，但那光滑的塑膠布將光線折射了回來，有片刻的時間，我只能看到一團模糊的顏色，看起來像是圖畫，又像徽章，最後我終於看清楚了，那是幾個阿爾巴利亞文字。

忽然我聽到「碰」的一聲關門聲，把我嚇了一跳，手電筒掉了下來，在地板上轉了半圈，差一點就滾進那孔洞裡，我趕緊一把將它抓回來，並且立刻轉過身去，但除了一片黑暗外，我什麼也沒看見。

這一下倒使我頭腦更清醒了些，我想剛才如果我的反應更恰當些——去取槍而不是手電筒的話——我也無法拿到槍。因爲那箱東西正壓在我那裝著手槍的大衣下擺上。我真差勁，想要達到

「詹姆斯．龐德」的水準，我真還須大大地磨練一番才行。

外面的風一定是大起來了，向著海的那扇門不斷地振動，好像有人在拉它的鎖扣似的。另一扇門也「碰碰」作響，海水拍打著牆腳發出「啪啪」的聲音。

窗外仍是一片漆黑，但我已經聽到有人來了。我急忙把地板上的孔洞蓋好，將手電筒塞到口袋裡，雙手緊抱著那箱東西，小心地爬出阿勒斯特號。

在我步上平台時，我看到窗外小路上一個人踽踽而來，雖然我只能看到他的黑影，但從他走路的樣子，我敢肯定那是曼林絕不會錯。他現在已經走到船屋上方了，而且他走得很快。

而我雙手正抱著他那箱寶貴的東西，爲了這箱東西，他幾乎犯了兩次謀殺，假如現在我想闖出去，恐怕也沒那麼簡單。

我該先處理掉這箱東西。

我蹲下來想把它從平台和船舷之間的空隙塞到水裡去，但船身靠平台很近，中間的空隙十分狹窄，這箱子緊緊地夾在中間塞不下去，我想把它拉起來，又因爲它的表面太滑，沒有可以抓手之處……。

我彎下身來，用肩膀去頂阿勒斯特號，它往外移動了吋許，我終於把這箱子擠下去了。只聽到「噗嗵」一聲，它就消失在水中了。隨著又響起一聲更微弱的水聲，彷彿是剛才那一

聲的回響，原來李奧的那隻槍也從我大衣口袋滑落而消失在水底了。

在極度的驚恐中，我也想往平台下躲，但我沒法從這裡擠下去，而我又沒有時間跑到船頭或船尾邊下水，如果我跑，他一定會聽到，他已經在門外了，我聽到他的鑰匙和鎖的磨擦聲。

現在只有那條船可以容我藏身了。起初我想我或許可以站在這裡不動，故作鎮定，但曼林在此刻發現我在這間鎖上了的屋子裡，任我再如何「表演」，也不會發生作用的，我除了躲到船艙去外，可說是別無選擇了。

當他的鑰匙插入鎖孔中發出了「咯咯」的轉動聲時，我已經爬上船邊，悄悄地溜進客艙去了。我沒有聽到開門的聲音，就像隻被追捕的老鼠，我已經躲到有東西擋住的船尾臥舖上，用那一堆毛毯把自己完全蓋起來了。

這些毯子沾滿了灰塵及石碳酸皀的味道，它們緊緊地蓋著我，使我眼前盡是一片黑暗，但這黑暗至少帶給我些許安全感。可是惟一可以讓我知道曼林是否接近的聽覺卻也幾乎被剝奪了，透過我自己緊張的心跳聲，我只能略略地猜到他大概在那裡，在做什麼。我所能做的只是躺著不要動，並祈求上帝讓他不要走進這間艙房。

船劇烈地擺動著，起初我還以爲他已經上來了，但後來我才發現是風的關係。風好像又愈刮愈大了，一陣一陣的，激起的波濤不斷地拍打著船體，推拉著平台下的支柱，我可以感覺到當阿

勒斯特號拖扯著繫著它的繩子時所發出的撼動，後來它突然劇烈地擺動起來，像野馬狂跳一般，我知道曼林已經跳到船上來了，準不會錯。

幾分鐘過去。在這毯子下面，我仍可以聽到一些外面的聲音，但我還是憑著感覺（而非聽覺）來判斷他在船上移動的情形，我全神貫注地判斷他在何處、做些什麼。船現在比較穩定些了，只隨著微波略爲搖晃。一陣新鮮的海風從船艙的罅隙吹進來，因此我猜想他一定已經把船屋的前門打開了。這表示他不打算在這裡停留很久……

現在風一定十分強勁，船又開始前後搖擺了，浪濤的聲音在我耳邊嘶響。阿勒斯特號隨著波浪起伏，船上的木樑也隨著吱吱作響，我也聽到拉緊繩索發出的聲音以及金屬的嘎嘎聲。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從這些聲音判斷，這條船必然已經出海了。他剛才一定是把船屋的大門全部打開了，而我卻沒聽到，然後他再把它慢慢地撐了出來，現在它已經揚帆而行，靜靜地沿著海岸離開那個海灣。

我不敢動，只能靜靜地躺在這些堆積的毛毯下發抖，好像每一根肌肉和神經都纏結起來了，我力持鎮定地想：

麥克斯現在一定已經回去了，即使他現在還在科福，亞東尼也可能已經上路回家了……，他可能會把米蘭達告訴他的話轉告麥克斯，因此麥克斯不會在科福多停留，他該會直接到這裡來，

也可能會把警察帶來。當他們到達船屋發現船已經開走，而我也隨著船不見時，他們可能會猜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知道要在黑茫茫的海上找到阿勒斯特號是沒什麼希望。但至少當曼林發現我時，我還有一兩張「牌」可以打，在這種情況下，他該不會希望我在他的船上「消失」吧。

我知道如果他發現他的一個箱子不見了，他可能會在船上搜尋而發現我。對於這一點，我也沒法防止只能躲在這裡祈求海上波濤洶湧些，好讓他留在甲板上照顧阿勒斯特號而無暇下來。

才過了三分鐘，他就把艙門打開了。

18 揭開陰謀

門「啪嗒」一聲打開，一陣涼風吹了進來，但很快地又關上了。

我聽到一陣擦火柴的聲音，火柴點燃時那股刺鼻味，在我躲藏的這個角落都可以聞到，接著傳來一陣煙味，我想他大概是進來避風點煙的，如果我沒猜錯，他該很快就會出去。

但他卻毫無動靜，我可以感覺到他離我很近，此時我像是一隻遇到危險的小獸，週身的毛髮都緊張地豎了起來，好在有「阿勒斯特」號在黑暗中鼓浪前進的聲響，要不然，我想我的心跳他都可以聽到了。

他只停留了幾秒中，但對我來說，卻像幾世紀似的。他大概是想等煙點著了再走，因爲我聽

到他又擦了根火柴，然後把火柴盒丟在桌上，關上門出去了。

緊張的心情鬆了下來，反倒使我感到十分虛弱，汗流浹背。這臥艙裡熱得像火爐一樣，我把身上的毯子推開一點，好讓涼風進來，藉此我也可以看到客艙裡的動靜。

該找件自衛的傢伙，我想這是最重要的。我有個手電筒，但卻不夠重，不足以對抗兇徒。少了李奧的槍，此刻很容易想起任何適合當武器的東西。要是那個要命的櫥櫃是打開的就好了，我可以找個盛滿了東西的瓶子，這裡卻連個瓶子都沒有。我不禁又想到客艙了，對了，廚房裡一定有很多工具，平鍋嗎？不行！不能藏在身上，剛才在我搜尋的時候，沒有打開那些淺抽屜，但我想在那些抽屜中總不難找到把刀子，若是我能靜靜地把引擎艙口蓋打開，拿到那個發動引擎的扳手也不錯，這樣我就可以躲到廚房門後，等他……。

我小心地望著門，伸手把身上的毯子推開，準備溜出這個臥艙。

突然，我看到臥鋪床脚，這下可把我嚇呆了！

即使在這樣一片漆黑中，我也能看到我穿著淡黃色帆布鞋的脚從那一堆毯子中露了出來，曼林在火光中一定看得更清楚。我想我簡直天眞地像隻鴕鳥，把頭埋進了沙堆，就以爲別人看不到我了。

現在我總算明白剛才發生的事了！他匆匆進來點煙，卻發現了我的脚，於是他又擦了根火柴

照照看，確定的確是有人躲在毯子裡，那麼，現在他會做些什麼呢？

這個問題，我立刻就得到答案了。

船身漸漸平穩了下來，突然間，我聽到引擎一陣短暫的吼叫，在一陣疾動之後，油門關小了，只發出低沉的聲音，此時我能感到甲板隨著阿勒斯特號平穩地前進而微微震動。原來他剛才改變了航向，使船頭頂風前進，然後開動了引擎，這樣一來，船身就可以不需照顧而保持平穩。不必去猜他爲什麼要這麼做，我已聽到他疾疾地向這裡走來。

我急忙從床上跳下來，丟掉了手上的濕外衣，把身上的衣服拉拉平，我沒有時間到客艙中去找刀子了，當曼林把門打開時，我趕快拿起桌上的火柴，假裝正想點燃油燈。

我轉過頭去，面露愉快地跟他打招呼。

「嘿！是你，希望你不會介意我偷上了你的船。」

燈蕊點燃了，燈光四射，我的手在發抖，好不容易才把燈罩蓋好，但他似乎並沒有注意到，他走過去把簾子拉起來。

「我當然不會介意，妳怎麼知道我要出海的？」

「哦，我本來並不知道，我只是這麼希望，」我說，「你剛才進來看到我了，是嗎？偷上你的船，你要如何處罰我？」

「那個等會兒再說吧！」曼林答道。

他的聲音及表情仍和平常一樣地愉快，但是我卻不敢去正視他。櫥櫃的門上鑲著一面鏡子，我假裝對著鏡子梳理我的頭髮。

「妳到海邊來做什麼？」

「我只是想在晚餐後散散步。哦，對了！妳有沒有梳子，我想我的頭髮都亂的像鳥窩了。」

他一句話也沒說，就從口袋裡拿出了一把梳子遞給我，我開始用心地梳理我的頭髮。

「我散步到海灘時，突然想到那隻海豚可能會回來，我步下海灘卻又沒有發現牠，我便順著一條小徑走了一會兒，聽聽海濤拍岸的聲音，那時我原以為你已經出海去了，忽然我發現你仍在船屋裡，雖然我看得不太清楚，但我相信那一定是你，我就匆匆跑了過來。」

他走到我的正後方，緊緊地靠近我，注視著鏡中的我，我對他笑了笑，但他毫無反應，眼睛像石頭般動也不動。

「你發現我在船屋裡？」

「不錯，我聽到門響。」

「什麼時候？」

「哦，天知道，大概是半小時以前吧，也許沒那麼久，我對時間總是缺少概念。那時我本來

要叫你的，但你似乎很匆忙，所以……」

「妳看到我了？」

他在我頸背上呼了一口氣，把我嚇了一跳，心臟似乎都縮成一團了，我趕緊轉過身來，把梳子交還給他，然後曲膝坐在椅子上，故做鎮定地說：

「是的，我看到你從船屋裡走出來，沿著小徑走向上面的那棟屋子。」

我沒有告訴他，我看到他拿著那些箱子從山洞裡出來，他似乎安心了些。

他吸了一口煙，對著油燈慢慢地吐出來。

「然後呢？」他問。

我抬頭對他笑了笑說：

「那時我正想叫你，卻發現你穿著毛衣，好像要出去，我想我可以留下來等你回來再問你，我可不可以搭你的船。」

「妳為什麼不呢？」

「不什麼？」

「不問我。」

我有一點窘，手不停地撥弄著毯子。

「噢，很抱歉，我知道我應該問你的，但是你很匆忙，那時我有一點煩，就自己試著去開門，想不到門是開的，所以我就……」

「門是開的？」

「不錯。」

「那不可能，我把它鎖上了。」

我點點頭說：

「我知道，我聽到你鎖門，但那鎖並沒有扣好，你知道那些彈簧鎖常會這樣，因爲我太無聊了，所以就試著開開看，你知道人在無聊的時候，總想找點事做，當我發現門打開時，倒是十分驚訝的。」

我無法知道他是否相信我所說的，但是斯匹諾曾告訴過我，那把鎖不太好扣，曼林根本不曉得我知道這一點。我相信他並沒有把那把老爺鎖換掉，因爲星期一我還親耳聽到他和那把鎖「鬥」了好久。但我這麼說，還是相當冒險。

他把煙灰彈到櫥櫃上的一個碗裡，等著我繼續說下去，他看起來很高，眼睛正對著前面的油燈。我很想猛力地把他的頭往櫥櫃裡撞，又怕我的動作不夠快，我想或許等一會兒靠近他一點時再這麼做。於是我對他笑了笑，裝出一付困窘甚至有幾分苦惱的樣子。

「我……我很抱歉，我想這樣做是不對的，我應該等你囘來，但我相信你不會介意我看看這條船……」

「那麼當我下來時，你爲什麼要躲起來呢？」

「我不知道！」我裝著有點生氣，使我說的話顯得更眞實，「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只是在這裡看看這櫥櫃、廚房還有這裡的其他東西……」

「妳想做什麼？」

「做什麼？」此刻我幾乎得竭盡智慧來應付他，「你想一個女人在別人家裡會做什麼？這條船上的一切都比一間屋子裡要有趣多了。我只是想看看它是如何擺設的，還有這些廚具，其實這裡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那麼新鮮……」我笑著說，裝做一付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儘量使他安心，我想我最好不要讓他曉得我對這船的內部設計知道多少，「曼林，這船上的一切實在是太棒了！我眞沒想到。」然後我咬著嘴唇囁嚅地說：「你被我打擾了，我知道你很介意，我知道我大大地煩擾了你，所以當我聽到你在門外時，我想你一定很生氣，我好害怕就躲了起來，我想假如你不出航，我可以等你離開船後，再偷偷地溜出去。」

我坐囘椅子上，心想不知此刻眼淚會不會發生一點作用，我想應該會的。但我沒有流淚，只是儘量裝出一付楚楚可憐的樣子，但他卻不爲所動，我只得放棄這樣的嘗試，轉而對他顫抖地笑

一笑，用手揉著眼睛說：

「我實在很抱歉，請你不要生氣。」

「我並沒有生氣。」

他終於把目光自我身上移開，往前走了一步，開了門，注視著門外的一片漆黑，他所看到的顯然令他滿意，但當他轉過身來時，並沒有把門關上。

「既然妳到這兒來了，就儘管看看妳所想看的，我不能離開舵柄太久，我們出去吧！妳的外衣似乎太單薄了，穿這一件好嗎？」

他把櫥子拉開，找了一件深藍色的長毛毛線外套給我。

「別麻煩了，我自己的外衣就夠了。」

我站起來伸手去拿我的外衣，那衣服口袋裡還裝著我的手電筒。我想起了這件衣服還是濕的，現在打死我也沒法立即找出一個理由來解釋我那時跪在艙板孔洞邊弄濕的外衣下擺，於是我把外衣丟回床上，改口說道：

「哦！非常謝謝你，我想你的這件外套還是比較暖些，今晚外面的風好像很大。」

當他把外套遞給我穿的時候，我轉頭對他笑了笑說：「你原諒我了嗎？我做的事眞傻，你有權對我生氣的。」

「我沒有生氣。」曼林笑著回答，然後他將我轉過來吻了我。

我曾盼望得到這個吻，現在我終於得到它了。我閉上眼睛，想像他就是麥克斯……不！那是不可能的。我又把他想像成其他一些無關緊要的人物，譬如那個曾一度與我好過的男孩……。但那也沒用，不管曼林是好是壞，他吻得就不像是個好男孩。

我張開眼睛，從他的肩上望過去，離他的頭約一呎外便是那個漂亮但沉重的燈。假如我能慢慢地把他推到燈旁……。我想有時候當一個男孩強吻一個女孩的時候，這女孩是大可以將他的腦袋重敲在燈上的……。

阿勒斯特號突然傾斜了些，而且搖擺地很厲害，曼林鬆開了手對我說：

「替我把燈吹熄好嗎？」

「當然可以。」

他沿著梯子跑上去，我把燈吹熄了，很快地再把燈罩蓋了回去，這時阿勒斯特號已經恢復了平穩，曼林站在艙門口轉過身來對我伸著手說：

「出來吧，來看看星星。」

「等一會兒。」

他的聲音變得尖銳了些，他似乎無法裝得很鎮靜了。

「怎麼了？」

「我找我的手帕，它在我自己的外衣口袋裡。」

在微光下，我坐著床沿，在毛毯及我的外衣皺褶中摸索，悄悄地將我那把手電筒放進這件長毛外套的口袋裡，拿起我的手帕，跑上樓梯，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外面的夜色很美，星光點點，微風輕拂著海面，吹起了朵朵浪花，從我們左邊望過去，可以看到海岸在天空的陪襯下，顯得格外黑暗。陸地上隆起的一塊高地，遮住了部份天星，但在高地的下面，卻閃爍著稀疏的燈光，似乎離這裡並不太遠。

「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離格里發約一哩半的外海。」

「格里發是那裡？」

「妳知道這海岸是沿著潘托克雷托山峰的山脚朝著大陸自西向東成一弧形嗎？我們現在正在這弧形的中央……。」

「那麼我們現在是向東航行？」

「現在是，不過當我們到達克魯拉時，我們將轉向北方進入海峽。」

（「我想我們是在克魯拉和大陸中間的海峽中。」斯匹諾曾經這麼說過。）

「當我們走出潘托克雷托這座擋風山後，風會比較大些。」曼林伸手摟著我，似友善又似無情地說：

「來吧！坐到我旁邊來，這船不會一直不需操縱自己航行的，妳對航海知道多少？」

「一點也不知道。」

當他催促我坐到船尾座位上時，我的眼睛卻忙著搜索著光線暗淡的駕駛艙，我知道在我四周並沒有可取用的武器，但我還是抱著一線希望。我原以爲他可能帶著槍，但我已經發現他靠我左邊的這個口袋裡什麼都沒有。假如他再與我親熱，倒不難發現它會不會放在另一邊的口袋裡面……。

他把我拉過去坐在他身旁，我扣上身上穿的毛線外套以防止他的侵犯，並順勢靠在他的臂彎裡。我想如果他的肩上戴有槍套，他當不會這麼愉快地把我擁在他的左邊懷裡，果然不錯，那裡並沒有槍，我舒適地向後靠著，故意讓他知道我對航海所知極少。

「這船開得多快？」

「大約八節。」

「哦？」我假裝並不瞭解一節是多快，又不願意顯示我的無知。他並沒有對我解釋，只是抽出了摟著我的手臂，把香煙丟了，說道：

「我是指在使用風帆的時候，如果只靠引擎，大約只有六、七節。」

「哦？」我再度用這種表示「似懂非懂」的聲調，很顯然我這樣做是相當成功的，因爲他縱情大笑，並再度吻我。

一個橫浪撲來，阿勒斯特號被打得左右劇烈地搖晃，我們頭頂上主帆下的桁木「啪」地一聲斷裂了，我趁機本能地向後退縮，避開了他對我的糾纏，並警覺地注視著那根主帆下隨風擺動的斷裂桁木，然而在腦海中，我卻在思想著另一些問題。

很顯然他還是不太相信我，他不敢冒險地離開我去收起主帆，然後開動阿勒斯特號的引擎鼓浪前進。他所能做的只是關小引擎，逆風緩慢前進，直到他決定好如何來處理我。我的手輕撫著他的面頰，心想這風向正是他所期待的，假如他希望（我想他的確是這麼希望）航行到他曾想把斯匹諾溺死的地方，這船的航向一定正如其意。

突然一陣疾風吹來，把船頭高高地抬起，頭頂上主帆的斷裂桁木隨著擺動，發出一陣碰撞聲，曼林立即把我放開，伸出右手去操縱舵柄，當他身體向前傾時，我看到一件可以利用的武器。

在離他不遠的駕駛座後面，掛著一條救生帶，在這掛鉤上另外還有一條不算短的繩索繫著一個煙號筒，它是一個大約一呎長的金屬管狀物，下面連著一個鼓狀的金屬浮筒，大約有金屬管三分之二長，它看起來很夠重，足以令人致命，我若是能拿到它，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武器，繫著它

的繩索大約有十五呎長，盤捲在掛著救生帶的掛鉤上，想拿到它必須經過他坐的地方，可並不容易，而且即使我拿到它，也不會有機會來使用它，除非我能讓他站起來離開我一下……。

「你爲什麼不把帆收起來？」我問道，「我想你如果使用引擎，就應該把帆收下來。」

「那倒不一定，我想等會兒還是要使用風帆，而且我認爲現在這樣，船就可以不需要人照顧了。」

「原來如此。」我答道，心想他之所以要使用風帆，一定是爲了對付我，很顯然這船現在正朝著阿爾巴尼亞海岸前進，那麼他一定是想像對付斯匹諾一樣來對付我，等我被他殺害之後，他就可以從容地去駕駛這條船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鹹濕的空氣，將我的頭緊靠在他的肩上，說道：

「太好了，是嗎？我眞高興我偸上了這船而你又沒對我生氣。瞧那些星星，倫敦人想看星星卻看不到，在那裡根本就沒有夜空，五百萬盞電燈把夜空照得通明。你不該開個燈嗎？曼林！」

「我應該但我不想開，只要別人不『違法』，我們能看到他們，那就沒什麼關係。」

「違法？」

「我是指航行不開燈。」他笑著說。

「哦，那麼你是想拍張黎明的照片？」我咯咯地笑著說，「不知道當我帶著牛奶回家時，費

麗亞這次會怎麼說？」

「她今晚在那裡？她知道妳出海了嗎？」

「她和朋友去『科福宮』了，她給我留了張字條，但我看到那字條時已經太晚了，沒法和她們一起去，只好留在家裡，但卻感覺心情不太好。我們——我是指你和我——渡過了那麼愉快的一天，我很難忍受獨留家中的那份落寞。」

「可憐的露西，那麼我眞是對不起妳了，我眞抱歉，有人知道妳在這裡嗎？」

他似乎只是隨便地問問，然而對我來說，這卻像是一個警報，我猶豫了一會兒才答道：

「那時米蘭達在屋裡，我告訴過她我要出去。」

「到船屋去？」

「不！那時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會去船屋。」

他沒有回答，我無法知道我編的故事有沒有發生作用。但不論他是否相信我所說的，我想此刻我說什麼也無法改變我的命運，我唯一對付他的武器便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譬如：斯匹諾仍然活著，曼林可能被控謀殺；楊尼、亞東尼及米蘭達曾經見過那箱子；而且米蘭達曾見到曼林把那些箱子拿到船屋上；她現在也一定知道我在何處。還有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當曼林回去時，麥克斯、亞東尼以及警方人員一定正等著他，而且這一次警方再也不會相信他的花言巧語。簡單

地說，不管他殺不殺我，他總是屈居下風。

但假如他如何對付我均無法改變他屈居下風的命運，那麼很顯然對他最有利的做法便是殺了我，然後設法逃走（他一定也是如此計劃），這樣他就不必向麥克斯及希臘警方自投羅網了。此刻保持鎮定是唯一的選擇。他如果相信我，也可能放棄他的任務，而將我送回家；或者我也可能誘使他放鬆對我的看守，使我有機會取得掛在他右肩上方的那個武器。

我很快地說：「聽！引擎怎麼了？你聽到沒有？」

他轉頭道：「怎麼了？我聽起來好像沒什麼毛病嘛！」

「我不知道……我覺得它發出的聲音有一點怪怪的，好像有一點像敲打的聲音。」

他注意聽了一會兒，然而引擎的聲音卻是十分正常，他對我搖搖頭道：「妳一定是聽到別的船的聲音了。妳看！在我們東北面有一隻船正從坎洛瑪開出來，當風往這兒吹時，妳可以聽到它的聲音。」

當我轉身去看時，他卻挾緊了我，彷彿要把我拉起來似的，說道：

「那只是一艘裝著老舊引擎的平底船，好好坐著不要動。」

我朝著他所說的方向極目遠眺，但見昏暗洶湧的波濤中，有一點微弱的燈光隨著波濤起伏，忽明忽滅。它是在我們的上風處，我想。他們是無法聽到我們這裡的，即使他們聽得到，也趕不

上這艘線條優美，引擎甚佳的「阿勒斯特號」。

突然在離我們不遠的海面上，我看到一道弧形的閃光，那是一條大魚游過一片燐光帶所映出來的，看起來就像是一道綠色的火光。

「曼林！你看！」

他立刻抬起頭來問道：「什麼？」

「光！好漂亮的綠光！就在那邊海裡，眞的，就在那裡……。」

「那只是一群魚，沒什麼稀奇。」他的聲調顯得有點兒不耐煩，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意識到他此刻可能正在計劃些什麼，「在這附近晚上看到燐光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說。

「又有了！能不能把它拍下來？你瞧！曼林，我可不可以過去看一下，我……。」

「不！坐下來。」他的手臂就像根鐵棍，「我想要問妳一件事。」

「你想問什麼？」

「妳已經答覆了我一個問題，但我還有一個問題。妳爲什麼要來？」

「我不瞭解你的意思。」

「我曾經吻過許多女人，我不會相信妳來是爲了想和我在一起。」

「是的，我承認我並不敢期望那樣。」

「那樣？」

「你應該知道。」

「我相信我知道。但假如妳跟著一個男人，然後躲在他的床上，學埃及艷后那樣裹在毯子裡，妳就別期望他還會對妳有多少味口。」

「你不必對我如此，我知道我騷擾了你，但我以爲你已經不再介意了。如果你想知道事實，我倒是不明白別人看看你的船，你爲何竟那麼介意。我已經告訴你所發生的一切了，假如你不相信我，假如你認爲我現在應該和你上床，你可以再考慮，但這不是我的習慣。」

「那爲什麼妳的行動卻顯示這就是妳的習慣呢？」

「你聽著，」我突然停下來笑了。無論如何我都不可以讓他把我來這兒的目的逼出來，我必須設法消去他心中的怒氣，因此我試著向他柔聲道歉：「曼林！別生氣了，我很抱歉，我不該責怪你，我那時眞的是想……我承認在船艙中我有點像在演戲，我眞傻，但當一個女人遇到困難進退維谷，又發現她面對著一個生氣的男士時，她很自然地會想到利用她的『性』使她脫困，但我沒想到你會那麼生氣。」

「性？妳對性知道得太少了。」

「你已經報復了，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從沒有像現在這麼難堪、這麼愚蠢過，你不必擔

心我還會再纏著你，在我有生之年，我不會再在日光下見到你。」

他沒有回答，但在我敏銳的感覺中，他卻似乎正在狂笑，我可以感覺到我諷刺的話在空中迴響。在離右舷不遠處，又閃出了那一道弧形的「綠光」，但很快地就消失了。我說：「最後還有一點，我想我必須請你停止你的行程，立刻把我送回家。」

「那是不可能的。」他說這話的語氣頗不平常。我覺得心中一陣寒流逼過，「既來之，則安之，妳還是跟著我吧。」

「但你不能要我……。」

「我不會。妳來是因爲妳想來——至少妳是這麼說的——現在妳必須留下來，因爲我要妳留下來。即使我想把妳送回去，我也沒有時間這麼做。妳已經浪費了我許多時間，今晚我得趕路，我必須按照我預定的行程準時抵達我的目的地。」

「曼林！你……。」

「我正在運送一批假鈔到阿爾巴尼亞海岸去，它們現正在船艙地板下，一共有七十萬元阿幣，都是小鈔，印製得非常好，假如我被捉到，我就沒命了，妳明白了嗎？」

「我……我不相信，你一定是在騙我。」

「決不是！妳想要看看它們嗎？」

「不！不！我相信你就是了，只是我不瞭解你爲什麼要這麼做？」

現在這船與坎洛瑪海岸已成直角了，但距離還是一樣遠。在夜色朦朧中，我隱約可以看到海濤擊打著海岸留下的白色泡沫以及陸地的輪廓，我的心中不禁爲之雀躍，但我的興奮很快便消失了。原來它只是一個很小的岩島，島上沒有一點燈光，我們的船轉眼就把它拋到後面去了。此刻我開始感到風勢漸强，也不再是穩定地由東方吹來，由於海峽兩邊山脈的屏障，風吹到山邊又被折擋回來，風吹得忽疾忽徐，風向也是忽左忽右。

離我們不遠處便是克魯拉海峽的入口。

我喚回了我的思維，聽到他對我說：

「現在阿爾巴尼亞隨時都可能發生事端，有些人也正期待著它發生事端以收漁人之利，妳瞭解我說的嗎？巴爾幹半島正像一個火藥庫，只要有人點火，它就會爆炸。南斯拉夫、希臘、保加利亞彼此心懷敵意，圍繞著阿爾巴尼亞的邊界，隨時準備戰爭，只是現在還沒有人敢引燃這場戰火。」

「也沒有人想要引燃這場戰火。」我說，「別讓我參與其事，希臘最不願去引燃邊界戰爭而遭致責難。嗽！我的天！」

「是的，我知道妳會瞭解的，很容易，是嗎？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計劃。現在中共與阿爾巴尼

亞交情不錯，它在歐洲有了這麼一個基地——那是蘇俄垂涎已久的基地，假如現在阿國親共的政權垮台，而且我們可以使它歸因於希臘的話，那麼巴爾幹這個火藥庫就要爆炸了，屆時中共勢力將從那裡消失，而由蘇俄取代，到那時蘇俄勢力也可能伸入希臘，妳明白了嗎？」

「是的，這是一個老詭計。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也這麼幹過，他把大量的偽鈔運到一個國家去，結果那個政府就像紙屋一樣地垮台了。你們幹這事已有多久了？」

「妳是指運送偽鈔？到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這是最後一批。正式破壞阿國金融活動將從星期五開始，也就是說從那時起這些偽鈔將慢慢流入市面，阿國政府的垮台將是指日可待的事。」他笑道，「在華盛頓的那些傢伙將可看到蕈狀物從這裡升起。」

「你呢？你要在那裡看呢？」

「哦，我將在『場邊』觀看，但別擔心，我決不是在羅莎別墅，『曼林先生』將會立即消失。妳星期六不會和我一塊出來了，眞可惜！和妳在一起還是蠻愉快的，我們有許多相同之處。」

「你爲什麼講話都帶刺呢？」

他似乎沒有聽到我所說的話，只是望著黑暗的北方。

「我最遺憾的是我將不能使用那些照片，可憐的斯匹諾會連個紀念碑都得不到。我們很快就要到我把斯匹諾丟下海去的地方了。」他說。

他的語調沒有一點改變，手臂像鐐銬一般緊緊地抓著我，身體也擠靠著我，使我渾身不自在。頭頂上斷裂的主帆桁木隨風撞擊，發出「乒乒乓乓」的聲響，使我嚇了一跳，好像被他抽了一鞭似的。

「妳神經過敏，是嗎？」曼林笑著說。

「是誰付錢給你這樣做的？」

「就讓我告訴妳那不是希臘政府好嗎？」

「我也知道不是希臘政府，是誰呢？」

「如果我告訴妳有兩個地方付我錢，妳會怎麼說？」

「我會說可惜你不能被槍斃兩次。」

「妳眞是可愛的女孩。」他揶揄地說：「假如希臘政府抓到我，他們也不會這樣做。」

「那些假鈔是在那裡印製的？我想科福島的人不會——」

「哦！我的天！當然不是。在接近西亞皮諾地方住著一位聰明的小伙子，我有好長一段時間一直向他買一些攝影器材，他以前是在李奧銀行的當地分行工作，經由他我才參加了……，總而言之，是因爲我認識李奧。」

我相信我的臉一定都變白了，我覺得血液彷彿都跑光了，嘴唇週圍的皮膚變得又冷又僵。

「李奧？我甚至不相信李奧知道這事？」

他猶豫了片刻後說道：

「不！不！我們的李奧就像雪一般的純潔，我的意思是因爲我認識了李奧，我才能得到那棟屋子——那是最適合我們這種工作的地方——還有那個非常理想的船屋。我自己也有一個躲藏的地方，那是在福里別墅隔壁的那棟屋子，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而警方開始調查的話，妳想，不從那位銀行總裁住的福里別墅，他們還會從那兒調查起呢？等他們查到羅莎別墅時，證物早就清理一空了，要是情況實在不妙，我也可以趁早溜之大吉。」

「你所說的『蕈狀雲』什麼時候才會升起？我想你是指那些假鈔被追查到希臘說的吧？」

「當然，最後還會追查到科福島，但不會再進一步了。」

「我明白了，我想斯匹諾已經發現了這件事？」

他聳聳肩說：「我很懷疑，不過有一次他看到我放在皮夾中的一張假鈔樣張。」

「所以你就利用機會把他殺害了，」我吸了一口氣說，「而且你根本不在乎，是嗎？我一直爲那隻海豚擔心，想來眞是可笑……你一定是爲了好玩而射擊牠的，因爲你在幾天之內就將離開。」我看了看他繼續說，「人們怎麼會喜歡你呢？你絲毫不關心你所殺害的生靈，是嗎？你出賣你的祖國，出賣你的朋友，不但如此，你還不知道害了多少人，我所指的不單是斯匹諾，還有費

麗亞、李奧以及那些孩子們，你知道你所做的對他們會造成怎樣的傷害。」

「別那麼多愁善感，男人的世界中是沒有這種濫情主義的。」

「眞有趣，你所謂的『男人世界』卻常成了『不良少年的嬉戲場所』。好罷，就讓你爲所欲爲罷！但別忘了，我是一個演員，我對人們所做的事都很感興趣，包括你們這類傻瓜在內。可以告訴我你爲什麼要做那些事嗎？」

我可以感覺到他被我的話深深激怒了，他的手臂也稍爲放鬆了些。

「你是爲錢而做的？」我繼續說，「當然！你一定是爲錢才做的，像你這樣的攝影天才是不可能有任何挫折令你如此，除非你的天才也無法幫你找到女人來滿足你的性慾；你也不可能爲政治因素而如此，因爲你剛才還吹說你是爲兩國政府工作。那麼除了錢以外，你還會爲什麼呢？」

「妳是不是長了根毒舌頭？」

「就算是吧，告訴我你是不是爲錢而替他們工作？」

我聽到他吸了口氣，然後大笑起來，那眞是一陣醜惡的聲音。他一定是發現我身上沒有任何武器，知道我無法逃離他的掌握，遂鬆手把我放了開，但假如我移動，他隨時可以抓住我，因此我只好靜坐著不動。

「妳猜的一點也不錯。」他說。

「我想你所擔任的也不過是個小角色而已，要不然也不會要你幹那種把人拋到海裡去的勾當。」

他沒有回答，克魯拉島上的燈光現在已經在船的正側邊了，突然一陣狂風夾著細雨逆向吹來，激起了巨浪，他伸手去操作舵柄，阿勒斯特號隨著巨浪前後搖擺，我仰頭看到主桅後稀落的星辰也似乎在晃動，風吹在繩索上發出「呼呼」的聲音。

「你是不是也打算把我拋到海裡去？」我問道。

這時風已經小了，船身也較穩定，曼林將握住舵柄的手放開。

「在我這麼做之前，我會先讓妳高高興興地死去。」他說。

他跳下他的座位，伸手要來扼我的喉嚨。

我一面儘量往後退縮，一面伸手去拿口袋裡的手電筒。我的背已緊靠著艙口蓋邊的木緣了，然而他卻在我上面，這時船突然傾向一邊，鬆脫的主帆下桁木砰然盪下碰到船的右舷，船帆也霹啪一聲撕破了，接著濺下一陣水滴，使曼林滑倒了，他沒有扼到我的喉嚨。

船轉進了海裡，那根桁木又盪回原位了。

他的手終於抓到我了，大拇指正要扼住我的喉嚨，我的背緊靠在艙口邊，拿起手電筒朝他臉用力一擊。

這一擊不夠猛，他並沒有鬆手，但他本能地往後退了一步，又伸直他的身子，纏拉著我。

我設法伸出右脚，盡力地推動了舵柄，這時原已開始略為廻轉的船身突然轉得更厲害了，使得船向右舷大大地傾斜，那根斷裂的桁木隨著船的傾斜，横掃過來，恰好擊中曼林的頭。

19 生死搏鬥

如果他毫無防備，這一擊就足以令他致命了，可是在我以脚推弄舵柄時他已發現，而船的突然傾斜也使他預料到可能發生的事，而使他有了防備，這一擊也就沒有對他造成重創。

他揮起一隻手保護他的頭部，向我衝過來，我又用手電筒朝他面部猛打下去，並且用勁把他推到帆桁擺盪的範圍內。

擺過來的桁木又給了他猛力的一擊，他用手擋了一下，但仍是踉蹌地倒了下來，正倒在我的身上，使我退了幾步，撞倒在一張椅子上。

我不知道他是否昏迷了，或者是否還活著。我下面的椅子又濕又滑，我正想掙扎著站起來，

阿勒斯特號又被一陣風刮得左右顛簸，曼林的身體也從我的身上摔了下去，我們倆都滑到了右舷邊。

阿勒斯特號搖擺著前進，我把外衣脫了，設法站起來，但爲了怕被擺動的桁木擊中，我只好彎著身子，連走帶爬地靠近舵柄，穩定了船行的方向。

起初我以爲曼林已經死了，他伏在一堆煤渣上，頭部轉動了一下，我可以看到他血肉模糊的臉，一大半都被染紅了，這時又遇到了一個大浪，鹹鹹的浪花濺到船上，使得曼林有點清醒了，他的頭動了動，稍微抬起了些，他伸出一隻手抓到了駕駛座邊緣，想要撐起他的身子。

我立即把舵柄再用力推向右舷，使船又突然向右傾斜，他的手滑脫了，身子被猛甩到船邊，現在再不把他幹掉就沒有機會了。我放掉了舵柄，把身後的煙號筒從掛勾上取了下來，祈禱著繫著它的繩索夠長，好讓我能靠近曼林。曼林的左手緊抓住一張椅子，右手插入口袋裡似乎要掏出什麼東西來。

我拿起了這個金屬筒子正欲對他襲擊。

太遲了！槍已經在他手上了，他高聲對我喊叫，但由於風聲、桁木撞擊的聲音以及檣桅斷裂的聲音，我聽不出他在說些什麼，但卻不難想到，我丟下了手上的煙號筒，跳回到船尾椅邊。

他舉起了槍，目光朝著我。

我猛力將救生帶從掛勾上拽下來，把它當作盾牌般地緊緊抓著，當我抓住艙口木緣往上攀時，這船的引擎控制裝置就在我的脚旁，我把油門完全踢開，然後跳上船舷的欄杆邊。

阿勒斯特號發出一聲吼聲突然加速前進，我看到曼林擦著眼睛上的血，舉起槍對我射擊。

我沒有聽到槍聲，但卻看到一絲煙從槍口冒出隨風消散，我用手撫著胃部，屈著身子跳下海去。

我咳了幾下，喝了一口鹹鹹的海水，水嗆得我十分難受，但我終於掙扎著浮出了水面，張開了有點刺痛的眼睛，周遭是一片漆黑，我用手拍打著海水，脚亂踢著，我失去了控制，只覺得身子又再度往下沉、沉……。

四週冰冷的海水使我又恢復了知覺，我聽到曼林又開了一槍，但沒有射中我，我原先拿在手裡的救生帶，在匆忙中卻忽略它上面還有一根繩索掛在掛鈎上，因此我躍入海中時未能將它帶下。在我跳海時被我開了全速前進的阿勒斯特號這時顯然已在曼林控制之下了，他開始搜尋我，以確定我是否死了。

我設法驅除了內心的恐懼，現在便能很容易地浮出水面了，周遭的黑暗倒使我安心不少。我感覺到一隻鞋子脫落了，雖然只是一隻鞋子，卻也使我覺得輕了不少，我踢著水，又嘔又喘，環顧四周。

四周除了一片黑暗，便是風和海的聲音，我又聽到引擎聲了，無法判斷出它離我有多遠，但它卻似乎越來越近了。他一定是囘頭來找我了，我希望他會以爲我已被他擊中而無救了，但他一定不會冒這樣的險，他一定會在這附近搜巡，直到發現我爲止。

一股巨浪把我托了起來，我看到他了，他開了一盞燈，而阿勒斯特號已除去了所有的風帆，正以緩慢的速度在搜尋我，它離我還有一段距離，而且越離越遠，但我想它還是會囘來的。

它此刻正介於我與陸地之間。在一片黑漆中我終於又看到那塊綴著點點燈光的陸地了，它似乎比我剛才在阿勒斯特號上看到的還遠得多。

他曾說過那陸地離此有半哩之遙，我從來就沒游過那麼遠。這海水的浮力很大，我穿的衣服也不多，但我的泳技可沒有斯匹諾那麼好，也不敢相信有他那麼好運，我只敢朝著最近的陸地游去，如果曼林一直在這裡搜尋，他一定會發現我的。

他又轉頭囘航了，但仍然在我與陸地之間。

我的身子隨著波濤起伏，彷彿不再屬我所有，而是一個冰冷的浮體，我只能儘量使自己浮出水面，儘量朝著正確的方向游去。

當我游上次一個浪頭時，我在風中清楚地聞到了一陣汽油味，並且看到一點燈光，大約在二百碼外，阿勒斯特號的引擎幾乎開到最小了，緩緩地在那裡打轉，我彷彿看到他在船邊彎著身子

，好像在撈什麼東西似的。噢！對了，他可能在撈我的鞋子，他可能因此而相信我已經被淹死了，但他也可能以那裡爲中心擴大搜尋的範圍，直到找到我……。

這時我看到在離我不遠處，有另一點燈光逐漸地靠近，阿勒斯特號的燈光隨之熄滅了。原來這第二點燈光是屬於坎洛瑪的一艘大平底船，它是來看看何以在它的捕魚區內有那麼一點奇異的燈光。

阿勒斯特號發出了一陣吼聲卽全速離開了，我聽到它的聲音逐漸變小，直到完全消失。

我喊叫了。

然而我喊叫的聲音在這大海中是那樣的微弱，就好像一聲歎息一般。那艘坎洛瑪來的船可能去追阿勒斯特號了（我不確知是否如此），它那昏黃的燈光在我視線中逐漸消失，我也聽不到它引擎的聲音了，只好對它放棄希望，再繼續往岸邊游去。

那時我才發現海水正在退潮，把我沖到了科福島弧形海岸的避風處，在那裡潘托克雷托峰擋住了海風，因此海灣內格外平靜，克魯拉上的燈光在我右邊，但是頗爲遙遠，海流把我飄向西方，比我游的快得多了。

這一發現使我頭腦清醒了些。當然，我現在離開把斯匹諾帶到阿爾巴尼亞海岸的東行海流還有一段距離。今天晚上刮的是東風，而我現在所處的潮流一定是流向西南。他會把楊尼的身體丟

在這灣中，而結果楊尼的身體卻被沖到羅莎別墅。我知道我不會有那麼好運，讓這海流剛好把我送回家，但至少如果我能保持浮在水面上且慢慢地游去，我活著的機會就很大了。

因此我一面游，一面祈禱，求上蒼拯救我。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我發現四周波濤起伏，而一道岩岸就在一百碼外，浪濤沖擊著岸邊岩石發出陣陣吼聲。我知道我無法游到那岸邊的，這對於斯匹諾或許是一個很好的獲救機會，對我卻不是。我已經沒有體力再游了，我的手臂就像棉花做的，身體卻又像一個鉛塊。我又喝了幾口海水，仍拼命地掙扎著，此刻每一個浪頭似乎都可能把我吞噬。

我終於不支了，喝了更多的水，感到極度驚恐，我的手無力地拍著，幾乎連使自己浮起來都有困難了，拍打岸礁的浪濤聲，我聽起來已經變得十分低沉而遙遠，彷彿這些聲音都是透過耳中的水才傳到耳膜的……我覺得自己的身體往後退，往下沉、沉，像一個鉛塊，也像一具死屍似的……。

我彷彿覺得現在又是個燦爛的早晨了，我發現了沙粒，金黃色的沙粒，還有令人愉悅的清新空氣……噢！這是一個夢……，我爲什麼竟會爲一個夢而如此驚恐……，我曾經做過好多好多這樣的夢，夢到我浮在水上隨波逐流，再過一會兒我就會醒來了，太陽會出來，麥克斯也會到這裡來……。

他眞的來了，他把我托起來，把我向上推送，把我推出了這令人窒息的夢魘，推上了空中。

我可以呼吸了，不知道是什麼力量把我推出了水面，我掙扎前進，他彷彿在我旁邊幫助我，使我越過了一條橫向的海流，海岸將我向岸邊推送，我就像是風中的一片碎布……。

一個巨浪把我向前推去，隨著它的退卻，我的身體像石頭般地往下沉，我覺得好像碰到了什麼，只覺得下面是一片平坦……啊！我已經在海灘的沙坡上了，海灘上褪去的海水從我身上越過，我的手插進沙裡以免被海水冲走。我慢慢地朝著沙灘上爬進，海浪一波波地冲擊著我，但也越來越小，我終於爬到沙灘的乾地上了。

我現在恍惚記得在我幾乎崩潰時，我曾轉頭尋視我的「救星」，看到牠從波浪中伸出頭來，好像要送我安全返家，牠的身體發出一片燐光，牠游過的路線上也留下一道青白色的痕跡。星光下可以看到海豚的鰭尖肉閃了一閃，牠就游走了，尾巴拍打著水面，發出了幾下得意的聲響，在夜空中迴盪。

我無力地躺在沙灘上，就在離海面邊緣一呎的地方。

20 逃出虎口

我看到一點亮光，似乎高掛在遙遠的夜空。

原來它是位於懸崖頂端一棟小屋窗前的燈光，但它離我仍是月亮一般遙遠。此刻我幾乎無法想起穿著這麼一身冰冷的濕衣服，我是多麼辛苦地登上這岩壁邊的小徑的，但這兒有這麼一條小徑，就已經可說是我的運氣了。我終於爬上去了，精疲力盡地倚著一棵古老的橄欖樹，樹旁有一條直流入海的小溪，一座簡陋的小橋橫跨在小溪上。

這裡是懸崖間一個不算很深的山谷，在暗淡的天光下，我隱約可以看到在許多橄欖樹間的一塊塊平地，種植著大豆和玉米。樹間並點綴著幢幢小屋的稀疏燈光，每幢小屋旁都有一片屬於它

的樹叢，和一塊供羊吃草的牧地。樹叢中的樹都已相當老了，即使在這隱蔽的山谷中，海風仍把這些樹葉吹得沙沙作響，樹上的橄欖像雨點一般地被吹落下來。這些樹木彎曲的枝幹，在背後燈光的襯托下，顯得特別的陰暗。

我勉强移動著顫抖又沉重的雙脚，我可感覺到橄欖在我脚下滾動，甘菊的小枝夾入我赤足的脚趾間。我不小心踢到了一個石頭，痛得我忍不住叫了出來，立刻引起一隻狗對我狂吠，並向我衝來，我沒去理會牠，繼續蹣跚地前進，牠卻不肯罷休，繞著我身後直吠，似乎每一根毛都豎了起來，我感覺到牠冰冷的鼻子碰到了我冰冷的脚，但牠並沒有咬我。一會兒之後，一間小屋的門打開了，燈光灑在屋前草地上，一個男人探頭出來觀望。

我跛著脚走上前去，上氣不接下氣地用英文說：

「先生！您可不可以幫幫忙？」

他十分驚訝地注視了我片刻，在亮光中我顯得狼狽不堪，全身又濕又髒，沾滿了泥沙塵土，還有那隻狗在我脚邊狂吠，他朝那隻狗叫了幾聲，把牠趕走了，然後對我說了幾句話，似乎是問我一些問題，但我卻一點也聽不懂，甚至連他說的是那種語言都分辨不出來，因此我也沒法和他說什麼，只是盲目地向著那屋子走去，我學著傳統乞求者的作法，伸出我的雙手，低下身來伏在他的脚前。

我這樣俯伏在地上沒有多久，便聽到他叫喊的聲音，一個女人應聲而來，把手放在我身上，半拉半扶地將我攙進溫暖的屋裡，屋中木頭燃燒的餘燼未熄。那男人對這女人匆忙地說了些話，便走了出去，並且把門用力拉上，我惶惑驚恐了片刻，不知道他去那裡。這女人又對我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話，便開始摸摸我貼在身上的濕衣服，我才明白她丈夫出去是爲了讓我在這小屋裡解衣服。

我好不容易才把身上的濕衣服脫下，這老婦人似乎在問我一些問題，但我聽不懂她說些什麼，其實我幾乎也聽不到她對我說的話，我又冷又累全身發抖，大腦似乎和肌肉一般地麻木了。她幫我脫去濕衣，並用一塊麻布毛巾把我擦乾。那毛巾又硬又黃，我想那大概是她結婚時的嫁粧，到現在爲止從未用過。接著她拿了一塊毛毯把我裹了起來，又叫我坐在一個木椅上，將我推到了壁爐旁，她在壁爐裡添加了一些木柴，又放上一壺水，然後小心地把我的濕衣掛在壁爐上方，這才走到門邊去喊她的丈夫回來。

他進來了，看起來像個凶殘的農夫，嘴上叼著一枝自製的香煙，後面跟著幾個同一類型的人，身材短小結實，面貌黝黑且都有一付凶像。他們走進這屋子，注視著我，這屋子的男主人對我問了一個問題。

我搖搖頭，此刻我最關心的一件事倒是很容易問的。我將手從毯子裡伸出來，做了一個環繞

四週的手勢，問道：「柯其拉，這裡是不是柯其拉？」

他們大家都點頭表示同意，這使我安心了不少。我原以為我還是置身惡夢中，他們對我的回答使我相信這一切都是事實。我知道這是科福島，這些是希臘人，而我也已獲救了。

我說：「我是英國人，你們會說英文嗎？」

這一次他們倒是搖頭了，但我聽到他們彼此用希臘文說「英國人」這個字，因此我知道他們瞭解我所說的。

我再嘗試著說：「福里別墅？」

他們又瞭解了，回答了我好多話，其中我聽懂了一個「海」字。

我點了點頭，又開始對他們比手劃脚，指著我裹著的身體，夾著希臘文的單字和英文說：「我……海……船……游泳……溺水……。」由於身上裹著毛毯，這「啞劇」也不太好表演。

他們表示十分驚歎，那女人端了一碗湯給我，說了一些同情的話。我想那是一碗大豆湯，很濃，但卻沒什麼味道，不過它是熱的，對我這個又飢又累的人來說，也就變得像雞湯一樣美味了。在我吃東西的時候，這些男士們都很有禮貌地轉過身去，彼此低聲交談。

當我喝完把碗交還給那女人時，他們其中一人——但不是這間屋主——往前走了一步，清了清喉嚨，用很差勁的德文對我說：

「妳是從福里別墅來的嗎？」

「是的。」我的德文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但我們勉强可以交談。我一個字一個字地慢慢說：

「那個別墅離這裡有多遠？」

他伸出十個手指頭說：「十」。

「十公里嗎？」

「是的。」

「有路通到那裡嗎？」

「是的。」

「有車嗎？」

「沒有。」他很禮貌地這麼說，但他說這話的語氣卻是「當然沒有車啦！」其實這裡從來就沒有過車，他們要車做什麼呢？他們有驢子和女人就夠了。

我嚥了嚥口水，此刻我還沒有完全擺脫這個惡夢，我還有一段漫長艱難的旅程要走，我想到不知曼林會採取什麼行動。

當他到了他們的聚會地點時，他一定會發現他的箱子不見了，他會知道一定是我把它拿走了，他會知道我可能把它藏在那裡。我希望他會認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別人有理由懷疑到他，如果

有的話，他也就不會那麼順利地出海了。我希望他會認為我發現他的陰謀完全是出於偶然的——或許我看到他拿那些箱子，然後又出於好奇心地去尋找而且找到了，我意識到他們正在進行某些陰謀，因此也就害怕地躲了起來，以後又為了保護自己而在阿勒斯特號上裝著一副無辜的樣子和他亂扯。我想他是不會懷疑到米蘭達的。

現在他已經「把我除掉」了，然而我之隨著斯匹諾及楊尼相繼「失踪」，一定會使得警方加緊追捕罪犯，這一點難免會使他心虛，而讓他決定放棄失去的箱子，但是「曼林先生」的突然不見，也自然會使警方特別注意他的房子和船屋，因此我相信他今晚一定會冒險回去把那最後一箱假鈔搬走。（因為警方此刻必然尚未發現我的「失踪」。）

因此我必須回到那裡去，現在即使麥克斯在那裡等他，也需要有充份證據才能逮捕他，而且是很有份量的證據，而不是亞東尼、米蘭達甚至於斯匹諾道聽途說之類的證據。因為對於那些，我相信曼林可以毫無困難地應付過去。只要他們把他放走，五分鐘之內，「曼林先生」就可以經由他事先安排好的逃亡計劃，消失得無影無踪，永遠讓你找不到。

我仰頭看著面前的這些人說：

「這裡有電話嗎？」

我這麼問卻並不抱什麼希望，不料他們給我的答覆卻是肯定的。是的，當然有電話，就在村

子上方的路頭上。（他們是用希臘文說的，加上手勢，十分容易瞭解。）我現在就要打電話嗎？他們願意帶我去。

我微笑的點點頭並對他們道謝，同時我手指了指我的衣服，以一種詢問的眼光注視著那個婦人，片刻間，那些男士們都紛紛走出去了。她開始把我的衣服從繩子上拿下來，那件尼龍料的已經乾了，但是棉布衣服還是濕的。我感激地將毯子丟開，開始穿衣，但當我要穿我的外衣時，那老婦人阻止了我。

「不！不！」她拿了一件白色麻布罩衫給我，上面有紅、綠及金色的刺繡，以及一件在裙邊有同樣顏色刺繡的黑裙。這些衣服在當地是只有慶典、節日才穿的，我想這大概也是她結婚時的嫁粧，再不然就是她女兒的，我穿起來倒也十分合適。這裙子是用一種手織料做的，很厚。在罩衫外她又給我穿上一件溫暖的外衣，她顯得很高興，不停地讚美，然後才到外面把那些男人們叫了進來。

他們都在外面等，現在已不是三個人了，我數了一下，共有十六人。我情不自禁地吻了那老婦人起皺的面頰，她則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手裡，眼中噙著淚水。

「我們歡迎妳！」她說，「英國人，我們歡迎妳。」

我走出去，那一群人前呼後擁地陪我走上那石頭小徑，穿過一片片樹叢，來到了那個小村落

，他們喚醒了那家中有電話的店主。

克斯特古樓那裡沒有人接電話，我猶豫了一下，然後再試撥到福里別墅去。

立刻我聽到費麗亞的聲音，她似乎很警覺也很焦急。

「露西，究竟妳在……」

「費麗亞，別擔心，我很好，很抱歉我無法早些打電話給妳，但我現在很好。」

「妳在那裡？我打過電話給曼林，但……」

「什麼時候？」

「一個小時也可能是四十五分鐘之前，但他不在，因此我想妳大概和他出去了，是嗎？」

「不是的，費麗亞，妳願不願意替我做點事？」

「什麼事？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我沒有時間和妳說，待我見到妳再告訴妳，現在先別問，妳可不可以立刻替我打個電話到曼林家去？如果他接了，就告訴他說，我還沒回家，問他我是否與他在一起，就好像你沒有我的消息而十分耽心的樣子，妳千萬不能讓他知道我打過電話給妳，千萬記住！」

「好，不過……」

「妳快做吧，我一定會很快回來告訴妳一切的。但我必須知道他是否已經回去了，妳給他打

了電話之後，趕快撥個電話給我。」我告訴了她這裡的電話號碼。

「妳怎麼會到那裡去的？妳不是又和曼林出去了嗎？我知道妳回來吃過晚飯，因爲碗都還沒洗，米蘭達好像剛剛才出去，什麼都沒有收拾。」

「那是我的錯，我叫他去送一封信。」

「是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怎麼連晚餐都沒人收拾？妳又怎麼會半夜在去潘托克雷托山峰的途中呢？」

「在我們步行回家的路上，他擺脫了我。」

「露西！妳是說他玩了什麼花樣？」

「可以這麼說，」我說，「我不喜歡妳的曼林。費麗亞，快照著我告訴妳的去做吧！這很重要。我要掛斷了，等妳再打過來。」

「好吧，就讓他也耽點心吧。」費麗亞調皮地說，「妳掛上，我等一會兒再撥過去，妳要不要我去接妳？」

「可能需要。」

「眞煩人。」她說，但好像不是對我說的，然後把電話掛斷了。

在這村間小店裡現在有二十三個男人了，他們不知道做了什麼，大家都面露微笑，當我掛上

電話時，那位會說一點德文的朋友走過來對我說：

「朋友，妳來瞧瞧。」他驕傲地指著店門做手勢，「那是給妳用的。」

外面星光下有一個大約二十歲的年輕人，騎著一輛幾乎全新的漂亮摩托車，那些男人圍著那輛摩托車，爲他們能給我一些幫助而顯得十分高興。

「他是從斯巴提拉來的，」我的朋友手指著店舖後潘托克雷托山高起的那邊說，那兒離這裡大約有數哩之遙，點綴著一些微弱的燈光，大概是另一個村落。「他來克魯拉這裡拜訪他的叔叔，我們聽到他過來，就把他攔了下來，妳明白嗎？這摩托車不比汽車差。妳不能留下來，這村子對外國人來說是破陋了些，但他可以載妳囘去。」

我感動的流出了眼淚。

「你們眞是太好了！太好了！眞謝謝你們。」

我不知道我還能說些什麽，圍繞著我的這些仁心善意，就好像光和熱，溫暖了這個夜晚。

有人拿了一個座墊來，看起來是他們家中最好的一個。另一個人把它繫了上去，又一個人把我的濕外衣塞進了座位後面的一個袋子裡。那位騎摩托車的人站在那裡笑，並好奇地斜眼偷望著我。

電話鈴響了，我趕快跑囘去。

「喂？」

「露西，我打電話到羅莎別墅，但他不在那兒。」

「沒人接嗎？」

「當然沒有人接，妳能不能告訴我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現在還不行，我一會兒就會囘家，別耽心，但不要告訴任何人我打過電話給妳，甚至對麥克斯也不能說。」

「麥克斯也不能說？」

「妳不必來接我了，我已經有交通工具了，待會兒見。」

這店主不收我的電話費，我想在半夜被一個半溺死的陌生人從床上喚醒，對他來說或許也是一件快慰的事。而這些幫助我的人甚至不願接受我的道謝，能夠幫助我，對他們來說誠然是一種「特權」。他們協助我坐上摩托車後座，告訴我脚要放在那裡，如何去扶住那位年輕騎士的腰，並祝我一路順風，然後退後幾步。我的朋友發動了引擎，起動了，引擎聲在這靜靜的夜晚顯得格外大聲，我想幾哩內的住家大概都會被吵醒，但無疑地，他們會把它當做一種「特權」……。

這條路十分崎嶇，路面舖的是一層碎石，蜿蜒曲折地穿過這約三百呎高的懸崖上的一叢叢橄欖樹林，這不是一條可以走得很快的路，但我們仍然走得很快。每經一個彎道，摩托車就傾斜而

行，碎石會在前輪下跳蹦出去，後面則激起半哩長的灰塵，我不在乎。經過一夜的恐怖、挫折，現在風吹在我的頭髮上，倒使我感到非常興奮和滿足。我不會害怕，我想這車倒像是神的化身，它及時來救我，它不會有問題的。我緊緊靠著他穿著皮衣的背，一叢叢樹林從我們旁邊擦身而過，而我們左下方，便是那片黑漆漆的大海。

他轉過他那長著捲髮的頭，說了一些愉快的話。我們快速地繞過一個彎道，穿過一條小溪，走上了一條像階梯般崎嶇的上坡路，然後到了一條有鐵欄杆的平坦曲道。

這條路並沒有比較好走，它以很大的坡度繞下潘托克雷托山的邊緣，一路上都是陡峭危險的彎道，但我們仍行得很快，以致每次轉彎都轉到路邊，輪胎因煞車而發出尖叫，我可以聞到車胎因摩擦而發出的臭味。下坡時我們像鳥一般地向下俯衝，所以很快地便到了山腳下的平地了。路直了，我看到他的手在轉動油門。

「這樣快可以嗎？」他轉過頭來對我說。

「可以！」我高聲回答，緊靠著他的背，像一個暴風雨中的猴子。

他的手動著，這夜晚、道旁的樹木、長著蘋果花的樹籬，都加速地向後飛逝。

很快地我們穿越了一個我所熟悉的村莊，他減低了速度。我們慢慢地騎過一叢柏樹林，再經過一間四周長滿了檸檬樹的茅屋和一個小茶園，然後往上走進了克斯特古樓的大門，停下來時幾

乎正好在兩個支柱間。

這青年把他的腳撐在地上，轉頭用詢問的眼光看著我，並用大拇指指著前面的車道，但是我搖搖頭。從這兒走進去還有一段路，不過繼之我又想現在就讓摩托車的聲響通知他們我回來了卻也不恰當，因此我便跨下摩托車，拉了拉身上這件漂亮的繡花裙，又把我濕皺的棉布衣服從車後的袋子裡扯出來。

當我向他道謝時，他笑著搖了搖頭，把車身轉向我們來的路，然後說了幾句話，我相信他一定是說：「這是我的榮幸。」

當他的手去操作機車時，我趕快伸出我的手抓住車頭問道：「你的名字？」我認識希臘字中的這幾個字。

我看到他笑了，然後點著頭答道：「斯西瑞狄安」。

「願神與你同在！斯西瑞狄安。」

很快地，他就隨著一陣引擎吼聲及一陣灰塵，消失在我的視線中。

21 曼林的詭辯

克斯特古樓裡沒有一點燈光，在夜空下這房子顯得非常巨大，屋上的小塔和城垛使它看起來極富傳奇色彩。我繞著它走到草坪上去，輕輕地踏著長滿青苔的瓦片，那裡也沒有燈光，沒有動靜，什麼也沒有，長長的窗子都掛著窗簾，我推推它們，發現它們都是鎖著的。

我儘量讓自己走在最暗的陰影裡，沿著草坪我來到面對海灣和懸崖的欄杆處。雖然看不到海，然而潮水聲卻隱約可聞，四周瀰漫著柏樹的氣息，我也可以聞到玫瑰的花香，有一些蝙蝠飛來飛去，發出細小但極尖銳的叫聲，劃破了這片寂靜。突然一個聲響使我很快地轉過身去，我看到一團白光穿過欄杆滑向山下，我想大概是那隻白貓吧！

不久我又看到幾點燈光，從我右邊樹林外射進來，那裡一定就是羅莎別墅所在處，那光線柔和的就像那隻白貓一般。我爬下這高起的草坪，穿過樹林向那燈光走去。

我差一點絆倒在一部停在樹林中的XK一五〇轎車上，他一定是故意把車駛離那幢房子，以便萬一有人來訪會認為他必然開車出去了，而不會再進一步去找他。

幾分鐘後，我側身穿過那平房上蔓生的桃金鑲叢。

我曾經提過，這幢屋子和福里別墅的外型是完全相同的。大門面對著樹林，前面有一條寬濶整潔的車道，連接著繞過這幢屋子通往臨海平台的柏油路。門上有一盞燈亮著，我撥開樹葉，想窺看個究竟。

有兩輛汽車停靠在那條車道上——麥克斯的那輛大而破舊的黑色別克以及一輛較小的車，我不知道那是誰的。

因此，我想他一定已經回來了，不知道另一輛小車是否是警方的。

我借來的這雙草鞋不會發出任何聲音，我緊靠著屋牆，輕輕地繞到平台上去。

這平台和費麗亞的也十分類似，只是棚架上長的是長春藤而非紫藤，而且這裡沒有餐桌，只有幾張大椅子及一張矮桌，桌上放著一個盤子、幾個瓶子和玻璃杯。我靜靜地繞過它們，直向那些法國式的窗子走去。

所有這些窗子都是關著且拉上窗簾的，但中間的一扇窗簾沒有完全拉上，留了大約三吋寬的縫隙，透過這縫隙我可以看到屋內的情形，當我靠近它時，我發現還可以聽到屋內的談話，原來在窗邊鎖孔旁的玻璃裂掉了一小塊。

我首先看到的便是曼林，他很安逸地坐在他那大榆木桌旁的一張椅子上，離這窗子不遠。他仍穿著那件緊身運動衫和深色的長褲，在他椅背上則掛著我躍海前脫掉的那件粗毛外衣。我很高興看到他的一邊臉腫得很大，上面還凝著一些乾血跡，當他喝水時，可以看出他那漂亮的嘴有些痛，他用一條手帕不停地輕撫著他那腫起的嘴唇。

屋子裡似乎有許多人，麥克斯站在屋子中間，離開曼林約有幾碼之遠。他的側面對著我，因此我無法看清他的臉；亞東尼則站在門邊，面對著窗子，然而他的注意力卻集中於曼林身上；斯匹諾離我最近，他就坐在我這扇窗子旁邊的一張矮椅上，把他那受了傷剛換過新石膏的腿放在面前；米蘭達蹲在矮椅旁邊，緊緊地將椅子的扶手抱在懷裡，好像巴不得能把斯匹諾的手臂抱在她的懷裡似的。他們倆的面孔簡直像透了，似乎就差性別而已，而此刻兩人臉上相同的表情，使得他們面貌的相像格外明顯，他們兩人都目不轉睛地瞪著曼林，流露著一股恨意。這孩子所坐的椅旁地板上有一把來福槍，從他一直伸手想去取那把槍看來，我猜一定是警察命令他放下的。

警方的人員的確也在場，在曼林對面的門邊，坐著一個體格魁武的男人，他有著灰色的頭髮

，蓄著短髭，眼中充滿了智慧。我認得出那就是科福島上警方指派負責調查楊尼死亡事件的巡官。他的衣服並不很整潔，顯然是匆忙間穿上的，雖然他面無表情，眼睛凝視著曼林，也顯得十分鎮定，但我可以感覺到他對自己調查曼林的理由似乎不十分有信心，甚至顯得有幾分侷促不安。

曼林正以那種我極爲熟悉的冷冷的聲音說：

「巴布杜先生，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但是我要警告你，我並非不知道在我船屋裡所發生過的事。這兩個人很顯然曾經偷偷地侵入我的屋子。至於那女孩，我不知道你們認爲我和她有什麼關係，但我已經說明過我整個下午的活動，而且我相信你可以找到許多的人證，證明我說的不假。」

「我們只對你今天晚上的活動感興趣。」麥克斯怒不可遏地說，「你先說你的臉是怎麼一囘事？」

「那是被主帆下的桁木碰的。」曼林說。

「又一次？這樣的意外事件未免發生太多次了吧？你說它是如何發生的？」

「你駕駛過遊艇嗎？」

「沒有。」

「那麼你就沒有資格問這些愚笨的問題。」曼林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說道：「他媽的！你已經

問過了，你給我坐下，你沒有資格問我，你更沒有資格闖進這屋子來搜索，假如你沒有打電話叫警察來，我自己也會打，我們待會兒會討論你的事。」

巴布杜很嚴肅地說：

「麥克斯，請你們別吵了。曼林先生，你說從昨天晚上七點多你把露西・華林小姐送回家之後，就一直沒有再看到她了，是嗎？」

「是的。」

對那巡官說話時，他的語氣雖然有些疲倦，但卻很有禮貌。他表演得真好，對麥克斯他顯得十分厭惡，然而每提到我，他又裝做對我十分關懷和擔心。

「我在晚飯前把她送回家，那時我自己還要再出去。」

「從那以後你就沒有再見到她了？」

「你認為我必須經常看著她不成？很抱歉，巡官先生，我有一點疲倦了，不過我實在是沒有看到她。」

「你剛才說明過你把華林小姐送回家之後的行蹤了，你說你後來到海邊去駛出你的船時，發現那船屋仍然是鎖著的。就你所知，那時船上的確沒有人嗎？」

「是的。」

「有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有任何人——不管是華林小姐或是別人——到過這裡又離開了？」

我想曼林一定在心中猶豫了一下，但是卻看不太出來，他一定確信他已經不露一點蛛絲馬跡地把我淹死了。

「沒有。」他答道。

「你聽過這女孩的證詞了嗎？」

「米蘭達？她熱愛她的哥哥，為了讓我惹上麻煩，她會編出任何不利於我的故事。天知道那男孩怎麼會有那些令人難以相信的想法，今晚我真不願見到他。」

斯匹諾用希臘文咒罵了幾句，他妹妹驚訝地瞥了他一眼，他朝曼林吐了一口唾沫，罵道：「真不要臉！」

「斯匹諾！」麥克斯高叫了一聲，曼林揚起眉毛大笑地說：「這簡直是撒旦叱責罪惡，真可笑。」

「很抱歉，」巴布杜說道，「斯匹諾，請你自制一點，否則請你出去。曼林先生，讓我們回頭談你剛才所說的吧，請你原諒，我的英文不太好，不太瞭解你方才所說的話。」

「我是說不論米蘭達控告我什麼，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看到露西・華林進入甚至靠近我的船。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她曾看到。」

「是的，曼林先生，我們先不談這一點。麥克斯，我想在培洛斯搜索那船屋回來之前，我們不能做什麼，他大概很快就會回來了。曼林先生，我現在還想再問你幾個問題？」

「是嗎？」

「我們現在先不談華林小姐，我倒想知道你去船屋之後的動態。當你回來時，格雷先生遇到你，他控告你……」

「應該說他攻擊我。」

「隨便你怎麼說吧，當他問你去那兒時，你告訴他這是個『日常旅行』。曼林先生，你所謂的『日常旅行』是什麼意思？是去釣魚嗎？」

亞東尼毫無表情地說：

「他的相機在他的船艙裡。」

「那麼你是去攝影的囉？曼林先生，我可不可以知道你在那裡攝影？」

這時有片刻的沉寂，曼林啜了一口威士忌，然後坐下來注視著手上的玻璃杯，輕輕地攪動杯中的酒。不久他抬起頭來，正好接觸到那巡警的目光，他微微地笑了笑，一付無可奈何地樣子。

「我看我不得不對你表白了，我沒想到你那麼厲害，是不是有人暗中給你通風報信？」

那巡官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但我注意到麥克斯顯得有幾分訝異，亞東尼則凝視著曼林。在

警方還沒有拔槍相對的這一刻，曼林眞的屈服了嗎？我感到有幾分納悶。

「噢，對不起，我不太明白你剛才說的話，你可不可以用比較簡單一點的英語解釋一下？」巴布杜禮貌地說。

「他是說他知道你已經接獲有關他的密報了，所以他要對你認錯了。」亞東尼說。

「我根本沒有這個意思，請閉上你的臭嘴。」他冷冷地說。

亞東尼又轉頭注視著曼林，他表情沒有改變。但我卻十分憤怒，我想：曼林，你錯了……。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好嗎？曼林先生。」巴布杜說。

曼林靠在他的椅子上，冷冷地注視著他，一付旁若無人的樣子。

「你的人在搜索我的船，我想要假裝我照了一些像也沒有用，是嗎？你們只要檢查我的相機就可以明白了，我根本就沒有照什麼像，坦白說，我只是在海的對岸那邊做一點生意。」

這屋子裡似乎比剛才更沉靜了。他難道眞的要自白了？爲什麼呢？我有些疑惑，但不久我就明白了。米蘭達已經把她所知道的事向警方報告了，曼林也知道在海邊時她曾與我在一起，雖然他們現在還沒向她提到山洞和那箱子，但他會猜想到她和我看到了一樣多，也一定已經向警方報告關於那些箱子的事了。同時現在一個警察正在搜查阿勒斯特號，只要他還靈光一點，一定會發現船艙地板下的秘密隱藏所。我想曼林是想在那以前，先給自己找點有利的解釋，設法脫身。

「告訴我你在對岸的行踪。」巴布杜問道。
「阿爾巴尼亞。」
「做什麼生意？」
「我想應該說是『進口』吧。」
「你怎麼稱呼它並不重要，我很清楚你做的是什麼生意。」這巡警靜靜地注視了他一會兒，接著說，「你承認了？」
曼林不耐煩地動了動說：
「我承認。我想你應該不會裝著不知道所發生的一些事吧？我知道你們只是故意不去注意楊尼是怎麼被殺的，但在我們中間……。」
「楊尼？」我看到巴布杜對麥克斯瞥了一眼。曼林倒是先發制人欲佔上風了。
「啊，」曼林說，「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知道你會明白的。」
「你知道楊尼是怎麼被殺的而你沒有報告警方？」
「其實也沒什麼，我只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以及對岸的海防系統猜測的。那邊的海防系統非常好。」
「因此你認爲他在那裡遇到了麻煩？」

「我只是猜測。猜測並不能做爲證據，是嗎？」他的灰眼睛瞥了麥克斯一眼然後說：「我是說假如一個人常常干冒在對岸遭受夾擊的危險而從事某些活動，那麼他之受傷亦不足爲奇。我只是奇怪你們警方卻沒注意到這一點。你現在該明白他是從事什麼勾當了吧？」
「楊尼和你有些什麼關係？」
「和我？一點也沒有，我根本不認識他。」
「那麼你怎麼知道有關他的事？」
曼林微微笑了笑說：「在做生意的時候聽別人說的。」
「他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已經回答過你那個問題了，一點也沒有。」
巴布杜說：「有人說斯匹諾以及楊尼發現了一些你生意方面的事，……。」
其他的話我都沒有聽到了。在我後面閃動著一束手電筒的光線，接著又傳來一陣脚步聲，這大概是那位去船屋搜索的警察回來了吧。我抽身離開窗子幾步，心想現在是否該過去告訴他關於那個藏在艙板下的箱子，但我又想起他大概不會說英語。他從平台下走過去，然後繞過這屋子。
我輕聲地走回窗邊，很可能這警察已找到了那箱子，如果這樣，我倒想聽聽曼林會怎麼說。
他已經改變了他的態度，顯得很生氣卻又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樣子。他說：「大概你要問我到

底做些什麼事，使我一再犯殺人罪吧？」

「我不能這麼問你，」巴布杜很遺憾地說：「根據你告訴我你所做的『買賣』的項目，我不能這樣問你。你說你是從事收音機零件、煙草、抗生素等的『走私』是嗎？這些都是些普通東西嘛！曼林先生。我倒是覺得奇怪，以你的富有，你爲什麼要冒著危險去……。」

「這很難瞭解嗎？」曼林說：「我整天困在這裡寫書，有時眞是煩死了。當然我並不需要那錢，但是我很煩，既然有船又有機會和它玩在一起……，」他停了一會，接著又說：「你眞想今晚知道一切嗎？其實只是因爲我喜愛刺激罷了。亞東尼替我翻譯一下好嗎？」

亞東尼輕聲地說：「他的意思是說他喜歡冒險和暴力，這是不負責任的罪犯和青少年最喜歡使用的字眼。」

麥克斯忍不住笑了起來，曼林拿著杯子的手都變白了，他怒不可遏地嚷著說：「該死的東西，你這小……。」

「馬可斯，」麥克斯打斷了他的話，他轉過來面對著那位巡官。我總算看到他的臉了，「現在別談這些事好嗎？很抱歉，我知道如果這傢伙在邊境做走私生意，也是你該調查的，不過此刻最重要的是那女孩的下落，假如他堅持……。」

「等一會兒。」巴布杜說著轉過頭來，亞東尼伸手去把門拉開，那警察進來了。

很顯然他並沒有找到那箱子，也沒有發現其他可疑的東西，因爲在那巡官問他問題時，他伸出空空的手，聳聳肩，用希臘語說了一大堆話，麥克斯也用希臘語問了他另一個問題，那人轉向他又說了一大堆話，一付十分健談的樣子。我不想再去注意他，只想看看那箱子是否在他手上，我引頸向前，我這樣做倒是引起了亞東尼的注意，我發現他朝我這邊望來，正與我四目相對。

這時沒有人注意他，大家都注視著那位剛走進來的警察，只有斯匹諾一直在看著曼林。亞東尼乘機悄悄地從那開著的門溜了出來，又隨手把它關上，但似乎仍沒有人注意到他。

我迅速地退後了幾步，輕輕地走到較暗的屋角。

亞東尼走到我旁邊，低聲說：

「露西小姐！露西小姐！妳穿著這身衣服，我簡直都認不出來了。哈！眞是妳！我們都以爲妳一定死了。」他高興地把我摟進了他的懷裡說道：「啊！露西小姐，我們都認爲妳一定是在那船上被那魔鬼載去殺了。」

「我的確是隨著他的船走了，他也的確想要殺死我，但我逃了，我和斯匹諾一樣跳到海裡，他想讓我淹死。不過你們怎麼知道的？……別出聲，他們會聽到你……。」

「我們現在趕快去把他逮起來，別讓他逃了。」

「我們會逮到他的，一定會的。我現在對整個事情已經全然瞭解了，他不僅企圖殺害斯匹諾

、楊尼和我，他還是個賣國賊，一個被收買的間諜，我可以證明這一點。」

「眞的嗎？」他把我放開了，「快進去吧！不必怕他了，快進去！麥克斯都快瘋了，我想他會氣得把他給殺掉。」

「再等一分鐘，我希望你能簡短地告訴我所發生的事，那些是科福島的警察是嗎？有沒有人是從雅典來的？」

「沒有。雅典那邊的人說麥克斯必須把斯匹諾帶回來，早上再去科福警方報案。他們說他們會調查這件事，但我想他們不會認眞去管。星期二那天共產黨的示威遊行已經使他們疲於應付了，更何況這事到底還是屬於科福警方的職責範圍。因此麥克斯和斯匹諾就單獨回來了，我在渡口遇到了他們，我告訴麥克斯那山洞以及藏在那裡的箱子的事。那時是晚上十一點多，警察局只有一個人在當班，麥克斯怕在警察局浪費太多時間，因此他決定先開車回去，再親自去看看那個山洞。」

「那麼你們有沒有從米蘭達那裡聽到什麼事？」

「沒有，她曾打電話到科福酒店，但當時我不在那裡，我到我的朋友狄奧家吃晚飯去了，然後我們又去港口邊等渡船，酒店的人叫一個小孩子去找我但沒找到。當我們到克斯特古樓時，米蘭達正在等我們，她過了一會兒才想起來告訴我們關於妳的事。」

「過了一會兒？」

「是的，那時斯匹諾也在。」雖是低聲耳語，我仍可感到在說這話時，他也不禁笑了出來。

「眞要命！她竟把事情忘得一乾二淨，不過我也不能怪她……繼續說吧，她告訴你關於我的事，後來呢？」

「我以前從沒看到麥克斯那樣焦急過。他和我很快地跑向海邊船屋，但船已開了，妳也不在了，我們沿著海岸搜索了很久，又再跑到羅莎別墅去，別墅的門是鎖著的，因此麥克斯把窗子打破，在那裡也沒找到妳。我們只好打電話到巴布杜先生家，很快地把整個事情告訴他，並要他過來時把斯匹諾和米蘭達從克斯特古樓一起帶來，然後麥克斯和我又回到船屋去等曼林先生。」

「後來呢？」

「我們等了一段時間，看到他的船回來了，但沒有使用引擎，只用風帆。我們躲在屋內陰暗處等著他，但他並沒有從屋門進來，逕自航到防波堤的一端，他把船廻旋過來，使船頭面對著海，然後才悄悄地從船上下來，將船繫好，因此我們知道他想很快地再離開。後來他又沿著防波堤走回船屋去。」他有幾分興奮地說，「麥克斯和我把他逮住了，他抗拒了一會兒，最後還是被我們制服了。麥克斯叫我上船去找妳，當我回來時，曼林先生裝出很驚訝又很生氣的樣子，但麥克斯只向他說：『她在那裡？』然後扼住他的喉嚨，我想他大概要把他給殺了。當曼林先生說他什

麼也不知道的時候，麥克斯對我說：『快！亞東尼，趁著警察還沒有到，他們不會喜歡我們這樣做的。』」

「不會喜歡你們怎樣做？」

「我們要他招供的方式。」亞東尼簡單地說，「但警方人員就在那時到達了。曼林先生十分生氣地向警察抱怨，巴布杜先生顯得有點不高興。我們必須回到這屋子來，另一位警察留在那裡搜索那條船，妳剛才看到他回來了，是嗎？他除了艙板下那個曼林先生用來隱藏箱子的處所外，什麼也沒發現，這些妳都聽到了，是嗎？」

「我猜到一點，他說的是希臘語。」

「噢！我忘了妳不懂希臘語。這就是全部的經過了，妳等一會兒。」他一溜煙就繞過了屋牆，頃刻間又回來了，他把一個玻璃杯塞進我的手裡，說道：「在那平台上還有一點威士忌，我把它拿來了，喝了吧！我想你一定很冷。」

「我並不冷，倒是很興奮，不過還是非常謝謝你。」我把那杯威士忌喝了，把杯子遞還給他。我看到他屈身把杯子放在旁邊，然後直起身子對我說道：

「露西小姐，妳說我們現在可以逮捕他了，是真的嗎？」

「當然是眞的，但我現在沒有時間對你詳述一切。我必須告訴你最重要的幾點，以防萬一我

發生了什麼事……聽著。」我簡短的將曼林告訴我他所幹的事告訴了亞東尼。「雅典方面可以調查一下他所接觸的人物，我們也可能可以查出他每次是在那裡登陸的。然後政府當局必須馬上派人去堤若納想辦法阻止那些僞鈔流入市面。但這一切都不是我們的事，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讓警方將他逮捕。」

「妳說妳有些什麼證據足以使他們相信妳？」

「當然有，我已經弄到了他的一箱僞鈔，我把它放在船屋中平台下的左側，你最好趕快去把它取來。」

「好的，但是我想我還是先和妳一起進去。」

「不必了，我寧可你安全地把那箱僞鈔弄到手。他一定知道我拿了那個箱子，他可能也會猜到我把它藏在那裡了。他是個危險人物，我不希望這件事有任何差錯。我不希望冒著讓他弄回那箱子再溜走的危險。況且如果他認爲我是唯一知道那箱子所在的人，他可能會殺掉我，所以我想我們倆最好不要同時出現在他面前，你一定要趕快去取回那個箱子。」

「好吧，妳自己要小心點。」

「我會的，那傢伙有隻槍，我想你已經拿到了吧？」

「是的，後來警察又把它拿走了。」

「我們現在就趕快行動吧！」我深深地吸了口氣說，「噢！亞東尼……。」

「怎麼？妳害怕？」

「害怕？」我說，「不會的，你趕快去吧！」

屋內的景象仍然未變，只是現在那警察站在門邊亞東尼剛才所站的位置。曼林燃了一枝煙，又顯得十分安逸的樣子，但仍然相當激怒，就好像一個犯了一點小過的人，卻被科了很重的罰款。很顯然他們現在已經談到那山洞和那些箱子了，曼林辯稱那些箱子裡都是收音機，他也正在解釋那些「收音機」是如何包裝，如何收藏的。

我小心地把手自打破的玻璃窗口伸進去，試著把窗上的鎖扣打開，那鎖扣扣得很緊，我慢慢地把它轉鬆，不敢發出一點聲音。

「……但這一切都可以等到明天再說，是嗎？我已經承認我所犯的錯誤了，我也願意告訴你更多事，但不是現在。我尤其不願在這些無賴和小孩們面前說什麼，他們好像硬是要給我加上一項集體謀殺罪似的。」他停了一下，接著又說，「巡官先生，假如你一定堅持的話，我現在就和你談科福島這邊的事也可以，但假如華林小姐果眞失踪了，我認爲你們應該想法子先把她找到，我的小小過失明天再談也不遲。」

那巡官和麥克斯交換了一下意見，巡官表情冷漠，麥克斯則是滿臉怒氣，但米蘭達這時突然

尖聲叫了起來，叫聲掩過了其他人的聲音：

「他知道她在那裡！他已經把她殺了！不要相信他的鬼話！他已經把她殺了！我知道她上船了，他捉住她把她殺了！他以前也曾企圖把斯匹諾殺掉！」

「在上帝面前我發誓說，這一切都是眞的。」斯匹諾也很激動地說。

「噢！我的天！」曼林突然站起來說，「我想你們在這裡騷擾我已經夠久了。巴布杜，我已經禮貌地回答了你的問題，現在我不能再忍耐你們了。這是我的房子。我可以忍耐你和你的部下——如果我必須這樣做的話。但我決不能還坐在這裡讓這些無賴們對我咆哮，我請你立刻把他們帶出去。」

窗上的鎖扣已經被我弄開了，當我輕輕把窗推開一點時，我聽到麥克斯用一種我幾乎都認不出來的聲音說：

「馬克斯，那女孩……現在再也不能和他拖時間了，我求你給我五分鐘的時間，讓我單獨對付他，只要五分鐘。」

巴布杜的回答被曼林猛拍桌子的聲音打斷了。

「你們眞是無法無天，太過份了！這是個陰謀！巡官先生，你要爲此負責，你們到底想做什麼？巴布杜，請你立刻把他們趕出去，你聽到了沒有？我今晚要告訴你的話，我都已經告訴你了

。至於露西小姐，我到底要說幾次，我七點鐘把她帶回去之後就沒有再見到她了，這一切都是事實，我可以對天發誓！」

對一個演員來說，此刻應該是登台的最佳時機了，我把窗子推開，走了進去。

22 伏誅火窟

片刻間，大家都楞住了。我注視著曼林，直直望著他，只感到那一刻極度沉靜，後來麥克斯要衝上前來，大家發出驚叫，巴布杜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袖。

我說：「我想你沒料到我會回來吧，曼林？」

他沒有說話，可是看得出來他的臉都變白了，他向後退了幾步，伸手探尋著桌邊。米蘭達站在我旁邊不遠處不停地在胸前劃著十字。

「露西！」麥克斯嘶聲地喊著我：「露西！親愛的……。」

這時那巡官已從驚訝中恢復過來，坐了下來說道：

「這位是華林小姐，是嗎？我們剛才還在想不知道妳身在何處。」

我突然注意到培洛斯——那位警察——手上拿著一把槍。

我說：「我知道，其實你們的談話我都聽到了。我只是想知道曼林先生會怎麼說，我也想知道約在一小時以前我離開他之後，又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猜得一點都沒錯，馬可斯——」

「華林小姐，妳說約一小時以前？一小時以前他還在海上航行。」

「我知道，那時我和他在一起，後來在克魯拉東方海面上，我跳下海了。」

「啊……」斯匹諾不禁叫了出來，他的表情顯得十分興奮和欣慰。我看到培洛斯手上拿著槍自門邊往前走了幾步。曼林沒有說話也沒有移動，他倚著後面的書桌站著，臉色蒼白，他那腫起來的半邊臉顏色也就顯得格外深了。

麥克斯說道：「瞧他的臉，他曾企圖把妳殺掉？」

我點點頭。

「麥克斯！」巴布杜以一種警告的語氣喊了一聲。「華林小姐，請妳很快地把妳今晚的遭遇說一遍。」

「當然我會說，不過我還有一些更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是嗎？」那巡官說。

我正要說的時候，突然電話鈴聲響了起來，尖銳的聲音彷彿要把這間安靜的屋子都給撕裂似的。我不禁嚇了一跳，我想頃刻間每個人的注意力都轉移到那座電話機去了。那位持著手槍的警察也不自禁地向電話機移動了幾步，好像想去接它。

曼林趁人不注意時，以閃電般的速度打開了一個抽屜抽出了一把手槍，並射了一槍，培洛斯也立即開槍還擊，但卻遲了片刻，他的子彈啪一聲射進書桌後面的牆壁，他的槍也掉到地板上滑到書桌下面去了。培洛斯呻吟了幾聲，用左手扶著他的右臂，搖搖晃晃地後退了一步，剛好擋住了正往前衝去的麥克斯。

就在槍響的同時，曼林向我站的窗邊衝過來，我感到我的手被他以擒拿的方式緊緊地扼住了。他站在我的後面，用槍抵著我的脅下，把我當做人質，喊道：

「不要過來，否則我就把她殺了！」

麥克斯這時正衝到房間的中央，只得停下來。巴布杜雙手扶著椅子的把手，正站起來，也不禁為這突發的一幕給愣住了。那位受了傷的警察依著牆站著，血從他的手指間汩汩地流下來。那對孿生兄妹一直沒有動，但我聽到米蘭達正低聲啜泣。

我稍微舒動了一下我的膝蓋，曼林立刻用槍口在我脅下猛刺了一下，說道：

「快站好！否則要妳的命！你們其他的人給我聽著。我現在就要把這女孩子帶走。假如有人跟踪我，你們應該知道我會如何處置她。不過我不會把她帶上我的船，上了船她反而給我增加麻煩。在你們聽到我已經離開之後，你們可以到海邊把她帶回去。但不能在我出海以前下來。明白了嗎？」

麥克斯似乎有幾分控制不住地欲往前衝。

「你別過來！」曼林高聲警告。

他一面說著，一面把我往窗子方向拖。我不敢反抗，但我故意把全身的重量都倚在他身上，就好像一個沒有生命的重物一樣。

麥克斯嘶聲叫著說：

「馬可斯！他不會讓她活著的，他會把她殺了。」

「他殺了我也沒用，」我喘著氣說，「一切……我都和……亞東尼說了，亞東尼知道。」

「閉住妳的臭嘴！」曼林吼道。

「你聽到了嗎？」麥克斯喊道，「放了她吧！你這混蛋！你也知道你逃不掉了，放了她！」

巴布杜說道：「假如你不傷害那女孩，或許我們可以……。」

「我眞恨不得多傷害她一點。」曼林說。他狠狠地猛拉了一下我的手臂，朝著窗子跨了一步

，然後對我說道：「快走！妳剛剛說的那個男孩到那裡去了？他現在在那裡？」

他停了下來，那窗子剛好可容我們兩人擠過去。我可以感到他的身子緊緊地靠著我的身子，他把我轉到他的後面，使我成爲他的盾牌。在我們後面黑漆漆的草坪上，有人在走動。亞東尼！那是亞東尼帶著那箱子回來了，他豈不是把自己送入曼林的槍口了嗎？

片刻之後我才發現我看錯了。我聽到玻璃杯發出的清脆聲響以及液體濺起來的聲音，朱里昂爵士正哼著「飲酒歌」，自得其樂地喝著曼林的威士忌。他看到我們，便愉快地說道：

「嘿！曼林，我來此打擾你不會介意吧？我看到你的屋內亮著燈光，我想麥克斯大概在這裡。咦？露西，妳怎麼了？」

我想我差一點就昏倒了，我只模糊地記得以後幾分鐘所發生的事：朱里昂爵士向我們走來，和靄地對我們眨眨眼，一手斜握著玻璃杯，一手拿著酒瓶，臉上露著醉漢的那種傻笑。他對曼林揮動著手上的酒瓶說道：

「曼林，我喝了你的酒，希望你不會介意。」

「歡迎你到屋子裡面去。」曼林冷冷地說。

朱里昂爵士似乎沒有注意到有什麼不對勁，我想說話卻不能開口，我奇怪爲什麼麥克斯此刻竟不吭聲了。不久他父親看到了他，「怎麼了？麥克斯……」他停了一下，似乎已經覺察到發生

了什麼事，他轉頭注視著曼林說道：「電話鈴響了，有人打電話來。」他皺了皺眉又說，「那不是我打的，我本來也想打電話來，後來我想我還是親自來的好。」

「進去吧！老醉鬼！」曼林一面說，一面拖著我的手臂，把我拉了出來。

朱里昂爵士仍是傻笑著，舉起手上的酒瓶，朝他敬了一個禮，然後迅速把酒瓶向著電燈用力砸過去。

酒瓶沒有砸到電燈，卻砸到了燈上的電線，電燈隨著電線劇烈地搖晃著，陰影在牆上飛舞，使得接下去發生的事像一部老舊的影片，在銀幕上顫動一般，整個劇情的變化也是那麼地急速。

一個白色的東西從地板上閃過，剛好打在曼林的腿上，原來那是斯匹諾擲的。曼林蹣跚地晃了幾步靠在窗邊，咒罵著對那男孩開了一槍。在我腰邊我可以感覺到他開槍時的震動，我也聞到布燒焦的刺鼻味。他本來想瞄準斯匹諾，但那電燈仍然像大地震般的擺動著，我有幾分失去平衡，碰到他的手，使他發射的子彈射中了斯匹諾擲出的東西，把它擊碎了。那男孩尖叫了一聲，滾閃開了，米蘭達也嚇得叫了起來，衝到了他的身旁。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掙開的，還是曼林故意把我推開的，突然間我自由了，但我的手臂卻彷彿快斷了般地不聽使喚。當我正踉蹌地幾乎要跌倒時，他又開了一槍，突然間我感到有人撞了我一下，把我推倒在地，原來是麥克斯，他正不顧一切地衝向曼林，去搶他的槍。

我重重地摔跌在被曼林打碎的石膏像上，這房間裡充滿了火藥和威士忌的味道。電話鈴仍然響著，我覺得我都快要耳聾目瞎了，身上又感到一陣疼痛，禁不住啜泣了起來。麥克斯和曼林扭打到外面坪台去了。不知道是誰在我的手上踩了一脚，巴布杜也衝了出去，培洛斯一面咒罵著，一面跪在地上找他的槍。

朱里昂爵士把我扶了起來，他的口中滿是威士忌的酒氣，但他的聲音卻仍十分清醒，他說：

「孩子！妳沒事吧？」

我點點頭，說不出話來，我緊緊地靠著他。坪台上扭打的聲音，使我驚嚇得戰慄而畏縮。在屋外暗淡搖曳的燈光下，我無法分辨出誰是誰。我看到巴布杜兩脚叉開站在我旁邊不遠處，手上握著槍，但當麥克斯和曼林纏鬥到他面前時，他又躊躇不前。曼林的槍又擊發了，正打在外面那張金屬餐桌上，發出了清脆的聲響。巴布杜大聲叫喊，那位受傷的警察蹣跚地站起來，跑到窗邊，把窗簾拉開，好讓更多的光線能夠照射到外面去。

但他們已經纏鬥到崖邊欄杆處了，屋內的燈光照不到那麼遠。那懸崖十分陡峭，背後的天空隱約地映出他們的黑影，其中一人砰然地被摔倒在石頭上，我聽到一聲跌痛的呻吟，朱里昂爵士緊張地在胸前劃著十字唸著：「神啊！」我看到跌在石頭上的人是麥克斯。

在我耳邊響起了沉重的呼吸聲，原來是斯匹諾，他伏在地上手中握著來福槍，槍托緊靠著他

的面頰。我不禁叫了出來，朱里昂爵士趕快伸手把槍管壓下去，喊道：

「別亂來！等一等！」

從他們扭打的欄杆處傳來一聲咒罵聲，麥克斯猛力地往上踢，終於掙開了曼林，但他也放鬆了原先抓著曼林握槍的那隻手。在曼林正欲開槍時，麥克斯在他受傷的面頰上猛力一擊，使得曼林轉身倒退了幾步，失去平衡重重地跌在石頭上。

有片刻的時間，麥克斯和曼林有幾呎的距離，斯匹諾把握機會迅速地開了一槍，我聽到槍彈把石頭打碎的聲音，麥克斯不禁退後了一步，曼林也就趁機翻過旁邊一條小徑的矮石垣，跳到樹叢中逃之夭夭了。

怎麼說他躍下去不傷背也該傷腿才對，但他似乎並沒有受傷。當他躍下時，我聽到一陣滑跌的聲音，然後又聽到他跳到小徑的聲音。

我經過巴布杜和米蘭達前面走到麥克斯旁邊，他正喘著氣靠在那矮石垣上。

「你受傷了嗎？」

「沒有。」他站直了身子，向那條通往下面蜿蜒小徑的淺石級走去。

現在我又可以看到曼林了，我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在稀疏的樹影間往山下奔逃。巴布杜舉起了他的手槍正欲對山下射擊卻又驚叫了一聲把它放下了，起初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我立刻就發現原

來亞東尼正在曼林下方的蜿蜒小徑上，由於他們之間的矮樹叢，曼林大概還沒有看到他。

但那孩子一定已經聽到剛才發生在這裡的打鬥和槍擊聲了，而此刻曼林往下奔逃的腳步聲也一定使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立刻停止前進，仰頭望了望，便迅速地躲到樹影中去了。不曉得曼林是沒發現他還是無暇顧及他，繼續地往下奔逃。

米蘭達在我旁邊緊緊地摒住了呼吸，巴布杜引頸向下注視，麥克斯則呆呆地站在石級上。

曼林轉過一個角落，跑過亞東尼藏身的地方，他繼續往下跑，終於消逝在一片萊姆樹叢中。

米蘭達忍不住叫了出來，巴布杜也失望地說：「竟然讓他逃掉了。」

我立刻說：「他手上拿著我叫他去取的證物，他必須保護那些證物。」

「他是個懦夫！」米蘭達很生氣地叫著，往石級下跑去。

亞東尼從他躲藏的樹後出現了，我看不清他手上是否拿著我叫他去取的那個箱子，但他很快地往山上跑來，麥克斯也很快地往下衝去，好像還想去追擒那歹徒，但米蘭達越過了他，正與亞東尼遇著，她不由分說地便朝亞東尼的胸部瘋狂地連搥了好幾拳。

「懦夫！懦夫！懦夫！你竟然怕那強盜！你竟然把他放走了！你是個懦夫！不是男子漢！我看不起你！假如我是男人，我會把他的心肝都挖出來！」

話還沒說完，她就從他旁邊擠過，要往下奔，但他一把將她抓住，另一隻手橫在胸前，擋住

了麥克斯的路。當我奔下石級走近他們時，我聽到亞東尼以低沉的聲音說：

「不！不！等一等，你們等著瞧。」

方才的騷亂很快就靜了下來，聽了亞東尼的話，麥克斯便停住了。他們三人看起來好像三尊彫像：其中二人面面相覷，亞東尼站在麥克斯前面，在暗淡的星光下，好像守著天堂大門的天使長。米蘭達終於忍不住靠著他的肩頭哭了出來。現在電話鈴大概已經停止了，我聽到巴布杜對著電話筒喊叫的聲音。另一位警察正走下石級，因爲他的傷，也因爲現在下來顯然已經太晚了，所以他走的很慢。

此刻風已靜止，大地格外沉寂，我們可以清楚地聽到曼林將船屋的門用力關上的聲音，以及他在船屋內木板平台奔跑的脚步聲。一會兒脚步聲停止了，我想他大概正解著阿勒斯特號的纜繩，他一定正用力地將船推離碼頭邊。

阿勒斯特號引擎發動的聲音，在這寂靜的黎明前，就如火炮般地響澈雲霄，當那艘船駛向大海時，那聲音更逐漸增大。

但那引擎聲很快就被一陣爆炸聲吞沒了，頃刻間那船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爆炸的威力在我們站立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火焰在海面上擴散開來，但不久就漸漸的熄滅了，爆炸聲在懸崖與山石間迴響，慢慢地消失在沙沙的樹葉聲中。

朱里昂爵士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麥克斯轉過頭去向著他，清了清喉嚨，欲言又止。於是我顫抖地說道：

「我想我知道。我在船上時，曾聞到瓦斯味，我想很可能是由於他一時疏忽，忘了關上厨房裡的瓦斯開關，漏出的瓦斯充滿了整個船艙，他沒注意到，但當他發動引擎時，引擎的熱度就使得瓦斯爆炸了。」

「斯匹諾也曾提到他厨房有瓦斯，他有沒有使用厨房？」

「在他出海時，倒是沒有用過，如果那時瓦斯已經漏得很多，那麼在他從甲板下取出那些箱子時，他就應該聞到，他一定是在回航時使用過厨房。記得當我拿出船上的那個箱子時，瓦斯的味道很稀薄，亞東尼，你有沒有取到那箱子？」

「有。」

「你取到了一個箱子？」那巡官很興奮地說，「你就是要告訴我們這一點？那是不是一箱收音機？」

「不是，是一批僞鈔，巡官先生，這是他今晚運過海峽的七十萬阿國僞鈔的一部份，我在他發現我之前，已經設法偸了他的一箱僞鈔藏在船塢裡，我剛才就是叫亞東尼去取回來。」我接著

說，「我想你或許會覺得剛剛發生的意外事件，倒是省去了大家許多麻煩，我是指假如希臘警方必須要槍殺他的話……」

我故意把話停在這裡，麥克斯和亞東尼靜靜地站著，那巡官看了看我們，然後點點頭說道：

「妳說得不錯，華林小姐，我等會兒再來聽妳詳述一切。亞東尼，那箱子你已經安全拿到了罷？眞好！請你把它拿上來好嗎？我想我們現在最好先下去，看看是否還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證物。」接著他又對那位警察說道：

「培洛斯，你還可以走嗎？」

他們兩人很快地消失在小徑下方，又是一陣靜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轉向亞東尼。當他的眼光與我們接觸時，他不禁笑了起來，笑得很美。米蘭達低聲地對他說：「那一定是你幹的，一定是你。」她在他旁邊坐了下來，他輕撫著她的面頰，臉上露出喜悅的笑容。

他低頭看著她，用希臘語對她說了幾句話，語氣非常溫柔。我聽到麥克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走到我身旁，把我摟進他的懷裡，深情地吻我。

朱里昂爵士在涼台上等著我們，我們倒不必擔心他對我們剛才的親熱動作會有什麼看法，他正爲他的傑出「表演」，沾沾自喜。

「這是我有生以來表演得最好的一次。」他洋洋得意地說。

「的確不錯，我都被瞞過去了。你知道你爸爸剛才並沒有眞的喝醉嗎？」我問麥克斯。

「我知道，雖然我不知道他會使出什麼絕招，但我想他會設法把我們救出剛才那種困境，總算成功了，不過好險！爸，你使出的絕招，一點也不高明。」

「都是因爲我怕浪費了那上好的威士忌，結果竟使得我一擊沒有成功，」他父親說，「不過杯子裡剩下的酒，還夠給斯匹諾敷一敷，我已經替他把傷口包紮好了，現在他躺在那邊沙發上。等天亮了，我們得趕快把他送到醫院去。哦，露西，我剛才給妳姐姐打了一個電話，我告訴她大家都沒事。今晚眞是令人難忘的一晚。」

「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麥克斯嚴肅地說，「在我聽到露西的故事之前，我還沒法休息。嗽，算了，等到馬可斯回來再說吧！要不然等一會兒妳還得再說一遍，一定會把妳累死。」

「我想那倒還不至於，我現在已經覺得好多了，我只是在海上漂流了一陣子罷了。」我慢慢地走到欄杆旁，靠在那裡，眺望著那一片黑茫茫的大海。天將破曉，微亮的晨曦映照在遠處阿爾巴尼亞的雪地上。

「你想他們會查出一些證物嗎？」我問道。

「一定會的。」他走到我旁邊，伸手摟著我說，「別再想它，事情這樣結束不很好嗎？」

「我知道。」

朱里昂爵士走到我的旁邊，引著莎士比亞暴風雨劇中的句子說道：

「『且讓我們忘懷已逝的悲愁。』麥克斯，我現在已經得到結論了。我不要演『普洛斯帕羅』這角色了，那簡直是浪費我的天才。我要演我們那部影片中的崔克羅。我今天就要寫信告訴山廸。」

「那麼你要回到我們那裡？」我問道。

「我眞不願意，」朱里昂爵士說，「但我會這麼做。誰願離開一個幻島而到陰冷、潮濕、喧囂、俗麗的倫敦去呢？」

麥克斯沒有說話，但我感到他的手臂把我摟得更緊了。亞東尼和米蘭達一面低頭細語，一面循著那平台的石級走上去，自那扇法國式落地窗進到屋子裡去了。

朱里昂爵士輕聲說：

「我從沒想到我會聽到莎翁名劇的對白被那麼感受深刻地說出來。露西，妳聽懂米蘭達她剛才說的話嗎？她是說：『嘔，上帝！願我是個男人，我要在市場上吃他的心肝。』」

「我不懂希臘文，她是用希臘文說的罷？她是怎麼說的？」當他告訴我時，我又問道：「亞東尼又說了什麼呢？我是指當他吻著她的手時？」

「我沒有聽到。」

麥克斯低頭看著我，猶豫了一下，然後引著他的話說：「『小妹妹，妳想吃他的心肝，我已經爲妳煮好了。』」

「我的天！」我說。

朱里昂爵士笑了笑說道：

「妳現在又看到了這幻島的另一面了，是嗎？這幻術似乎是爲我們這樣的人存在的——一個音樂家和幾個演員。」

「把我和你提在一起，豈不是太高抬我了？」

「那麼我們倆的名字排在一塊，如何？」麥克斯問道。

「這豈不是變得你那頭重，我這頭輕了。」他父親說道，「不過如果她願意考慮這件事，我會很高興。寶貝！妳願意考慮下嫁爲音樂家的妻子嗎？」

我不禁笑了起來，說道：

「我不知道這是誰的主意，不過不論是誰的，或是你倆共同的，我都願意。」

在遠處海灣上，旭日漸漸昇起，將海水染成一片美麗的金黃。

幻島疑雲（下）

吳大成 譯

■發行人／黃瑞隆
■美術主任／曹昌德
■執行編輯／朱梅生
■出版者／長橋出版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十二號
郵撥帳號：一〇八六一三號
門市部：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十二號
（臺大正門旁）
讀者服務電話：三五一一六四六二
■發行所／長橋出版社發行部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五十四之八號
電話：三九三一六一九〇
■印刷所／錦龍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和街六十四號
■實價新臺幣五十五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一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一四八七號